

加尔多斯文集

TRISTANA

尹承东译

# 特里斯塔娜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像

ANTOLOGIA DE PEREZ GALDOS

加尔多斯文集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2117-5



9 787532 721177 >

ISBN 7-5327-2117-5/1·1251

定 价：12.90 元

蘇子知聲

663370

加尔多斯文集

47.491  
JED08

TRISTANA

# 特里斯塔娜

尹承东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Benito Pérez Galdós

**TRISTANA**

---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82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Herederos de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9-076 号

**特里斯塔娜**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尹承东 译

---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文华新技术公司排版

上海市印刷七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5.75 插页 5 字数 128,000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2117-5/I·1251

定价:12.90 元

## 前 言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是十九世纪西班牙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裴翡达夫人》被译成中文出版后,至今他已有相当数量的作品被陆续介绍到了中国,其中如《萨拉戈萨》、《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特拉法尔加》、《纳萨林神父》、《玛利亚·奈拉》、《三月十九日和五月二日》等。在我国,广大读者对这位西班牙经典作家已并不陌生,创作界、评论界、翻译界这些不同一般的读者对他已有相当全面、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且依我看来,我国西班牙文翻译界对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的重视,比起对以《百年孤独》令中国读者倾倒的哥伦比亚当代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来是毫不逊色的。在这种情况下,要为自己翻译加尔多斯的《特里斯塔娜》写一篇让读者认可的序言,对我这个纯翻译匠来说,委实并非易事,所以我只好尽力而为之。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一八四三年生于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城,一九二〇年卒于马德里。在七十多年的生涯中,他以超人的精力,创作了一百多部作品,其中包括长篇小说七十八部,剧本二十四部,另有政论、历史、游记、回忆录、短篇小说集

十四部,涉及天地万物,塑造出近八千个人物。他是小说家,也是编年史家,这两种素质的溶混与结合使他的创作智慧光芒四射,通过一部部重大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的创作,将西班牙十九世纪后半期支离破碎、危机四伏、矛盾重重、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一片混沌的社会场景真实而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眼前。他的作品最忠实地反映了西班牙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思想、社会和历史,不少的评论家把他称为这个世纪最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家。

作家和作品从来都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一八六八年的革命<sup>①</sup>标志着西班牙历史的一个新的重要篇章。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出现了六八年代一批作家,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乃是其中之一。也就在这一时期,所有被称之为自由进步运动的理论家都被一个新的社会阶级——资产阶级——发动起来。这时的资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这就是,它应该负起使命,通过一次革命推翻波旁王朝君主专制,在西班牙全国第一次建立一种崭新的制度。从一八六九年开始,西班牙多方试图组织政治团体、政党和实行经济改革。也就在这一年,革命的整个进程已策划完备,至少通过一八六九年的宪法可以反映出革命的理论已经成熟。宪法中规定了一系列的个人保障和自由。到了一八七三年,便出现了一些政治机构准备建立一种似乎适合所谓的自由派和进步派口号的政治制度,即西班牙第一共和国。但是,不料此时西班牙的政治形势却陷入了一片混乱,愈来愈难以维持。国内的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越来越严重,更不消说同古巴的十年战争(一八

---

① 一八六八年的革命迫使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1830—1904)放弃王位,产生了第一共和国。

六八至一八七八年)了。就这样,西班牙一八七五年由一个革命时期又转入了一个反革命时期,即著名的以阿方索十二世<sup>①</sup>为首的波旁王朝君主政体的复辟。而复辟的策划者也恰恰是当年九月革命的策划者。此后,资产阶级便处于城市和乡村无产阶级的威胁之下。到了十九世纪末,这种斗争就愈加激烈,争夺政权的斗争接连不断。那已不是自由派反对保守派的问题,而是演变成为一种阶级斗争。社会问题更加繁杂,各种工会开始出现,无产阶级已有了明确的觉悟。由于连年歉收,经济问题尖锐化,像古巴十年战争之类的冲突已是多方发生。

自由派的学说越来越为人所怀疑。起义、暴动和意外突发事件此起彼伏,最终导致了一八九八年的“灾难年”。这一年,由于丧失了古巴和菲律宾群岛,西班牙殖民主义即告终结,为九十年代涌现的一批文人留下了一片凄凄惨惨、荒凉不堪的景象。面临新世纪到来的是破碎,衰败,思想意识腐败和精神涣散的西班牙。

西班牙十九世纪后半期就是这样的一幅图景,而这半个世纪的文学潮流就是现实主义,即作家们的创作立足于描写自己周围的客观世界,力图用自己明快的语言对各种人物的行为作出恰当的解释。这一时期,法国和英国的小说创作,诸如巴尔扎克、司汤达和狄更斯的经典著作,对这批西班牙作家又产生了莫大的作用,给了他们以丰富的影响,使他们的创作更加生机勃勃。

佩雷斯·加尔多斯作为西班牙的伟大作家,就是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和手法进行写作的,他的全部作品都是对十九世纪西班

---

<sup>①</sup> 阿方索十二世(1857—1885):西班牙国王。

牙社会生活逼真而壮观的写照,就思想意识而论,他的反宗教、反君主专制的观点是十分鲜明的。他的早期作品,如成名作《金泉》,以及后来的《裴翡达夫人》、《葛罗丽娅》和《莱昂·罗奇一家》都具有浓厚的抨击宗教色彩;而到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发表的几部作品,如《被剥夺遗产的女人》、《曼索朋友》、《森特诺博士》、《托尔门多》、《布林戈斯》和《禁区》等则从多方面、多层次表现了他对君主专制制度复辟的愤懑。

加尔多斯的笔下出现过许多撼人心弦的不幸女人的形象,如在作品中塑造的阿尔玛、哈辛塔、福尔图娜塔、玛利亚·奈拉等。这些不幸的女人大多容颜美丽,而且各有自己心灵美的特征和表现。可她们往往又是弱者,是社会的牺牲品。因此,读者对她们的命运多劫深表同情,与此同时,也从她们的精神世界和形象上获得莫大的美的感受,使读者与作品中塑造的人物产生思想共鸣,从而也就进一步表明了加尔多斯写作的巨大成功。

小说《特里斯塔娜》发表于一八九二年,是加尔多斯的晚期作品,书中描写了一个尝尽人间酸甜苦辣而始终招人喜爱的女人的悲惨命运。小说的主要人物有两男两女组成:男主角,破落的贵族绅士洛佩·加里多,男配角,奋发向上的年轻画家奥拉西奥·迪亚斯;女主角,聪明伶俐、天生丽质的姑娘特里斯塔娜,女配角,善良、幽默、洒脱的女仆萨图娜。特里斯塔娜幼年父母早丧,双亲在去世前将其托付给朋友洛佩·加里多保护。加里多表面上是一位衣冠楚楚的正人君子,实则却是一个老色鬼,一个不折不扣的情场老手。他自称“一生攻下的贞节的城楼和正派的要塞比他头上的头发还要多。”所以,他在和特里斯塔娜一起生活了两三个月之后,也便把这位纯洁的姑娘列入他长长的情妇名单中了。然而,特里斯塔娜在委实经受了一番心灵的痛苦折

磨后,很快便觉醒了,萌发了要自由,要独立,甚至要靠自己诚实的劳动维持生活的思想,拒绝“像一只箱子,一件家具,或一件衣服那样属于堂洛佩”。在机灵而忠诚的女仆萨图娜帮助下,她冲破洛佩对其实行的专制主义的束缚,走出家庭的樊笼,接触外部的新鲜世界,在同萨图娜一起去看她在孤儿院的孩子时,邂逅画家奥拉西奥·迪亚斯。奥拉西奥同样遭受了幼年父母早亡的不幸,也经历过非人的生活。他们一见钟情,爱得死去活来,发誓“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两个人为一个双重的我活着,一步步地做着那美妙的梦,憧憬着光辉的未来”。狡猾的洛佩意识到特里斯塔娜天天外出同情人幽会后,对她软硬兼施,企图阻止和破坏。但特里斯塔娜坚决抗争,弄得洛佩无可奈何,直至最后向情敌妥协。可是,奥拉西奥和特里斯塔娜的爱情好景不常,前者因姑妈突然病危,到比利亚霍约萨去继承遗产,迷上了那儿美丽的田园风光,不思马德里;后者突患严重的腿疾导致截肢,成了瘸腿姑娘,人也随之憔悴。最后双方以彬彬有理的方式结束了这场爱恋,特里斯塔娜走投无路,只好同洛佩·加里多结婚。

十分显然,《特里斯塔娜》同加尔多斯的其他作品一样,也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忠实写照,也是作者真实心态的生动表露。洛佩·加里多代表过去,代表封建专制主义,代表没落;特里斯塔娜代表未来,代表新生资产阶级、甚至某些无产阶级思想,代表兴盛。试看,书中在讲述洛佩·加里多同特里斯塔娜的关系时,多次称加里多为恶霸、独裁者,对后者实行专制。比如,他在得知特里斯塔娜有了情人时对她说:“如果我发现你有越轨行为,我就杀了你。请你相信,我真的会杀了你。我宁可到老了可悲地变成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也决不受这份侮辱……”写到他的落魄时,作者说:“堂洛佩眼下已衰败成那副样子,昔日生活中那种

威风凛凛的洒脱已荡然无存了,而是变成了一只落毛凤凰。”与此同时,作者又用了大量笔墨描写特里斯塔娜争取自由解放的心态和争做社会的强者的迫切愿望,赋予了她一种无意识的女权主义先驱的气魄。比如:当女仆萨图娜告诉她在当时的西班牙社会里女人只有三件事——结婚、当演员和作妓女——好干时,特里斯塔娜说:“第一项我不太喜欢;第三项我更不喜欢;这第二项,如果我有这种才能的话,我还是愿意干的,可我觉得我没有……我明白,我明白,又要自由,又要保住名誉,这是很难做到的。那么,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固定收入靠什么生活呢?即便不让我们当部长,不让我们当参议员,如果能让我们当医生,当律师,哪怕是药剂师和书记员,不是说大话,我们都能干……我要生活,我要去走南闯北,去认识世界,我要去明白明白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人世间来。我要生活,我要自由……请你告诉我另一件事:一个女人不能成为画家、靠画美丽的图画来维持生活吗?”在另一个场合,特里斯塔娜兴致勃勃地对萨图娜说:“就连跟官府勾结在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我认为我都能干。你别笑!我会发表演说。这事易如反掌。只要把国会开会的材料读上点儿,我马上就可以讲出一大篇话让你登满半张报纸。”又比如,特里斯塔娜不胜感慨地对萨图娜吐露自己的心声道:“可我们过的是一种死水般的日子,身上拴着千百条绳索……我也想到过我可以学习语言……如果会讲英文、德文或意大利文该多有意思啊!我觉得如果我想学的话,很快就能学会……我发现在开始学一种语言之前,我就懂得了一点儿,仿佛上一辈子我是英国人或德国人,对那时的事儿还有点印象,有点回味……”此类动人的描写在《特里斯塔娜》中随处可见,作品将特里斯塔娜这个人物塑造得比加尔多斯以往笔下的女人所具有的觉悟更

高,形象更深,神智更逼真。加尔多斯通过《特里斯塔娜》这部作品再一次痛快淋漓地抨击了封建专制制度和教会的黑暗与罪恶,反映了人民群众对自由、平等、博爱,对科学与进步的追求和向往。这也就进一步表明加尔多斯是一位站在民众利益的一边,为民众的利益而呐喊和战斗的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加尔多斯在创作上无疑是一个大家,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写作中有时也难免会表现出其社会时代所引发的思想局限性。在《特里斯塔娜》中我们会不难发现加尔多斯表现出了他调和论的思想倾向。本来以洛佩为一方,特里斯塔娜和奥拉西奥为一方的斗争是不可妥协的,谁知作者却人为地不让女主人公论争到底,实现她美妙的幻梦,而是到了结尾的篇章将笔锋一转,偏偏让她惨遭截肢,使洛佩有隙可乘,获得转机,三个人言归于好,由对立变为统一。洛佩·加里多不仅对特里斯塔娜俨然变成了一位慈父,而且还同奥拉西奥交了朋友,称他为天使,允许他天天到家来探视病中的特里斯塔娜,并以授绘画课给她以安慰。更有甚者,最后竟是让加里多和特里斯塔娜结了婚,组成了一个至少表面看来是和谐的家庭。在小说结尾,作者还惶惑而关心地自问自答道:“他们两个人都感到幸福吗?……也许。”作品这样描写,不能不说是作者的一处败笔。

《特里斯塔娜》一书虽有不足之处,但它仍是一部优秀作品,它的语言文字优美、细腻、充满诗意。如作品中奥拉西奥写给特里斯塔娜的情书中对比利亚霍约萨田园风光和农家乐的描写,那简直是诗,是充满诗意的散文,是美丽的风俗画,令人心醉神迷。另外,作品往往通过长篇生动的对话来描绘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刻画人物的性格,这种写作手法在特里斯塔娜和萨图娜的对话中表现最为典型,最为明显。《特里斯塔娜》全书共有二十

九章,整个故事一气呵成,如一条淙淙的溪流,如一条葱郁的林带;但每一章又有其相对的完整性,似可单独成篇,如一座水花四溅的喷泉,如一幕幕感人的独幕剧。正是由于其超绝的社会意义和艺术特色,这部作品早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其国内被搬上舞台、银幕和荧屏,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尹承东

1996年10月于北京

## 第 一 章

不久以前,在人口稠密的昌贝里区,在那个距贮水池比距四条路更近的地方,住着一位仪表堂堂、名字奇特的绅士。他没有住在祖传的风子里,因为那地区没有祖传的房子,而是住在一间十分便宜的租来的平民房间里,周围是酒馆、饮食店、山羊奶店和房间编着号码的狭窄的内院,居民十分喧闹。我第一次见到这位重要人物并有幸一睹他那老式军人的尊容时,不仅忆起了弗兰德大公国步兵团那古老的遗风。人们告诉我,他叫堂洛佩·德·索萨,这个名字是从剧本中或修辞学小书的民谣中传下来的。不错,几个坏蛋朋友都这样称呼他,但是,他自己说他叫堂洛佩·加里多。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知道了他的洗礼证书上写的是堂胡安·洛佩斯·加里多,那个响亮的堂洛佩只不过是贵族绅士的组成部分,正如用漂亮的修饰打扮去美化一个人一般。他叫这个名字实在是太合适不过了。他有一张削瘦的脸,稍显干枯,但却线条坚毅,散发出贵族的气质;他的身材细长而挺直,高高的鼻梁,宽宽的前额,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小胡子已经花白,山羊胡子又短又硬,很是有点迷人。这样一个人物只能叫他堂洛佩,或者说,要么把他杀掉,要么称呼他堂洛佩。

根据有关材料的记载,这位风度翩翩的绅士的年龄,犹如一

块指针停下来不再走动的坏表的时间一样,无法弄清。他总是自称只有四十九岁,仿佛对过五十岁的本能的恐惧将他阻止在了那个可怕的四十岁和五十岁的分界线上。不过,即使万能的上帝本人,也无法改变他五十七岁的年龄。尽管他保养得很好,五十七岁仍就是五十七岁。在他并不富裕的财力允许的前提下,他的穿着干净整齐,总是戴着熨得很好的大礼帽,冬季披着考究的斗篷,一年四季戴着黑手套,夏天手握漂亮的手杖,衣服穿得更像青年人而不是壮年人。堂洛佩·加里多——这样叫起来比较顺口——是一个情场老手,他自称一生攻下的贞节的城楼和正派的要塞比他头上的头发还要多。如今他已上了年纪,不中用了,但仍无法掩饰他那邪恶的喜好。每逢遇到漂亮的女子时——有时遇到的女人并不漂亮——,他的脸上就露出十分不自在的神情。他的目光中已没有了邪念,但仍是富有表情,或者说,像是父辈的目光,而不是居心不良的目光,就仿佛他对那些女人说:“小可怜的,你们真幸运,轻而易举地就逃掉了。你们应该感谢上帝让你们晚生了二十年。你们应该提防着点儿,注意那些和我当年一样的人。尽管说来让我难过,但我还是要说,如今没有能与我等同的年轻人。甚至可以说,如今已没有年轻人,更没有美男子,没有在漂亮的姑娘面前懂得应该怎样做的男人。”

善良的堂洛佩在年轻时代没有任何职业,但却是享用了一笔不大不小的财富,如今只剩下了托莱多省的一点儿资产,那笔钱来得十分的不容易,而且少得可怜。他整日泡在无所事事但却令人愉快的俱乐部聚谈会上,有时也定期地去走访朋友,跟朋友三三两两地进进咖啡馆,或者到别的地方去,说得更确切些,是到某些偏僻的角落去,这些消遣娱乐的地方,今天还没有必要

说出来。他的住所离市中心很远,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为了房价便宜。即便加上负担有轨电车的车钱,在那个区的支出仍然很少,而且住在那儿还可以享受晴朗的天空、良好的通风和视野中那令人赏心悦目的地平线。加里多已经不是一个喜欢熬夜的人了。他每天八点钟起床,然后是刮脸和修饰打扮一番。他是位场面上的人物,非常注意边幅修整,为了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可以花上两个小时的时光。这以后,他便上街,一点钟回家,定时吃那简单的午餐。午饭后再次上街,直到吃晚饭,大约在七八点钟之间,晚饭和中饭同样的简单。有些日子,他的囊中羞涩,从他炒的菜肴中就更是显而易见。我们最重要的应该说明的是,堂洛佩在外面,在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和俱乐部的聚谈会上,对人总是和蔼可亲,彬彬有礼;在家中,则是对人亲亲热热,让客人无拘无束,宾至如归,称得上一位无可争议的令人起敬的主人。

有两个女人跟堂洛佩住在一起,一个是女仆,一个是名义上的小姐,这两位女子不管是在厨房还是干家中的粗活都混在一起,没有等级之分。他们处得亲如手足,十分的和睦,这更重要的是由于那小姐的谦和,而不是由于女仆的傲气。这个女仆叫萨图娜,高高的个儿显得干瘦,一双黑眼睛,透着点儿男子气。由于刚刚丧偶,她还穿着重孝。她的丈夫是个泥瓦匠,在为银行盖房时,从脚手架上跌了下来,摔死了。因此,她把儿子送进了孤儿院,自己便作为尝试,到堂洛佩家中做女仆,这个家可不是真正的福地。另一个女人,有时你会把她看作女仆,有时就不能那么看了,因为她是坐在主人的餐桌上,亲切地跟他以你相称。她年轻,漂亮,身材苗条,皮肤白得令人难以置信,宛如是最纯的雪花石膏。她的双颊没有颜色,一双黑眼睛更多的是由于活泼

明亮而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不是由于它们长得很大。两道弯眉美得迷人,仿佛是用细笔描出来的。红红的小嘴巴生得小巧玲珑,双唇有点厚,但却十分丰满,血红血红的,仿佛她脸上缺乏的一切都包含在这儿了。一口细小的牙齿,亮晶晶的,有如是玻璃片做成的。她的头发是栗色的,虽不很密,但却如丝线般闪光发亮,这头发在头顶上挽了个髻,十分的可爱而美丽。不过,这个如此非凡的女人的最大特色还是她的整个身体(躯体和衣服的整体)都洁白如雪,光滑如镜,气质自然也是十分的高雅,即使她去从事最粗笨的家务劳动,身上也会是一尘不染。她那双完美无缺的手——天哪,那是怎样的一双手呀!——,跟她的身体和衣服一样,有着一种神秘的功能,像是可以对世界上最低级的东西说:“你的齷齪和不幸与我无关。”人们感到她有一种固有的、根本的、超越一切的卫生效应,在她想接触任何肮脏不洁的事物之前,她的身上便产生出一种防卫能力。只要她有一块抹布或一只鸡毛掸子在手,尘土和污秽都会十分地敬重她。当她收拾打扮一番,穿上饰有白玫瑰花边的紫红色长袍,在一头金发上打一个发结,戴上一个发夹的时候,她俨然是一副日本上流社会贵妇人的形象。是的,她整个人就像是纸做成的,是一种用于造形艺术的柔软的纸,热烘烘的纸,充满生命力的纸。那些富有灵感的东方人在这种纸上描绘出奇妙神圣的东西,充满人情味的东西,以及富有喜剧色彩的东西,他们显得十分的严肃,而这种严肃都不免引人发笑。对这样的一位女人,你还能再有苛求吗?她的白皙红润的脸像是一张透明的纸,衣服像是纸做的,那双线条柔和、秀丽无比的玉手也像是纸做的。

现在来讲讲特里斯塔娜——这就是那个漂亮姑娘的名字——跟伟大的堂洛佩的关系。堂洛佩是那座住宅的首领和主

人,但那座住宅却不能称作是一个家庭。在周围的邻居中,或者说在屈指可数的来堂洛佩的住宅拜访的人中,或者说在那些爱打听事情的人之中,关于堂洛佩与特里斯塔娜的关系,有着种种的说法。对这个如此重要的问题,有时候这样的说法占上风,有时候是那樣的说法占上风。有这么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人们都笃信小姐是那位阔老爷的侄女,但很快又迅速传开,都推测小姐是阔老爷的女儿,而且隔墙有耳,有的邻居还说听到了特里斯塔娜叫“爸爸”,说话的声音如此亲切,活像洋娃娃。后来又吹出了一阵风,说姑娘就是堂洛佩真正的结发之妻,是合法的加里多夫人。过了一段时间,这些徒劳的推测都变得无影无踪了,在周围的平民中间,特里斯塔娜既不是伟大的堂洛佩的女儿,也不是他的侄女,更不是他的妻子,总之,她跟伟大的堂洛佩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不过,说她跟伟大的堂洛佩没有任何亲属关系,但却又是伟大的堂洛佩的一切,因为她像一只箱子,一件家具,或一件衣服那样属于堂洛佩,任何人都不可能争了去。而且,她是那样心甘情愿地作这样一只箱子,她也永远是一只箱子!……

## 第 二 章

绝对心甘情愿地做一只箱子倒也不是,因为就在我下面讲到的事情的前一年,那个纸做的漂亮姑娘不止一次地使出小性儿,想显示出自己的性格和做自由人的意识。她的主人对她实行专制主义,我们可以称其为是诱人的专制主义,因为他是既温柔又坚定地把自已的意志强加在她的身上,有时甚至是用宠爱和说些奉承话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把她的全部首创精神——在

那些绝非是无足轻重的事情上——破坏得干干净净,不留一点一滴。当独立的欲望在姑娘身上唤醒时,她年值二十一岁,她在脑海里反复思考着,感到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委实令人惊奇。当这样的情况出现时,她的一切行为举止和生活习惯都还像一个小姑娘。她的眼睛不知道注视未来,如果注视未来,也是两眼一抹黑,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有一天,她的眼睛盯住了现实在未来的空间里映出的影子,而在这个空间里,她的身影被拉得很长,走了形,变得破碎不堪。她长时间地看着那个空间,看着自己的身影,思绪万千,她感到痛苦,感到迷惘。

特里斯塔娜是位聪明的女子,很容易产生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们应该清清楚楚地把堂洛佩给读者作一交待,以便人们实事求是地认识他,即不把他想得太好,也不把他想得太坏。这位先生自称胸怀坦荡,严以律己,保持一种骑士风度和绅士派头,我们完全可以把这种骑士风度和绅士派头称为喜欢安逸的骑士风度和绅士派头,而不是那种喜欢游荡的、爱动的骑士风度和绅士派头。然而,他在解释那个地区的法律时,却完全采取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结果从他的嘴里便产生了一种复杂的道德。这种道德是他的,也是共有的,因为他是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丰富成果。这种道德虽然看上去像是他的思维成果,但严格说来,在他的脑袋里,却是他那个时代在形而上学的气氛中全部游离飘浮思想的结晶,就如在人体环境里那些看不见的细菌的结晶一样。堂洛佩的骑士风度和绅士派头,作为一种外露现象,人们都看得清清楚楚。不是他的东西他从来不要,涉及到经济利益的事,他就像堂吉诃德那样走极端。他潇洒地绕开所遭受的贫困,把它以尊严来掩盖,时常表现出忘我精神,并且以苦行者的刚毅语调谴责人们对物质的欲望。对他来说,在任何情况

下钱这东西都是肮脏的,得到钱并不是什么愉快,而只能遭到所有出身高贵者的鄙视。他花钱从来不在乎,这本身就说明他对钱的鄙视超过了谴责贪污腐败的那些漂亮话语,在他看来,当今的社会里,正是这种图财的贪污腐败,使骑士和绅士的数目愈来愈少。在维护个人尊严方面,他是极端的敏感和过分,他不能容忍哪怕是最无足轻重的冒犯,也不能容忍半点儿那种对他有失恭敬的模棱两可的话语。在他的一生中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情,他都是那般地维护尊严的原则,以致可以说他成了维护尊严和荣誉的活法典。人所共知,无论谁遇到棘手而痛苦的事情,都会找他请教,那时,伟大的堂洛佩就会像神父一般发表自己见解,为事情作出结论,仿佛那是一个重要之至的神学问题或哲学问题。

在加里多眼中,自尊心是全部人生科学的概括,而人生科学是由各种否定组成的。如果说加里多的慷慨无私精神是一种美德的话,那么他对国家和司法作为人类机构的鄙视却不是美德的。他对法庭深恶痛绝。置身于国家机关和伸着手纳税的人们中间的那些最低下的职员,被他看作是些流氓无赖,他认为这些人应该判罚苦役去划船。他悲叹我们的时代纸比铁多,到处是空洞的条文和惯用的客套话,以致骑士都不带剑,无法铲除那么多粗鲁无礼而又游手好闲的贱民。在他看来,社会创建了各式各样的机构,唯一的目的是维护懒汉二流子,迫害和剥夺士绅和出身高贵的人。

基于这种思想,堂洛佩对走私犯异乎寻常的热情。如果可能的话,当他们陷于困境的时候,他真的会挺身而出保卫他们。他憎恶秘密警察和穿制服的警察,大骂肩挎卡宾枪的缉私队队员和消费税监督员,也同样憎恨那些呆头呆脑地维护公共

秩序的人,照他的说法,这些家伙从来不保护弱者反对强者。真是活见鬼,他对宪警却是采取容忍的态度,尽管要是让他来组建这支治安力量的话,他会采取另外的方法,要让他们像在诉讼中那般执法和能干,要有那种在荒山野岭中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真正的维护正义的骑士信仰。堂洛佩对于军队的看法近乎荒唐。他认为军队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工具,一架花钱的机器,而且是一群笨蛋。依照他的见解,军队应该像古时的骑士团那样,是一个宗教军事合一的组织。这组织应以人民群众为基础,义务服务,首领是世袭的,将军则限定继承,总之,它是一种如此曲折复杂的体制,甚至连他本人都说不清楚。说到教会,他认为那是以往的世纪和后来的世纪搞的恶作剧,后来世纪的人们由于怯懦和缺乏才智只好忍受着。不过,你不要认为他没有宗教信仰,不,相反,他的宗教信仰超过许多整天跪在祭坛前、穿梭于神父间的人。对这些假虔诚的信徒,聪明的堂洛佩在文字上都不能看到,因为他的空闲的想象力所创造出来的虚假的骑士制度中没有给这些人留出位置。他经常说:“真正的神父是我们,是我们这些规范荣誉和道德的人,是我们这些为维护无辜者的利益而战斗的人,是我们这些反对恶行和伪善的人……是我们这些反对非正义的人……是我们这些视金钱如粪土的人。”

在这位堂洛佩的一生中,有些事情是可以使他倍受赞扬的。设若哪位闲着没事的人要为他作传的话,他那慷慨大义和忘我精神的壮举是可以让人忘掉些他的性格和行为的阴暗面的。这些事情是应该讲一讲的,因为它们将是我们下面要讲的事情的前提或者说是原因。堂洛佩向来对自己的朋友非常友好,在他喜欢的人遇到某种麻烦时,他会千方百计地给予帮助。他的乐于助人精神甚至会变成英雄行为,高尚到没有边儿的程度。在

这方面,他的骑士风度甚至会达到虚荣的地步。而一切的虚荣,正如那大量的善良愿望和慈悲心肠一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堂洛佩的虚荣付出的代价是最昂贵的,常常是运气不佳,遭受了许多悲哀和损伤。堂洛佩有句为人所熟知的口头禅:“为了朋友,可以献出衬衣。”这可不是一句矫揉造作的漂亮话。其实,有几次堂洛佩为朋友献出的已不是衬衣,而是像圣马丁<sup>①</sup>那样把斗篷献出了一半,而到了最后,他的最有用的贴身衣服,也有奉献给朋友的危险了。

堂洛佩有一个儿时的朋友叫堂安东尼奥·雷鲁斯,他非常地爱他。他们是具有正统骑士风度的朋友,然而,恰恰是这样一位朋友,却要试试善良的堂洛佩的利他主义激情到底有多深。雷鲁斯在同一位极其高贵的姑娘相爱结婚后,便同他朋友的骑士思想和行为一刀两断了,因为他觉得那不是一种职业,不能拿它混饭吃。他拿妻子的钱做起了很好的生意。头几年,他的生意做得蛮不错,他买卖大麦,承包军饷生意,也做些别的正经生意。加里多对他的经商行为不屑一顾。大约在一八八〇年,当两个人都过了五十岁的时候,雷鲁斯的运气突然不佳了,每做一笔生意都是赔本的。一个不讲信用的股东和一个心肠歹毒的朋友终于抛弃了他,这一打击非同小可,使他一下子变得身无分文,名誉扫地,而且还被捕入狱了……

“你看到了吧?”他的儿时好友对他说,“现在你该相信不管是你还是我都做不了生意人吧?一开头我就提醒过你,可是你不听我的话。我们跟不上时代,亲爱的安东尼奥。我们太正统,

---

① 圣马丁(316?—397):法国高级神职人员,公元三七一年在图尔任主教。据传他出于怜悯,和一穷人共用自己的斗篷。

太正派,干不了那些肮脏的勾当。做生意这种勾当只能让当代的群氓来干。”

这不是最有效的安慰,但雷鲁斯还是默默地一言不发、眼睛眨都不眨地听着,他在考虑着何时和怎样能够出现一种转机,借以来结束他可怕的不幸遭遇。

加里多没有让他久等,而是马上就站出来对朋友慷慨相助了。

“为了挽救你的名誉和尊严,我可以献出……总之,你已经知道,这是一种义务和责任,而不是恩惠,因为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我为你做的事,反过来你也是会为我做的。”

尽管使雷鲁斯在商业上一败涂地的亏空并非是一个天文数字,但对压碎堂洛佩那不太稳固的财产大厦已足够份量了。堂洛佩坚守自己利他主义的信条,显示出十足的大丈夫气概,为了支援他的朋友,他先是卖掉了保存在托莱多的一幢房子,然后又忍痛割爱卖掉了他收藏的古画。虽说那些古画称不上是第一流的,但单凭堂洛佩为搜集它们所花费的心血以及它们给欣赏者带来的愉悦其价值也是相当可观的了。

“你不必难过,”堂洛佩对他愁容满面的朋友说,“面对不幸,要振作精神。我做的这点事,你不要看得太重,这可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业绩。在这种腐败透顶的年代里,本来是一件稀松平常应该干的事,却偏偏要看成一种美德。你瞧,有钱的人钱放在那儿没用,而需要钱的人手中却没有。这就是人际关系的规律,是习惯的固有化。其实,钱只要不给那些遇到不幸而需要它的人用就永远是肮脏的。我没有子女,我有的东西你随便拿好了,我们总不会缺面包吃的。”

雷鲁斯听了这些话激动万分,自然是不消说的了。果然,他

没有因生意的失意而自杀,其实也实在没有这个必要。不过,他出了监狱一回到家中就发起了高烧,只七天工夫就与世长辞了。这大概是由于堂洛佩的豪爽之举使他过分的感激和激动。他抛下了一个悲痛欲绝的年轻寡妇,这女人哭得死去活来要跟他一起去,但没有达到目的。他还抛下了一个十九岁的女儿,名叫特里斯塔娜。

### 第 三 章

雷鲁斯的遗孀在后来几年遇到一些苦恼和麻烦事之前一直是风韵犹存的,随后便渐渐苍老了。但她的苍老并没有很快的一下子打消堂洛佩追求她的欲望,因为,根据堂洛佩的骑士信条,虽然他不能去追求一个活着的朋友的妻子,但在朋友死后,他便可以为所欲为地去追求她了。上帝是保佑他的,但是他并没有如愿以偿,他一开始采取了对那个伤心的女人投石问路办法,但没有得到积极的反响。他看到那个女人对他的一番善意和表白丝毫没有反应,她的脑袋并没有像上帝指挥她的那样有效运转。总之,可怜的何塞菲娜·索利斯已经失去了严谨的思维,行为也变得古怪异常。她有许许多多的怪癖,但最主要的有两个:搬家和洁癖。每一周,或者说至少每个月,她都要租一次搬家车。那一年,搬家公司拖着何塞菲娜·索利斯的家具转遍了马德里的大街小巷,可真是发了一点小财。刚刚搬进新居的时候,何塞菲娜认为每一幢房子都是很漂亮的,但是,八天之后,那房子在她眼里便变得可憎、欠舒适和令人可怕了。她说这套房子阴冷,那套房子太闷热,这幢房子邻居太吵,那套房子有可

憎的老鼠。不管搬到哪儿,她还想再搬一次新家,她对搬家车有一种深深的怀念,对那些没住过的房子有一种无限的渴望。

堂洛佩想插手结束这种代价昂贵的荒唐事,但很快他便相信那是不可能的。何塞菲娜在两次搬家的短暂的空隙时间里,总是洗呀,擦呀,逮着什么干什么,一刻也不闲。那是为一种神经质所驱使,她深深地厌恶不洁之物,这种力量甚至远远超过了一种强烈的本能的驱使。她不跟任何人握手,因为她怕传染上疱疹和叫人恶心的脓疮。她只吃鸡蛋,而且还是将蛋壳洗洁之后再吃,唯恐下蛋的母鸡啄过什么不洁之物。一只苍蝇可以吓得她发疯。她每个星期一或星期二都辞掉仆人,原因无外乎是无意识地违背了她的荒唐的打扫卫生的方式。她用清水和丝瓜络用力地把家具擦得失去光泽还不够,连地毯、弹簧床垫,甚至钢琴都用水洗,而且钢琴是里里外外都用水擦洗。她身边到处是消毒剂和防腐剂,甚至在饭菜里都可以嗅到樟脑味。一句话总了吧:她连钟表都用水擦洗。她把女儿一天三次按在浴缸里洗澡,猫儿由于受不了与这女孩的同等待遇吓得嗷嗷叫着逃出门。

女友的脑袋失灵使堂洛佩万分地伤悲。他怀念昔日那个热情的何塞菲娜,那是一位十分和蔼可亲而令人愉快的夫人,相当的有教养,并且还正正经经有点文学家的气派。她悄悄地创作些诗文,只拿给知心的朋友看。她对古今文学和当代文学家有高深的见解。由于她本身的气质、所受的教育和隔代的遗传——她有两个叔叔是学者,一个叔叔侨居伦敦跟里瓦斯和阿尔卡拉·加里亚诺的公爵在一起——,她讨厌近代的现实主义倾向,而崇尚理想和高尚、正规的辞语。她坚信从兴趣上可以清楚地分出贵族和平民。她在那些高贵的文人们中间能轻而易举地

寻觅到自己偏僻阴暗的角落。她喜欢古典戏剧,能大段大段地背诵《穿绿短裤的堂希尔》、《可疑的真理》和《神奇的魔术师》里的独白。她生了一个儿子,但十二岁时夭折了。她给这孩子起名为里萨多,仿佛他是出身于蒂尔索或莫雷托家族。她给女儿起名为特里斯塔娜,因为她对高尚的骑士精神怀有深厚的感情。正是依据这种精神,人们创建了理想的社团,时时为我们粗野庸俗的现实制定规范和做出榜样。

所有那些把何塞菲娜点缀得十分俏丽的高雅情趣以及她的天生丽质和婀娜多姿一下子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她的疯疯癫癫的搬家癖和洁癖使她忘记了过去的一切。她的记忆力变得如一面失去光泽的镜子,对那个她如此热爱的幻想般的世界已不记得任何概念,任何名字和任何语句。一天,堂洛佩打算唤起那个不幸的女人对往事的记忆,但他看到的却是一张呆傻的脸,仿佛那夫人听到的是前世的事,与今日丝毫没有关系。她已不懂任何事情,不记得任何事情,不知道堂佩德罗·卡尔德隆<sup>①</sup>是谁,或许她突然会认为他是某个房东或搬家公司的老板。又有一天,堂洛佩看到何塞菲娜在刷洗鞋子,而在她的旁边则晾晒着影集。特里斯塔娜忍着眼泪凝望着那个凄怆的场面,用富有表情的眼睛恳求她们家的朋友不要跟那个可怜的病人过不去。最糟糕的是那位善良的绅士甘愿支撑那个不幸的家庭的花费,由于没完没了的搬家,不断地打碎陶器和瓷器,毁坏家具,这种花费日渐猛增。这股带肥皂沫的洪水简直把所有的人都要淹死了。幸好,在一次搬家后,不知是由于搬进了一幢新建的房子

---

① 佩德罗·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1600—1681):西班牙黄金世纪的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那房子的墙壁还湿漉漉地渗着水——，还是由于何塞菲娜穿上了一双刚刚按照她的卫生习惯处理过的鞋子，她把灵魂交回上帝的时间终于到了。她突然患了风湿性热，于是，她用一把刀结束了自己悲惨的日子。然而，更可怕的是，除了香料店和食品店的账目外，堂洛佩还要付医生出诊费、医药费和丧葬费，这就逼使他不得不动用他已经捉襟见肘的财源的另一笔钱，即把他那笔最心疼的财产拿出来：他呕心沥血、绞尽脑汁搜集来的各式各样的古代和现代的兵器——搜集这些兵器曾给他带来多大的欢愉啊！那些兵器有：稀有的滑膛枪、生锈的火绳枪、手枪、戟、摩尔人的长铳、基督徒的来福枪、带护手的剑、胸铠和背甲。这些武器，再加上那各式各样作战和狩猎用的光彩夺目的马具，把那位绅士的大厅装饰得十分威严壮观，形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给人以高贵神圣之感。可叹这些宝贝现在却以最低廉的价格送到了商人们的手里。当堂洛佩看到他价值连城的兵器库空空如也的时候，忍不住十分的伤悲和无限的惆怅，尽管他的巨大勇气善于克制他那来自内心深处的忧伤和在脸上显示出一种苦行者的神气和体面的沉静。现在，他除了一套美女的肖像外真是一无所有了。这套肖像，从精美的微型画像到真实代替了艺术的当代照片一应俱全，堪称是爱情斗争的历史博物馆，它同那宣扬一个荣耀的王朝的伟大功绩的大炮和战旗博物馆同样光辉灿烂。他现在剩下的就只有这些了。这其中有几个虽然不说话但却显而易见是口若悬河的形象意义重大，因为他们仿佛是一种战利品——唉，可惜这战利品太少了——，仿佛代表着一种金钱。

像往常那样，何塞菲娜在临终时突然又恢复了部分的神智，靠这部分的神智，她一时又记起了她的过去。像堂吉诃德临死

时一样，她忆起了自己守寡时代的那些荒唐事，对那些事情，她感到无比的憎恶。她的眼睛转向了上帝，也还有时间把眼睛转向堂洛佩，堂洛佩就站在她的身旁，她把孤女委托给了他，让他给以保护。高贵的绅士慷慨地接受了委托，答应了在那种庄严的场合应该答应的一切。总之，雷鲁斯的遗孀闭上了眼睛，过上了比在她任性的搬家和洗刷的专制主义的压制下呻吟的人们更幸福的生活。这之后，特里斯塔娜便和堂洛佩搬到一起住了。而这位洛佩先生……（尽管说出来有点残酷和可悲，还是得实话实说）在和特里斯塔娜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之后，也便把这位纯洁的姑娘放进了他长长的情妇名单中了。

## 第 四 章

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位情场战将的意识本身就放射出炽热的星辰的耀眼光芒。不过，有时候又会看到他像个熄灭或死亡了的星辰一般暗淡无光。此乃因为这位善良绅士的道德感官上缺乏一个重要零件，恰如一个器官受了损伤，只是能够有限地运转，或者说常常是可悲地停下来。由于堂洛佩固守其安闲绅士的陈腐信教，在女人的问题上，他不承认有什么罪行、过错和责任。在他看来，除了追求一位好友的未婚妻、妻子或情妇之外，在爱情领域中一切都是合法的。像他那样的男人——亚当<sup>①</sup>的宠儿——，他们从上帝那儿得到了一条无声的教皇训示，在道德问题上，绅士和骑士没有什么法律限制，不同于一般

---

① 《圣经》人物，即“人类的始祖”。

平民,可以爱做什么事就做什么事。在其他问题上,他的神经是如此的敏感,而在道德问题上,却是比鹅卵石还要坚硬和冰冷。鹅卵石在遭车轮辗轧之后,往往会迸发出火花,而在情爱问题上,堂洛佩的意识即使遭到圣地亚哥骑士团<sup>①</sup>的马蹄的践踏也不会闪出火的光亮。

的确,在爱情领域,堂洛佩信奉最错误、最放荡的原则,而且他还能引经据典将这些原则说得头头是道。在这些原则中,机智也无法掩饰亵渎神明。他认为,在男女关系上,唯一的法律就是无政府主义,如果说无政府主义也可称为法律的话。他说,至高无上的爱情只能服从本身固有的法规,外部对这种法则的限制只能损害人种,只能使人类丰富的血缘关系变贫困。他不乏滑稽的解释说,谈论各种“小过失”的基督教十诫的条文是摩西<sup>②</sup>画蛇添足加在上帝作品中的东西,纯粹是出于政治上的动机。这些国家的政治上的动机一代一代地影响着后来的世纪,以致便出现了热恋和情欲的警察。不过,随着文明的发展,这种政治道理渐渐失去了其逻辑力量,只能靠惯例陈规和人类的惰性作为支撑,因为即便那些政治大道理不复存在之后,它的后果依旧是残存的。取消那些陈旧过时的条文势在必行,立法者应该立即着手而不必小心翼翼。社会本身就充分证明了这种必要性,它要废除它的领导者们坚持要保留的东西,因为那些东西与现实生活的潮流和习俗是大相径庭的。噢!如果心肠慈悲的摩

---

① 约于一一六〇年,为了抗击西班牙的穆斯林和保护朝拜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圣地的虔诚信徒而建立起来的基督教骑士队伍。到一四九三年,这个骑士团已拥有将近七十万名团员。

② 《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曾在西奈山传授上帝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十诫,命希伯来人遵守。

西能够抬起头来，他本人，而不是别人来修改他的作品，承认时代不同了，事情也变了该有多好啊。

所有认识加里多的人，包括本书的作者在内，对他的思想，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深恶痛绝，他们为这位愚钝的绅士忠实地执行他的邪恶思想而十分地伤悲。对他们的这种情绪，谁也无法改变。应该补充说明，当我们评估堂洛佩所确立的有关做人的伟大原则的价值等等时，我们的头发根都会竖起来，因为大家在想，设若那些杰出的社会操纵者一时心血来潮要保护堂洛佩的荒唐学说而把他所宣称无用的条文和训令取消的话，那社会这台机器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大家都认为，即使没有地狱的话，也应该为堂洛佩专门创造一个地狱，以便让他在那儿永远洗涤他对道德的嘲弄之罪，也让这整个罪恶的尘世间那许多自称不是堂洛佩的同伙，而事实上却逐渐成了他的同伙的人永远地引以为戒。

绅士对他的猎获物万分满意，因为姑娘天生丽质，头脑机敏，丰姿绰约，皮肤细嫩，说话娓娓动听。“别人爱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吧，”堂洛佩在回忆起为供养姑娘的母亲和挽救她父亲的名声做出的牺牲时寻思道，“我征服她还是做对了。何塞菲娜不是要求我保护她吗？眼下这种保护是不能再好了，我可以使她免受任何威胁，现在谁也不敢动她一根毫毛。”开始的时候，那个追求者对姑娘的举动还是十分的小心和机智，他害怕姑娘反抗，因为他们的年龄差异太大了，太不符合爱的规律。他顾虑重重，没有自信心，几乎在意识中时时有一点儿不安的恐惧感，甚至感到内疚。然而，这种心理没有持续多久，绅士很快胆子就壮了起来，行动日益变得疯狂。最后，随着时间的过去，他的激情慢慢地由热变冷，甚至对姑娘不再那么严厉，也没有了那种令他惴惴

不安的警惕性，他们的关系变得像结婚多年的夫妻，狂热的阶段已经过去，只是一点残余的感情有时还使他们温情脉脉，但已经有点乏味了。应该指出，堂洛佩从来就没想到过要与他的牺牲品结婚，因为他讨厌结婚，他认为那是人世间掌权者设计出的最可怕的奴役方式，那是要把人类塞进一只紧握的拳头里。

特里斯塔娜几乎是不知不觉地接受了那种生活方式，而没有意识到它的严重性。她的特有的天真蒙住了她的眼睛，尽管那天真有时也提示她一些防卫措施，但她始终感到胆怯，不知道该怎么用。唯有时光和她的贞操有条不紊地遭到破坏会使她的头脑逐渐清醒，去考虑和估计一下自己可悲的处境。她的不重修养严重地损害了她，最后是老奸巨猾的堂洛佩善于使用的法术和欺骗毁掉了她。那位绅士用精明的追求者特有的甜言蜜语和百倍的温存补偿了他年龄上的缺憾。这种方式，当时在社会上几乎已经不使用了，因为懂得使用它的人，渐渐地都与世长辞了。既然不能征服那位年轻女子的心，那位老谋深算的追求者就用极其巧妙的方式，触动她幻想的弹簧，从而使姑娘产生一种伪造的激情，而在堂洛佩看来，有时这种激情和真的没有什么两样。

雷鲁斯的小姐就像一个人遭受阵阵灼热的剧疼一般经历了那场暴风雨似的考验。而在这灼热的剧疼中，有时她也会体验到短暂的、轻淡的幸福，仿佛在想到爱情的幸福或许就是如此。堂洛佩细心地控制了她的想象力，让她在想象中产生这样的思想：生活就是如此，我应该既来之则安之。他鼓励姑娘轻易地把事情理想化，把一切看得与事实正好相反，或者说把事情看得都正合我们的意愿，都让我们喜欢。最奇特的是在开始一段时间里，特里斯塔娜对她的霸占者的年龄差不多是她的三倍这一可怕事实没有去重视。我们尽量说得再清楚点，那就是他们的爱

情实在不相称,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那个诱奸者的伎俩天衣无缝,也是由于大自然做了他干坏事的邪恶的帮凶,因为它让他保养得奇迹般的好。他的身上有那么多迷人的之处,以致时光的流逝都难以将它们破坏掉。可是,尽管这一切的一切,人为的东西,违背事实的爱情幻想,是不能持久的。一天,堂洛佩发现他在那个不幸的姑娘身上使用的法术终于失效了。那姑娘醒悟之后,感到十分的惊愕,过了许久,她才从这种深深的惊愕中恢复过来。她突然看到了堂洛佩是个老头儿,并且发挥她的想象,夸大了老头儿那可笑的自负,笑他居然违背自然规律,演起了向女人献媚的美男子的角色。其实,堂洛佩并没有特里斯塔娜看得那么老,也没有像她想得那般无用,仿佛他已是无用的破家具,应该让人收走。不过,由于男女在亲密无间地同居时年龄的大小是首要的,要想隐瞒可不像在家外选定的地方和欢悦的时刻那么容易。这种差异令特里斯塔娜时刻产生着幻想的破灭,不管那个堕落的追求者有多少锦囊妙计,是多么的才华横溢,也是无法避免的。

特里斯塔娜这种觉醒只不过是她在她差不多失节八个月后经历的一段深深的精神危机。当时她已满二十二岁。在这之前,道德意识开化很晚的雷鲁斯的女儿一切都是轻率的,像一个洋娃娃一般被动,没有自己的主见,完全听从别人的摆布,对别人是那般的百依百顺,我们随便怎么想她都是可以的。但是,她的脑袋突然开窍的日子终于到来了,就像一棵生机勃勃的植物迎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她瞬间产生了种种想法,这些想法先是如密集的花蕾,尔后便成了一束束美丽的鲜花。一些难以解释的欲望在她的心灵中产生了。她感到不安,不知道为什么,她渴望得到一点什么,那东西非常的遥远,非常的高,以致眼睛在任

何方向都看不到。有时候,渴望的恐惧使她惊慌失措,有时候,欢悦的自信使她坐卧不宁。她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的境遇,看到了她用自己的不幸代表的人类的那一部分。她在自己身上发现了一点突然从灵魂之门钻进来的东西,这就是自负,她开始意识到她不是一个普通平凡的人。她感到惊讶,因为她的智慧在她的头脑中越来越喧闹,令她心神不宁,并且告诉她:“我在这儿。你没看到我怎样考虑一些大事情吗?”随着她女人血液和骨髓的改变,那个洋娃娃的内心渐渐地对在堂洛佩·加里多的魔掌下所过的可悲生活也开始深深憎恶起来。

## 第 五 章

在那些日子里,特里斯塔娜没经别人的指点便学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其中包括善于掩饰、对令人不快的话充耳不闻、灵活地处理生活中的微妙之事。这些本领可以息事宁人,免去了吵吵闹闹,巧妙地避开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碰撞,这种碰撞几乎都是危险的。尽管她和堂洛佩都没察觉到这一点,而其实她已经成了堂洛佩的学生。某些在特里斯塔娜脑海里鲜花盛开的思想,恰恰是来自她情人的这个温床,她的情人是她命里注定的老师。在特里斯塔娜这个年龄,在她处的这个场合,正是思想最容易受到感染的时候;别人的话会对她产生深刻的影响,甚至严重地影响到她的行为举止和性格。

小姐和女仆是形影不离的挚友。设若没有萨图娜的陪伴和照料,特里斯塔娜的生活将是难以忍受的。她们在一起,一边干活一边聊天,休息的时候就聊得更多。女仆给特里斯塔娜讲述

自己的生活,讲述世界上的事情,讲述那些最现实主义的男人,对那些场景既不缩小也不夸大,讲得娓娓动听而又恰如其分。特里斯塔娜几乎没有什么历史好讲,她只是投入希望和幻想的世界,建造未来生活的楼阁,就像儿时用几个瓦片和几小堆土来砌游戏房子一般。她讲的那些充满诗意的故事,都是与将来寻找如意郎君有关系的。萨图娜则开导堂洛佩的女儿应该把她大胆的理想置于现实的基础上,应该把她的过去作为借鉴。

“你看,”特里斯塔娜对那个与其说是仆人不如说是她的忠实朋友的人说道。“并非这个坏男人跟我讲的全是胡说八道,他讲的有些事情的确有它的奥妙之处……因为就才华而论,他实在称得上才华横溢。你不认为他讲的有关婚姻的事完全在理吗?我……我跟你说实话,尽管你骂我,我还是认为他讲的一辈子拴在一个人身上是魔鬼的发明半点儿不错……你不这么看?我要告诉你,我永远不想结婚你会笑我的,不过,真的,我喜欢一辈子都过自由的生活。噢,我知道你想的事了,你在想:‘我今后可得谨慎从事,在发生了和这个男人的事之后,我变得这么穷,谁也不会来接受我这个包袱。’我说得不对吗?哎,我说得对不对?”

“噢,不,小姐,我没有这么想!”女仆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总是有一些男人什么都会干的,包括结婚。我结过一次婚,我并不懊悔,不过,今后我不会再结婚的。我要自由,小姐,这话您说得对。要自由,尽管这话从女人嘴里说出来不太好听。小姐,您知道人们怎么叫那些放肆的女人吗?他们叫她们‘放荡的女人’。因此,女人如要点好名声,就得要受点奴役。如果我们像那些男无赖一样有自己的职业、自己的事业该多好哇!上帝保佑。可是,您看,女人只有三件事可干:结婚,这也算一项事业;进剧院当演员,演滑稽剧,从事这种职业可以过得舒舒服服……或者

……另一种职业我就不想说了,您自己去想吧。”

“你看,女人唯一能干的这三项职业,第一项我不太喜欢;第三项我更不喜欢;这第二项,如果我有这种才能的话,我还是愿意干的,可我觉得我没有……我明白,我明白,又要自由,又要保住名誉,这是很难做到的。那么,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固定收入靠什么生活呢?即便不让我们当部长,不让我们当参议员,如果能让我们当医生,当律师,哪怕是药剂师和书记员,不是说大话,我们都能干……可实际上,我们整天就是缝呀,补呀,缝呀,补呀……你想想,为了维持一个家庭,我们要缝千针万线……我一想到这种事就想哭。唉,如果我能当修女的话,我早就到修道院去找个位子了。可是不行,我没有勇气过一辈子的隐居生活。我要生活,我要去走南闯北,去认识世界,我要去明白明白上帝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人世间来。我要生活,我要自由……请你告诉我另一件事:一个女人不能成为画家、靠画美丽的图画来维持生活吗?画是很贵的。一幅画上画了几座远山,山那边又画了几棵枯树,前边画了一个池塘和两个院子,我爸爸竟花了一千比塞塔才将它买了下来。那么,你看,难道一个女人不可以成为作家,去写喜剧……写祈祷书,甚至童话故事吗?上帝呀!我看这事很容易。你可以相信,这几个晚上我睡不着,不知如何打发时间,就不知编织了多少剧本,这些剧本有的让人哭,有的让人笑,而且我还编了许多小说,这些小说情节错综复杂,高潮迭起,撼人心弦……还有……糟糕的是我不会写出来……我是说不会用漂亮的字写出来。如果写,我会犯许多语法错误,甚至书写错误。但是,构思,对,我们就叫它构思吧,这个本事我可是不缺乏的。”

“啊呀,小姐,”萨图娜从正在看着的长筒袜上抬起那双令人

艳羡的乌溜溜的大眼笑嘻嘻地说道，“如果您认为一个正派而自由的女人能靠写作过日子那可就大错而特错了。这是男人们干的事，即便是他们……算了吧，靠编故事为生才不会有什么出息呢！能赚点钱儿，但实在少得可怜……佩佩·鲁伊斯，我亡夫的亲兄弟，在造铅字的铸造厂工作，他对这方面的事情了解得很清楚。他常对我们说，写文章的人三天两头挨饿，贫困不堪。在这个社会里，不是靠动脑筋过日子，而是靠舌头过日子。说得更清楚点就是，只有搞政治的人才能吃香的喝辣的，他们靠那张嘴发表演说就能活得很惬意。靠脑袋的工作？……您还是打消这种念头吧！什么让人哭让人笑的戏剧、故事和书籍，说说好听而已，没用！这些东西如果不同官府勾结起来搞点名堂，挣的钱连盘菜都买不起。我们的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告诉你，”特里斯塔娜兴致勃勃地说，“就连跟官府勾结在一起，从事政治活动，我认为我都能干。你别笑！我会发表演说。这事易如反掌。只要把国会开会的材料读上点儿，我马上就可以讲出一大篇话让你登满半张报纸。”

“看在上帝的份上，小姐，这是男人们干的事，该死的衬裙不允许我们干这种事，正如妨碍我们骑马一样。我的亡夫曾对我说，如果不是他资质不高的话，他完全可以成为为数不多的出类拔萃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曾经想到过那么多非凡无比的事情，就像卡斯特拉尔<sup>①</sup>和卡诺瓦斯<sup>②</sup>在国会里大放厥词，力图拯救国家一般。但是，有些王八蛋每当想到手工业者工会和同业行会

---

① 卡斯特拉尔—里波尔(1832—1899)：西班牙政治家、演说家和作家，一八七三年至一八七四年间任第一共和国总统。

② 卡诺瓦斯·德尔·卡斯蒂略(1828—1897)：西班牙政治家，首相。

里胡说八道的时候，他们总是感到嗓子似乎被死死地卡住，头一句话就说不好，因为开头第一句话是最困难的……瞧，他们简直张不开嘴，当然啰，连嘴都张不开就谈不上当什么演说家和政治家了。”

“啊，真是笨蛋！我在这种场合就能张开嘴，要是我能在那儿口若悬河地讲一通该多风光呀！”特里斯塔娜扫兴地说。“可我们过的是一种死水般的日子，身上拴着千百条绳索……我也想到过我可以学习语言。我只懂一丁点儿法文，那是在小学里学的，现在快忘光了。如果会讲英文、德文或意大利文该多有意思啊！我觉得如果我想学的话，很快就能学会。我发现……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我发现在开始学一种语言之前，我就懂得了一点儿，仿佛上一辈子我是英国人或德国人，对那时的事儿还有点印象，有点回味……”

“关于学习语言的事，”萨图娜注视着小姐说，脸上露出母亲般关心的神情。“您倒真应该做一做，因为多学些本领总有什么好处。再说，能懂得外国人讲的一切也很有意思。主人完全可以给您请位好教师来。”

“别提你的主人。我什么都不指望他。”特里斯塔娜看着灯光若有所思地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何时用何种方式结束这一切，但总得想个办法结束。”

小姐沉默了，陷入沉思之中，脸上露出忧郁的神情。她一心想着离开堂洛佩的家，脑子里听到了马德里的一片喧嚣，看到了远方那闪烁的灯光，她感到要独立的感情完全占据了她的全部。她从那类似昏迷的沉思中醒悟过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离开她那可悲而陈腐的追求者的家在世界上她会多么孤独！她没有亲人，唯一的两个可称之为亲人的人都远远地离开了她：舅舅费尔

南多在菲律宾；表兄弟奎斯塔在马略卡岛，两个人没有一个表示过要保护她的意思。从来没有过。她回忆起所有跟她母亲有过交往和友谊的家庭现在都由于堂洛佩那可憎可恶的影子而用提防和冷漠的目光看着她（她这样回忆的时候，萨图娜一直用怜悯的目光注视着她）。尽管如此，面对这一切，特里斯塔娜仍就是桀骜不驯，善于保护自己，对那些冒犯她的人不放在眼里。她对自己能筑起这临时的长城自卫感到十分的满意，尽管这长城终究是要崩坍的。

“得啦！别去想这些不愉快的事情吧！”萨图娜对特里斯塔娜说，她把手从眼前晃过，仿佛是驱赶一只苍蝇。

## 第 六 章

“那么，你要我想什么呢？想些高兴的事情？可高兴的事情在哪儿呢？请你告诉我，快点告诉我！”

为了使那谈话变得愉快，萨图娜马上顺口讲出了某件叫人快活的事，接着又喋喋不休地讲了许多她在社交界听到的奇闻轶事和滑稽故事。有几个晚上，她们便拿堂洛佩寻开心。堂洛佩眼下已衰败成那副样子，昔日生活中那种威风凛凛的洒脱已荡然无存了，而是变成了一只落毛凤凰。他为日益加剧的贫困所迫，在家庭可悲的开支上开始斤斤计较，打算自己学着管家（可惜太晚了点儿！），这与他的绅士风度是格格不入的。家务本来是女人管的事，他却变得事无巨细，一切过问，在从前，他会认为干预这些事是有失身份的。有时候，他对某些事情还发脾气，嘴里不停地嘟嘟囔囔，这比他脸上那道道深深的皱纹和渐渐发

白的头发更加有损他的形象。两个女人就是这样拿这位落魄的唐璜<sup>①</sup>的穷困潦倒和他辉煌时代的陈旧故事当做笑料消磨时光的。更滑稽的是,由于堂洛佩对管家一窍不通,他越是插手经济问题,想当个总管,萨图娜就越是对他骗得轻巧利索,在揩油和购买食品及其他东西方面,萨图娜称得上是位十全十美的大师,满脑子都是骗人的鬼点子。

尽管堂洛佩手头日益拮据,但在可能的情况下,他对特里斯塔娜一向还是十分慷慨的。然而,他在经济上的捉襟见肘,首先还是可悲地在昂贵的穿衣消费上表现出来,穷困逼迫他不得不痛苦地削减这方面的支出。与此同时,堂洛佩也便牺牲了他在自己女奴隶面前的自负,对于他这种如此自我崇拜的人来说,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终于,贫困令堂洛佩到了难一支撑的地步,他和特里斯塔娜都穿起了从前的旧衣衫。可怜的姑娘并没有心灰意懒,在萨图娜的帮助下,她振作精神,干起了缝缝补补的事儿,那倒是她的拿手好戏,并且十分的有耐心。在那短暂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的幸福或黄金时代,加里多有时候会带她去剧院,但是,当今的贫困有如一张异教徒的脸,终于彻底宣布了取消他们参加一切公共娱乐的权利。雷鲁斯的小姐的生活前景日益暗淡,而且变得愈来愈阴暗。那个令人讨厌、缺乏温馨、穷困、绝对没有愉快的事情好干的家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她感到万分的抑郁,因为在那个家里,昔日那些豪华的设备,目前不但所剩无几,而且还破旧不堪,使得这个家不仅丑陋至极,而且还充满悲凉的气息,这是可想而知的。一切都是贫困,一切都是衰败;那些破碎损坏了的东西,没有更换,没有修补。在杂乱冷寂

---

① 西班牙传奇中的一个浪荡子,屡见于西方的诗歌、戏剧等文学作品中。

的客厅里,除了一些破旧难看的家具之外,就是一个由于搬家而损坏了的雕花立橱,在这个立橱里,保存着堂洛佩的全部艳史档案。客厅的四壁钉满了钉子,上边挂着堂洛佩收集来的甲冑和各种兵器。在另一个房间里,堆满了本来应该占有更大空间的东西。在餐厅里,除了餐桌和几把皮子已破并且十分肮脏的瘸腿椅子之外,没有任何别的家具。堂洛佩的木床不仅奇大,而且床柱和床帷都十分的考究,看上去特别的威风。但是那蓝锦缎的窗帘却已是支离破碎,难以支撑。与主人相邻的特里斯塔娜的卧室破坏是最轻的,那是由于她的细心照料,保护家具免遭损伤,尽力摆脱贫穷的影响。

如果说这个家用特有的语言明确地宣布它已经无可救药地败落、再没有那舒适安逸的绅士氛围的话,堂洛佩这个喜欢追逐女人的男子也迅速变成一个形容憔悴、十分可悲的人,他再也难以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破产的沮丧和悲哀大概严重地摧残了这位穷愁绅士的身心,他额头的皱纹明显加深,一时显得苍老了许多,多年的操劳都不曾给他造成这样的结果。四十岁之前,他的头发原本是又密又黑的,可刚过四十岁,他的头发即开始变白,并且一缕缕地脱落,如果他能觅得某种炼丹术来补救的话,那他真的会这么做的。他的牙齿在最明显的地方保护得还是很好的,但向来都十分坚固的臼齿却开始不听使唤,嚼东西困难起来,并且一块块地掉落,仿佛是牙之间在互相叨咬。这位佛兰德战士的面部渐渐失去了严肃的线条,设若没有铁的意志的支撑,身体也难以保持昔日的苗条了。在家中,他懒洋洋的一脸倦色,然而在上街、散步或去俱乐部的时候,却是精神抖擞。

在一般情况下,堂洛佩夜间回家时,如果发现两个女人没有睡,便同她们聊一阵儿。同萨图娜稍稍说几句,然后便让她去就

寝,而同特里斯塔娜却聊得时间很长。但是,后来就不行了,他几乎天天回家时都是静悄悄的,而且情绪不佳,一言不发地钻进自己的卧室里,接着便是咳嗽个没完,大声喊叫不止,可怜的特里斯塔娜只好听着,忍受着。堂洛佩的咳嗽和喊叫,是因为他患有风湿病痛和感到胸闷。堂洛佩一边高声喊叫一边大骂不止,仿佛他认为大自然没有任何权利让他受折磨,或者说他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上帝的宠儿,应该免除那折磨人生的贫困和痛苦。堂洛佩最大的不幸是睡觉时必须用一块肮脏的头巾蒙住脑袋,他的卧室里散发着浓重的治疗风湿病和鼻膜炎的药水味儿。

这些琐屑之事严重地伤害着堂洛佩的自尊心,但真正伤害特里斯塔娜的却不是这些,而是那位可怜的绅士身上一天天冒出来的令人可恶的坏毛病。当他感到不管是身体和精神都垮下来的时候,妒嫉的恶习便自然而生了。他觉得平生从未遇到过情敌,但是,如今当他真的感到自己这头雄狮已经老了时,心中便总是忐忑不安,似乎在他自己的影子里随时都会看到拦路抢劫者和仇人。他知道自己不中用了,于是利己主义便像老年麻风病一般吞没了他。他只要一想到特里斯塔娜有可能会把他与那些梦寐以求的年轻漂亮的小伙子相比,心中便产生了无限的痛苦,感到生活一片灰暗。有一点他实在幸福:他的敏捷的思维并没有完全抛弃他,在他头脑清醒的时刻——一般是在清晨——,他会承认自己的行为是没有道理的,令人讨厌的,那时,他便会用些亲切信任的话来抚慰特里斯塔娜。

但是,这种和平的时刻很快就过去了,因为一到晚上,当堂洛佩和特里斯塔娜单独在一起时,他便又像闪米特人那般自私起来,对特里斯塔娜不停地进行侮辱性的审问。有一次,堂洛佩想到自己已是老朽不堪,而特里斯塔娜却正值风姿秀逸,这种惊

人的反差令他心如刀绞,于是他忍不住万分激动地说道:

“如果我发现你有越轨行为,我就杀了你。请你相信,我真的会杀了你。我宁可到老了可悲地变成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也决不受这份侮辱。你还是在背叛我之前托付上帝保护你吧!因为我什么事情都知道,什么事情都知道!对于我,这类事没有任何秘密可言,我有无限的智慧,有丰富的经验和灵敏的嗅觉……你甭想来骗我,这是不可能的,绝对不可能的。”

## 第七章

主人凶相毕露,对她进行威胁,特里斯塔娜有点害怕,但是并不是怕得要命,她也不完全相信他那些威胁的话。她认为堂洛佩夸耀自己的嗅觉灵敏,猜测准确,那只不过是企图控制她的一种计谋。特里斯塔娜心情很平静,这给了她与那位暴君对抗的勇气,她甚至对主人那无数的禁令压根儿不放在心上。主人不许她同萨图娜出去散步,她却几乎每天下午都溜出去。不过,她们不去马德里,而是去四条路,帕蒂多、卡纳里略或跑马场周围的那些高地。这种郊游多数是带着吃食,而且玩得很开心。在生活中,这是那个可怜的女奴隶唯一能将悲伤置之脑后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她像孩子一般忘情地玩耍,跑呀,跳呀,跟酒店老板的女儿玩抢街角游戏(这个女孩经常陪伴她),或者跟邻居另外的某个女孩玩这种游戏。星期天的外出散步,跟这就大不相同了。萨图娜的儿子在孤儿院里,按照所有这类母亲的习惯,每逢星期天,她们便在散步中去见自己的孩子。

一般说来,那群孩子走到昌贝里新区街的某个适当的地方

的时候,带领他们的人就让他们解散,去玩耍,妈妈、祖母或外婆、姑妈或姨妈(这种有孩子的亲人)早已手里拿着一包柑桔、花生、榛子、蛋卷或面包片在那儿等候他们。有的孩子跑呀,跳呀,玩打杂杂,有的孩子则走向一群群的女人。也有的孩子向行人乞讨,而几乎所有的孩子都会围向卖长条糖、榛子和松子的女商贩。特里斯塔娜非常喜欢这类场面,只要天气好,每一个星期天她都与她的女仆一起去给那个孤儿院的孩子高高兴兴地送去礼品,其爱心不亚于他的亲生母亲。孩子叫萨图诺,长得又矮又胖,八字脚,小脸儿胖乎乎,红扑扑,这证明那家省立孤儿院的管理制度是相当好的。粗呢料的衣服使他活动起来有点儿不太方便,带金银丝带的帽子扣在他那个大脑袋上也不太合适。他一头猪鬃似的硬挺挺的头发仿佛是刷子上的毛。他的母亲和特里斯塔娜都觉得他十分的可爱,不过,应该说明一下,他的可爱中并没有半点儿风趣和优雅。不错,他很温顺,高尚,对街巷斗牛术十分的热衷。特里斯塔娜每次都要送他一个柑桔,并且为他带上一枚硬币让他买点喜欢的零食吃。尽管母亲一再鼓励他节省,劝他把所得到的钱都存起来,可是,他总是压抑不住花钱的欲望,花钱大手大脚,来一个花一个,半点儿也存不下。正是由于孩子们的这种慷慨,纸做的小风磨、斗牛的短扎枪、烧烤和橡树子的生意才十分的红火。

那一年,在连续地落了些天不合时宜的雨水之后,十月份便出现了半个月和暖的好天气:天空万里无云,空气宁静,太阳暖洋洋的。尽管上午黎明时马德里笼罩在浓雾之中,晚上由于热气散发掉而地面上充满凉意,下午二点至五点却是十分的惬意。每逢星期天,家家户户不留一个人,昌贝里的所有大道,马乌德斯的高地,跑马场的林荫道和阿马涅尔的山丘上,都是人群熙

攘。在公路上,人们匆匆而行,鱼贯走向特图安区的点心铺。就在那个美丽的十月的一个星期天,萨图娜和特里斯塔娜去到里约斯·罗萨斯大街等孤儿院的孩子们,这条大街连着圣恩格拉西亚高地和卡斯蒂利亚大街。里约斯·罗萨斯大街阳光明媚,又宽又直,在这条美丽的大街上,可以看到宽阔的令人赏心悦目的原野,那些被双条绳子牵着的囚犯似的孤儿们也就在这儿被解开。一些孩子跑向一直从远处跟随他们来这儿等他们的母亲,另一些孩子便马上玩起了必不可少的斗小牛游戏,他们还煞有介事地设了主席台、牛栏、隔墙、街道、围栏,连孤儿院的乐曲都用上了,还有一些别的名堂。正在这时,从卡斯蒂利亚大街走来了一伙聋哑人,他们还把哑巴和瞎子配对分了组,这些人均身着蓝色外套,头戴带金银丝带的帽子。每一对搭档,哑巴的眼睛为瞎子效劳,让其走路毫无阻挡。他们靠了触觉相互理解得那么好,看他们交谈真令人觉得那是一种奇迹。靠了那种准确的语言,瞎子马上就明白了孤儿院的孩子在那儿,而哑巴则用眼睛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立即按捺不住地想提起衣服参加斗小牛游戏。参加这种游戏不会说话是完全无碍的。在某对聋子身上,他们的反应是迅速地活动一下或一阵颤抖,这种动作是如此的轻盈和灵巧,酷似人的声音。哑巴那狡猾的面孔同瞎子那乏味的、僵死的面孔形成显明的对比。哑巴的眼睛里闪烁着一切人类的智慧,而瞎子的脸上却布满麻点,空洞洞的眼睛在猪鬃一般的眉毛间封闭着,即便是睁开来,也是对光毫无感觉,瞳孔像是毛玻璃做成的。

那帮人在那儿停下来,一时间互相亲热得如同兄弟,打着手势,做着怪相,说不尽的甜言蜜语。瞎子由于不能参加任何玩耍,便悲伤地站到一边。有些瞎子会微微地笑起来,仿佛他们通

过手指迅速的触摸了解了那儿的事情,看到了周围的东西。特里斯塔娜对那些不幸者万分地同情,看着他们,她的心几乎在阵阵作疼。她竭力不去看他们。她觉得他们简直不像是人:缺乏了解事物的器官,只靠思维去了解一切,这会是多么的艰难啊!

萨图诺离开他的母亲跑到一群孩子跟前,他们站在一个恰当的地方正在抢劫行人的不是钱财,而是火柴。他们的口号是:“为了火柴而拼命”。他们抢到足够的火柴后便去做烟火游戏或点燃宗教裁判所篝火的游戏。特里斯塔娜想过去找他们。在走近那伙纵火犯之前,她无意中看到一个人正在同聋哑人的教师谈话。在同那个人目光交叉的一瞬间——他们几乎是同时看到对方的——,她感到内心突然震动了一下,仿佛血液一时停止了流动。

那个男人是谁?毫无疑问,她以前见到过他,但记不起在何时和在什么地方了。也许在这儿,也许在另外的地方。不过,那是头一次在见到他时她感到一种无限的惊讶,那惊讶中搀杂着慌乱、喜悦和恐惧。特里斯塔娜朝那男人背转身去,开始跟萨图诺谈话,告诉他玩火的危险性,可与此同时,她听到了那陌生男人的声音,他正在兴致勃勃地讲述着一些她不懂的事情。当她再次去看他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又相遇了,那男人的目光正在寻找她。她感到害羞,于是便离开了那儿,但走远了一点儿之后,她决心再看他一眼,企望用她女人的眼睛审视一番那个男人,看看他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如此引起她的注意,也看看他是黄头发还是黑头发,穿着是否高雅,有没有贵人的气质风度,因为她对这些还一无所知呢。那个男人走开了。他是个年青人,身材很好。他的穿着像个高雅人,但又像是不太注意穿着。头上随便而不故作地戴了一顶软扁帽,右手上随便搭了一件用了许久的

夏日外衣,他把这件外衣拿到手中,似乎完全没有想到它是一件衣服。他身上的衣服是灰色的,领带也是随便打了个活结。这一切都是特里斯塔娜在一瞬间观察到的,说真话,那位绅士——或者随便是什么人,令她感到和蔼可亲……他一头黑发,短胡子……开头她认为他戴着夹鼻眼镜,但是,不对,他没有戴着眼镜,而只有天然的眼睛……只是由于相距太远,特里斯塔娜无法看清那眼睛是怎样的。

那个人消失了,但他的形象仍旧留在堂洛佩的女奴隶的脑海里。第二天,特里斯塔娜同萨图娜一起外出散步时又看到了他。他穿着同样的衣服,只是外套也穿在了身上,脖子上系了一块白色的围巾,因为寒风袭人。特里斯塔娜天真大胆地看了他一眼,顿时一阵无名的喜悦涌上心头,他也停在恰当的距离凝望着她。“好像是他想跟我讲话。”姑娘这样想。“可是,我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不对我说应该说的话呢?”萨图娜嘲笑特里斯塔娜那种无聊的一见钟情,小姐涨红了脸,自己也装出自嘲的神情。晚上,特里斯塔娜坐卧不宁,可她不敢将自己的感情告诉萨图娜,只是自己对自己讲述发生的那些严重的事情。“我太喜欢那个人了!只要他敢……我会不惜一切!我不知道他是谁,可我白天黑夜都在思念他。这是怎么回事?我是发疯了吗?这就是那种发现了一个洞可以逃跑的被俘者的迫不及待的心情吗?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我需要跟他讲话,哪怕是像聋子一样通过远距离的信号系统也好,或者是他给我写信。我对自己想给他写信的想法并不感到可怕,我甚至想到在他还没有问我之前我就答应他的要求……这真是胡思乱想!真是太荒唐了!因为,他究竟是什么人?说不定是一个无赖,是一个……不,显然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世界上只有这么一个人,唯一的一个

这样的人……没错,这一眼就可以看出。除他之外,再没有这样的人了。我不仅看出他是唯一的一个这样的人,并且还看出了他比我还胆怯,不敢对我说我是他唯一应该选择的人。不,不,我要跟他讲话,跟他讲话……我要走到他的身边,问他是几点钟或随便什么事情……或者像孤儿院的孩子们那样对他说,请给我一根火柴……啊,这太胡闹了! 设若我真的这么做,他会怎么想我呀! 大概他会认为我是个轻佻的女人。不,不,还是应该他先开口同我讲话……”

第二天下午,夜幕即将降临的时候,小姐和女仆又乘敞篷有轨电车来到了那个地方。他也来了! 她们看到他在克维多的街心广场上了车。由于人很多,他只好站在前门的平台上。特里斯塔娜感到胸口憋得透不过气来,以至有时她不得不立起身来呼吸一下。一种巨大的重量压挤着她的肺部,她想到下车后那个陌生人会决心打破沉默,这使她感到慌乱无措和焦急不安。倘若如此,我该怎样回答他呢? 噢,天哪,没有别的办法,她只好表示极端的惊讶,拒绝,惊恐,生气,告诉他不行,或者天晓得什么话……这样做是很美妙而体面的。她们下了车,那位先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随在她们后面。堂洛佩的女奴隶不敢回头,但是,萨图娜担当起了为两个人望风的任务。她们故意找一些借口停下来,而且还三番五次地退回来佯装观察商店的橱窗……仅此而已。那位美男子……像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两个女人走乱了脚步,东躲西撞,终于撞在了在人行道上玩耍的孩子们身上。有一个孩子倒在了地上尖叫起来,其余的孩子便像魔鬼一样乱哄哄地朝自己的家门跑去。孩子们的吵闹引起了一片混乱,妈妈们气呼呼地赶了出来……那么多人同时想把倒在地上的孩子拉起来,结果又有一个孩子摔倒了,于是场面就变得更加

混乱。

就在这时，萨图娜看到她家小姐和那陌生的男子已紧靠在了一起，便悄悄地躲开了。“感谢上帝。”她从远处偷偷地看着他们这样想道。“已经上钩了，他们正在说话呢！”那个人对特里斯塔娜讲了些什么？不知道。她只看到特里斯塔娜对那人讲的一切都只回答对！对！对！而且回答的声音越来越高，就好像受到超越她意志力量的一种感情的压迫，完全失掉了节制一般。她正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忽然看到一块木板，上去抓住了它，以为靠它就可以得救了。要求一个落水遇难者在抓住木板时还采取一种优雅的姿势是荒谬的。堂洛佩的姑娘出于求救而本能地发出的深沉的声音是短暂的，那回答是果断的。那个“对”字她连说了三次，而且一次比一次声音高，因为那是一个绝望的灵魂发出的求救的呼喊……那个场面是短而有益的。当特里斯塔娜回到萨图娜身边时，她用一只手捂着额角，浑身颤抖地对她说：

“噢，我可真是疯了！……现在我明白了我真是在胡来。我昏了头脑，失去了理智，没有了尊严！我把自己给卖了，萨图娜……他会怎么想我呢！我迷迷糊糊地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于他给我讲的一切我都回答‘对’……唉，可是，不知怎么回事，他的眼睛把我的灵魂都掏空了，他的目光像火一样燎烤着我。女人们装模作样的那些东西我一点儿也不懂。他会不会认为我是个傻瓜……会不会认为我是个没有廉耻的女人……可是，我不懂得掩饰，也不懂得演羞怯的小姐那种角色。我想什么就说什么，表里如一，感情把我淹没了……我想控制感情，但感情把我征服了。这就是恋爱吗？我只知道我对他爱得要命，我在他面前把这种感情完全显露了。真丢人！我爱他，却连认识

都不认识他,连他是谁,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我认为爱情不应该是这样开始……至少这不合乎常规。爱情应该一步步地来,台阶式的,巧妙运用拒绝和允诺,动点心眼儿……但是,我不能这样。当他说他想与我相爱的时候,我立刻把心都交给了他……萨图娜,你怎么看?他会认为我是个坏女人吗?给我出个主意吧,跟我讲讲吧!我不懂得这些事情……等一等,你听我说,明天在你买东西回来的时候,你会在我们谈话的那个街角上见到他。他会让你转交给我一封信。不管怎么样,萨图娜,为了你亲爱的儿子的健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会感激你一辈子。看在上帝的份上,如果你不想让我明天死去的话,你就把那封信给我拿来,一定给我拿来!”

## 第 八 章

“我天生就爱你……”第一封信里这么说……不,不,是第二封信,因为在这封信之前,他们在街上的路灯下有过一次短暂的会见,是由萨图娜像煞有介事地安排的。那次见面时,虽然没有预先的协议,两个情人开口便以“你”相称,仿佛不存在,也根本不可能存在别的称呼似的。这次见到那位陌生人时,特里斯塔娜大吃一惊,因为同前几次见面时的印象相去甚远。在遇到聋哑人的那个下午她盯了他一眼时,以为……不错,以为他是一位三十岁左右的先生。她真笨!而现在看来,他其实是一位小伙子呢!……他的年龄似乎不超过二十五岁,只是脸上露出某种沉思而忧郁的神情,这是成年人的特征,而不是年青人的特征。特里斯塔娜看得真真切切,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像是喷射着火

焰，他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他的声音恰似柔和的音乐，特里斯塔娜从来没有听过，如今听到顿时心旷神怡。“在我出生之前我就一直爱着你，一直在寻找你。”她的第三封信里这么说，像梦呓一般充满了唯灵论的气味。“我毫无掩饰地向你作自我介绍，希望你不要对我形成坏印象，因为世人要我们有遮盖感情的虚伪的面纱，当我想用它把自己蒙起来的时候，它在我手中变得粉碎了。像我爱你一样地爱我吧！如果我的坦诚在你看来是一种轻浮或缺乏廉耻，那你就毫不犹豫地将我杀了吧！”

然而，他在给她的信中说：“我发现你的那一天，是我流放的最后一天。”

她回信说：“如果某一天你在我身上发现什么令你不快的东西，那就请你把你的发现向我隐瞒着。你是个好人，如果出于某种原因你不再爱我，不再敬重我，你就来骗我，对吗？你要用这种欺骗让我感到你还是那么爱我。我愿在你停止爱我之前将我杀死一千次。”

当他们在情书中互相倾诉了这些话之后，天并没有塌下来，相反，天上和地球上的一切依然如故。可是，他是谁？到底是何许人也？他叫奥拉西奥·迪亚斯，父亲为西班牙人，母亲为奥地利人，属于一个人们称之为“未收复的意大利”的国家。他生在大海上，当时父母正乘船从阜姆<sup>①</sup>去阿尔及利亚。他在奥兰长到五岁，在美国的萨凡纳长到九岁，在中国的上海长到十二岁。他在大海波涛的摇荡中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过着一种总是在国外的流浪生涯，成了一种无辜牺牲品，这一切，概因他的父亲是一位领事。他们一家人在世界上来来往往，常年经受

---

<sup>①</sup> 现为克罗地亚的港口城市里耶卡。

着旅途的劳顿,饱受着各种恶劣气候的折磨,十二岁上他便丧母,十三岁丧父,最后只好投奔他的祖父,同他在阿利坎特生活到十五岁。在祖父冷酷的专制主义的管理下,奥拉西奥·迪亚斯所遭受的苦难超过了在笨重的古帆船上判罚苦役的不幸的囚犯。

要想对奥拉西奥·迪亚斯了解得更多,那就要听听从萨图娜的嘴里杂乱无章地说出来的(更确切地说是窃窃私语)那些话了:

“小姐……这事可真是逗极了!我们预先讲好,我到下边那条街上的五号去找他……可我到那儿一看,我不得不拿出吃奶的劲儿爬那条该死的楼梯。他告诉我他住在最后一层,是最后一层。我爬呀爬呀,抬头看时,前面永远是一道道的楼梯。真叫人笑破肚皮!那是一幢新房子,内有一院,周围全是星期日休闲住的房子。我往上爬呀爬呀,一层,一层,还有一层……最后终于爬到了顶。那是一间像鸽子窝一样的房子,紧靠避雷针,抬头就是云彩。原先我真以为我爬不到那儿,可最后我憋足一股劲,终于爬了上去。真想不到,那房间很大,天空的光亮都从一扇大窗户里射进来。墙壁是彩色的,上面挂着画、油画撑子、没有身子的脑袋、没有脑袋的身子、只到乳房的女人的上身、多毛发的男人、没有人的躯体的胳膊、没有耳朵的面孔,这一切色调都跟我们的肉色一样。相信我的话吧,那么多赤裸裸的东西女人看了真不好意思……沙发,像是很古老的椅子,眼睛没有瞳孔的石膏像,手和赤脚……也是石膏的……有一个大画架,还有一个小点儿的,一些未完成的画、完成的画和画的某些部分分别放在椅子上或挂在墙上。我们说具体一点儿:有几张没有画完的画,天空是那样的蓝,那样的明亮,看上去就像真的一样,然后是一片

树木，一条河边小道……一些花盆。另一张画上画的是橘子和桃子……简直让人流口水……总之，那些布料十分的贵重，为了变变样儿，还在那上面画了古代穿铁衣服的战将。真棒！真美！他就在那儿，手里拿着已经写好了的信。由于我非常好奇，我想知道他是否就住在那个通风如此好的房间里。他说不是，又说，是因为……他睡在他的一个姨妈家里，就在蒙特莱昂那地方。可是，他整天都耽在这间房子里，在一家靠近贮水池的小吃店里用午餐。”

“我知道了，他是一位画家。”特里斯塔娜说，欣幸得什么似的。“你看到的是他的画室，傻瓜。哦，那是个多么漂亮的地方呀！”

他们除了每天通信倾诉爱慕之情之外，每天下午都见面。特里斯塔娜带着萨图娜出去，他在四条路过去一点的地方等她们。见面之后，萨图娜让她们单独走开，她便在那儿十分耐心而谨慎地等待。他们踏着西方渠边上的绿草散步，徜徉在阿马涅尔光秃秃的山冈上，沿着洛索亚运河漫游。不管他们消磨多长时间，萨图娜都若无其事地等待。他披着斗篷，她蒙着面纱，穿着短外套，两个人手挽着手，忘记了世界上的一切，忘记了疲劳和世间浮华，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两个人为一个双重的我活着，一步步地做着那美妙的梦，憧憬着光辉的未来。他们谈现在谈得很多，但是，个人的历史也不知不觉地渗透进了他们那甜蜜和充满信任的谈话里。他们的交谈一切都围绕着爱，围绕着理想和梦幻。偶尔也会有句撒娇的嗔怪和提出某种要求，那是由于一点点膨胀起来无法满足的个人主义，他（她）要求对方爱他（她），爱他（她），一天比一天要爱得更深，而自己则表示对方奉献出难以置信的爱，他们无视人类的事物都是有极限

的。

说到自己的历史，奥拉西奥比堂洛佩的女奴隶讲得要多。特里斯塔娜极想显示她的真诚，所以，一想到某些倒霉的事她即缄默不语。而奥拉西奥则相反，他迫不及待地要将自己的生平讲给特里斯塔娜听，尤其是他那可以想象的痛苦而不幸的青年时代。也正是由于他能重新搅起那沉积多年的悲哀和所受的磨难，他感到很是幸福。在失去父母之后，他被祖父收留了。在祖父专横霸道的管束之下，他的青少年时代几乎是在呻吟中度过岁月，经受了难以描述的折磨。青春！他几乎不知道青春的含义是什么。天真无邪的欢乐，儿童的顽皮和恶作剧，孩子们煞有介事地表演成人的举动，这一切在他的生活记录上都是个零。世界上没有哪一个野兽能比得上他祖父的残忍，没有哪一座牢狱比他祖父那家肮脏的、散发着恶臭的药店更可怕，在他十五岁的时候，祖父不顾他天生对绘画的热爱，愚昧而固执地违背他的意愿，将他就关在这家药店里，逼迫他学习算术——这对他来说无异于戴上可憎的镣铐——，教他算账，开发票和其他一些五花八门的鬼名堂，这些令他反感的工作占有了他的脑海，无疑像塞子一般阻碍了他思想的发展。他的祖父像古代最残酷的暴君，也像现代土耳其帝国的君王，他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全家的恐怖。由于不快，他杀死了妻子。儿子们为了不在他手下遭罪，都先后到国外谋生了。两个女儿被抢走，其他的女儿为了不再登父亲的家门，都草草地结婚成了家。

唔，天哪，那只老虎把可怜的十三岁的奥拉西奥抓在了手里。作为预防措施，他把孩子的腿拴在写字台的腿上，为的是不让他去商店，和不让他离开他交给他的那烦人的工作。只要他看到他用钢笔练习绘画，那就会没完没了地敲他的小脑袋。他

千方百计地想唤起孙子对经商的兴趣，因为在他眼中，什么绘画、艺术和画笔，都只不过是愚蠢地走向因饥饿而死亡的道路的方式。奥拉西奥在他的工作和折磨中的伙伴是家中的一位店员，此人是个老头儿，头上秃得没有了一根头发，长得瘦瘦的，有着赭色的皮肤。他在主人面前忠实得像一条狗，为了不得罪他，他只是不声不响地给那孩子以爱，多方地保护他，为他遮掩过错，找些借口带他去送信或办事，为的是让他到外边伸伸腿，散散心。孩子很温顺，在祖父的专制面前表现得很软弱。为了不让祖父发火，他宁愿忍受难以言状的痛苦和折磨，而那个老魔鬼，随便因为点什么事就会怒发冲冠。那位遭难者常年逆来顺受，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祖父已不再把他的腿拴在桌子上，他可以在那间可憎的、散发出恶臭的、阴暗的贫民窟里有些自由地活动活动了，那间房子从下午四时起就得点上煤油灯。他渐渐地适应了那种可怕的生活方式，放弃了作孩子的权利，到了十五岁上，他就开始变得像个小老头儿，不情愿地模仿起了那个赭色皮肤、秃头店员埃莫赫内斯的逆来顺受的姿态和机械动作。那店员不仅缺乏人格，也缺乏年龄，他不像年轻人，也不像老头儿。

在那种可怕的生活中，奥拉西奥的身体和灵魂都遭受着熬煎，就仿佛将葡萄置于太阳下暴晒。但是他的内心中却保存着一团火，充满了艺术的激情。每当周日祖父允许他有几个小时的自由，给他一点儿做人的权利，并且还给他一千雷阿尔<sup>①</sup>让他消遣一下时，这孩子做什么呢？他只是设法弄到纸和铅笔，画自己所看到的一切。商店里摆放着那么多管装颜料、画笔、调色

---

① 西班牙的辅币名称。

板和各种各样的他所热爱的那种艺术的材料,而他却是可望而不可及,无法利用,这对他是一种莫大的痛苦。他等待着,等待着,总是等待着好时光的到来,看着单调的日子一天天流逝过去,就像沙粒从一只漏壶中滴落下来。他对自己的命运充满信心,也正因如此,他才忍受了那种如此贫困和受辱的生活。

冷酷的祖父还是个吝啬鬼,称得上狡猾和贪婪的象征。他给孙子和埃莫赫内斯的吃食刚刚够维持生命,绝没有精美细菜,因为在他看来,美食除了把胃弄脏没有别的用途。他不允许孙子和别的孩子在一起,因为有人作伴即便不完全是坏事,也会使一个孩子毁掉。男孩子和成年男人一样身上都染满恶习。说到女人……这是那个老专制者最当心的事情。如果他发现他的孙子在爱情上有什么弱点,哪怕是最天真无邪的事情,他都会打断他的脊梁骨。总之,他根本不允许孩子有自己的意志,因为别人的意志会像他自己身上的病痛那样让他难受。如果他发现某个人暴露出自己的性格特征,他就会像牙痛般感到钻心的痛苦。他希望奥拉西奥成为一位医药商人,对经商感兴趣,精通会计学,老老实实地经商,管理店铺。他想将他铸造成一个男子汉,一个富有的人,到时候让他成家立业,为他将来应该生的孩子提供一个母亲;他要为他建立一个简朴而有秩序的家庭,把他的一生安排得井井有条,并且也让他的继承人过上有保障的日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堂费利佩·迪亚斯将这一目标视为那么高尚,认为它可以彻底拯救人的灵魂——,他首先就是要把奥拉西奥从想从事绘画的愚蠢的、孩子气的行径中拉出来,不让他用颜料在画板画布上去涂抹各种物体。在他看来,那是荒唐透顶的事情。大自然本来就展现在我们眼前,我们何必又要去再绘

出一个大自然！这是谁想出来的鬼名堂？画是什么？是一种谎言，跟喜剧一样，跟哑剧一样，不管你的天空画得再好，它也无法与真的天空相比。照他的说法，艺术家都是些不正经的人，一伙疯子，一群伪造事物的家伙，他们唯一的能耐就是到商品里花钱买职业用品。此外，他们还是些神灵才能的卑鄙篡夺者，侮辱上帝，想模仿他创造魔鬼和万物，其实，只有神的行为才能创造世上的一切。根据他们的罪行，地狱中那最热的地方就应该留给他们。堂费利佩对喜剧演员和诗人同样是卑夷不屑的，他标榜自己没读过一行诗，没看过一出戏；他也炫耀自己从未外出旅行过，不管是坐火车、载客大马车还是带篷大马车。只要他离开药店，那便是去望弥撒或处理急事。

就这样，堂费利佩将全部心血都花费在了这样生硬地重新塑造他的孙子上面。当孙子长大成人之后，老头儿又极想将他的习惯和陈腐的怪癖刻印在他的身上。因为应该说老头儿爱他的孙子，对，干吗要否认呢？他爱上了他的孙子，但那是一种离奇古怪的爱，就像他所有的爱和所有的做人方式一样。与此同时，奥拉西奥除了对绘画的狂热依然不减外，对其他事儿都变得冷冰冰的，因为他认为那是无用的。最后，他背着祖父，在家中的一间高层大房子里绘起画来，那房子是祖父准许他享用的。有迹象表明祖父在怀疑他做这件事，但他却视而不见，不去干涉。这是祖父一生中第一次表现出软弱，大概那是重大事件发生的征兆；某种灾难就要发生了，而且是真的发生了。一天上午，堂费利佩正坐在他的写字台前检查氯酸盐和硫酸盐的发票，脑袋一下耷拉在纸上，连呻吟一声都没有便死去了。前一天，他刚好满了九十岁。

## 第九章

这一切和其他事情在一件件地发生着。奥拉西奥都讲述给他热恋的姑娘听，而她也听得津津有味。她愈发的相信，上帝给她送来的那个男人是人类的出类拔萃者，在所有能见到的青年中，他的生平是最奇特而异乎寻常的。具体点儿说，他的生活似一位圣徒，应该在殉教者传记中占一席之地。

“那件事发生时我二十八岁，”迪亚斯接着说道。“我又像个老头，又像个孩子。因为，一方面，祖父可怕的纪律在我身上保留了与我的年龄不相称的天真和对人世的无知，另外我又具有老年人身上的特点，老气横秋，感到疲惫和厌倦，这一切尽管我几乎意识不到，但他却永远把我变成了一个麻木僵化的人……噢，对了，我应该告诉你，我的祖父留下了一大笔财富，那是他在那个发着恶臭叫人恶心的药店里一个夸尔托<sup>①</sup> 一个夸尔托地积攒起来的。我应该分得五分之一。他们在比利亚霍约萨给了我一幢漂亮的住宅，在乡下给了我两座小庄园，在药店里给了我适当的股份。那家药店仍然以贸易公司的形式开下去，由费利佩·迪亚斯的侄子们经营。我获得自由之后，过了许久才从独立给我的惊愕中醒悟过来。我感到怯懦，以致在打算在世界上向前迈出几步的时候，就接连地跌跤。我的心肝，真的，我不断地跌跤，就像个许久没有活动腿脚变得不知如何迈步的人一样。

“我对艺术的追求已从那该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它救了

---

<sup>①</sup> 夸尔托：西班牙古铜币名。

我,使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人。我无心去介入遗嘱里的事,我起飞了,一展翅便飞到了意大利,那是我的梦幻所在。我原本认为意大利并不存在,认为它那么多美丽的东西都是谎言,都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我在那个国度里跑呀,跑呀……还能发生什么事呢!我就像一位被强行管制了十五年之后被放到了这个世界上,成了没有志向的神学院学生。想你已经明白……接触生活将我唤醒,使我疯狂地想把一切落后了的东西争取回来,想把时光在那个老疯子的合谋下卑鄙地抢走的我的岁月夺回来。我一定要收回这笔账。你不懂我的话吗?……在威尼斯,我过上了放荡不羁的生活,用我的行为克服我的天性,因为,我并不是像表面上看来的那种有恶习的少年老头,我要让过去失掉的东西得到补偿,对昔日无聊的生活进行报复,对过去可笑的生活方式彻底修正。我甚至认为,如果不过一过极其放荡的生活,就是没有足够的男子气概。我照着那面镜子重新塑造自己,如果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称那面镜子是淫秽肮脏的,但在那面镜子里,我看到自己比在我祖父药店的后堂里潇洒得多,神气得多……当然,我结了婚,这是显而易见的。在佛罗伦萨和罗马,艺术将我从那一邪恶的欲望中拯救出来。事实已证明我并不缺乏男子汉气概,那我也就无需再为获得男子汉的称号而煞费苦心了。我开始致力于绘画,努力地描绘大自然,然而,我越是学习,艺术修养的欠缺越令我感到苦恼。我的色彩调得不错,我很容易就掌握了,但是绘画就不行了,不知为什么,我越画越笨。我有过多少不眠之夜,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呀!我日夜的寻找线条,为画好线条而不懈地奋斗,但最后我还是认输了。不过,我马上又重新投入那可怕的战斗,意志如钢,激情澎湃!……

“多么让人发火!……但是,有什么办法呢?由于儿时没有

正式学过绘画，现在画草图和轮廓天知道我要花费多少气力……我告诉你，当我在祖父的药店里当奴隶的时候，每当在堂费利佩的写字台上写那些没完没了的数字，我就想赋予它们以人的形状，这样做我觉得很有趣。我将7描成一个说大话的人，仿佛那人在搞透视；我用8勾划出女人乳房的轮廓……鬼晓得画得像不像……我用几个3画出我祖父的侧面像，颇像乌龟的嘴……但是，这种充满稚气的练习并不够用，我缺乏认真观察线条和模仿着画出线条的本领。我拼命工作，流了不少汗，抱怨咒骂……最后终于学了点本领。我在罗马耽了一年，全身心地投入正规的绘画学习。尽管有时我也像在威尼斯那样喝醉，但却是比较稳重和有节制的。我已不是穿着、举动都像小孩似的年轻人，由于迟到了人生盛宴，便像饿狼似的将那些残羹剩饭一扫而光，只为了与那些按时赴宴的人并驾齐驱。

我从罗马回到了阿利坎特。在那儿，我的叔叔们处理了祖父的遗产，他们随便分给了我一份，我没有同他们发生任何分歧，没有进行任何讨价还价。我最后告别了那家经过改造变得现代化的药店，投奔了一个我实在配不上的姑妈。她的心肠比天使还慈悲，没有子女，是个寡妇，她把我当成亲侄子，爱我，照顾我，对我热情款待。她也是那个对全家实行专制的老头儿的牺牲品。因为每天他只给她一个比塞塔度日，而且每封信中都嘱咐她要节省。我一到马德里就开始学习，并且兴致勃勃地投入工作，我有雄心壮志，希望受到称赞、得到荣誉和极高的声望。一个人如果没有成就，其价值只能像一粒谷物，它只能同其他粒粒谷物形成一个群体，这会使我感到悲伤。我想的是与此恰恰相反，我相信上帝向人世间撒下了许多精美神奇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不管落在那儿，总归是有我的一部分的。

“我再告诉你件事。在我发现你的几个月前,就在这个马德里,我又陷入了忧伤之中……我又觉得我是白白地活了三十年,因为我虽然对生活已有所了解,也懂得些青年人的寻欢作乐,并且品尝到了美的享受,但是我缺乏爱情,缺乏那种一个人将感情溶于另一人身上的体验。我去专心致志地研究深奥的哲学,千方百计地去认识人的一切,于是我想到了人的爱情只存在于获得它的热望之中。我又回到了童年的伤悲和痛苦。在梦中,我看到了人的侧影,那些模糊的侧影向我打着迷人的手势,双唇朝我发出嘘声。那时我了解了最微妙的事情,对最深奥的心理学我像做算术的四则运算那样明明白白……我终于看到了你,你向我走来。我问你你是不是……我不知对你说了什么。我是那般的惶惑,你肯定会觉得我滑稽可笑。然而,上帝要你通过那股傻气看到更深沉更严肃的东西。对于我们的情意缠绵和难以遏制的激情我们并不觉得荒唐。我们相见恨晚,患一种精神饥渴症,这种饥渴症高尚而纯洁,可以震撼世界。我们为这种饥渴而活着,而且我们以后的世世代代也为此而活着。我承认你是我的,你向我宣布你是我的。这就是生活。其他还有什么?”

奥拉西奥侃侃而谈,特里斯塔娜呆呆地听着。她的情人那些唯灵论的话语有如是一座大香炉飘在她眼前浓浓的烟雾,令她晕头转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她感到胸中一阵强烈的激动在冲击着她,就仿佛胸中有一个巨人在用脚踢她,那巨人一边狂笑一边流着行行的热泪发泄着心中的郁闷,从而得到宽慰。说不清那件事是令两人感到幸福还是使他们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因为他们都遭受着触及灵魂的针刺似的伤害,也遭受着切望事情再往前发展一步的折磨。尤其是特里斯塔娜,她永无满足地要求对方给她以更多的爱。她会突然发出痛苦的怨言,埋怨奥拉西奥对她爱得

不够,希望对她爱得更深,更深。而他总是满足她要求,爽快地给她以更多的爱,同时也要求对方同样对待他。

黄昏到来之际,两个情人便一起眺望山边那壮丽的地平线。那地平线呈鲜艳的深蓝色,在这深蓝色的背景上又点缀着其他种种绚丽的色彩,而且是那样的透明,酷似幻灯片,仿佛是一片湛蓝在冰做的晶体上透出来。光秃秃的地面的曲线远远而去,拖出的线条仿佛是想模仿那徐缓的海浪,这更增加了他们缠绵的情意,使他们爱得更深,更深,那是从他们饥渴的心灵中产生的永不熄灭的欲望。有几个下午,他们在西运河畔漫步。那是一道带状的、起起伏伏的绿洲,围绕着马德里干旱荒芜的土地。他们在那个小型峡谷中尽情玩耍,感到心旷神怡。鸡鸣、狗叫、农舍。柔风轻轻地扫着地面,将落叶形成的漩涡推到树干下堆积起来。驴子庄重地、不慌不忙地吃着青草。树木的最高枝杈不断地轻轻摇动,最后变成了光干杆儿。一切都让他们感到陶醉,一切都让他们感到新奇。那些景色像电影镜头似的不断转换着,忽隐忽现,在两个情人的眼前跳来跳去,他们则感慨万千,赞叹不已。

他们每次都按预先定好的时间回家,以便她不会在家中发生争吵。他们用不着担心萨图娜,她会在那儿等他们。他们挽着胳膊走在阿塞伊特罗斯大街上,傍晚时分,这条街比法国的拉玛拉大街更寂静和荒凉。在西边,他们看到天空一片通红,那是落日映出的余辉。在那道红彤彤的光带上,像尖削的屋脊黑色饰物一般,清晰地映现出被忧郁的希腊式的门楼切断了的圣伊尔德丰索公墓上的意大利柏树。由于光线暗淡,那些门楼显得比实物典雅得多。那儿房屋很少,在这个时间,很少或几乎看不到有人。他们几乎每次都是看到一两头从轭上卸下来的趴在

那儿的黄牛。这些牛个头很大,看上去宛如大象。它们是阿维拉种的美丽动物,一般是黑色,看到它们的角即便是最勇敢的人也会心惊胆寒。其实,由于劳累它们不会伤人。在从轭上卸下来之后,它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安静地休息,眼睛轻蔑地注视着行人。特里斯塔娜走近那些耕牛,甚至敢把手放在它们弯曲的角上。如果她能拿点什么喂它们的话,她肯定会感到很高兴。

“自从我爱上你之后,”她对自己的朋友说,“我什么都不怕了,不怕公牛,也不怕强盗。我感到自己很勇敢,甚至有点英雄气概。不管是大森林的毒蛇还是狮子都不能让我眨巴一下眼睛。”

在靠近旧贮水池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儿童游戏转盘,周围一片寂静,阴暗而模糊。那些小木马,伸着蹄子,摆出要奔驰的样子,像是十分的得意。跷跷板和滑车场在夜幕下显现出它们离奇古怪的轮廓。那儿没有一个人,特里斯塔娜和奥拉西奥便乘机将农村孩子玩的那些大玩具统统匆匆地玩上一遍……此时他们也成了孩子。离那地方不远,他们看到了旧贮水池的影子。贮水池周围生长着一片片茂密的树木,朝向公路的方向则灯光闪闪。那是从那儿经过的有轨电车和轿车的灯光,还有某家饮食店的灯光。饮食店里喧闹一片,那是迟迟不想离去的顾客们在争吵。萨图娜就在那些简陋的、周围摆放着瘸腿椅子和粗糙的桌子的建筑物中间等他们。两位情人就在那儿分手。有几个晚上,分别时他们是那样的痛苦和伤心,仿佛奥拉西奥是去天涯海角或者特里斯塔娜去做修女似的。每次都是那样的难舍难离,但最终还是分开,各走各的路。已经走远了,他们还在几步一回首地互相观望着,在漆黑的夜里那宁可说是互相看见,倒不如说是他们在互相猜测着对方的位置。

## 第 十 章

照特里斯塔娜的说法,自从恋爱之后,她不怕肥壮的公牛,不怕大毒蛇,也不怕阿特拉斯的凶猛的狮子。但是,她怕堂洛佩。她把他看成一个可怕的魔鬼,世上一切的猛兽和害兽在他面前都必须恭恭敬敬,俯首称臣。在分析她对堂洛佩的恐惧时,雷鲁斯的小姐以为它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即这种恐惧在既定的时刻也可能变为鲁莽和盲目的勇敢。霸道的堂洛佩与他的猎物之间的争吵与日俱增,有时他甚至连粗暴无礼的话都说出来了。尽管特里斯塔娜和萨图娜讲好对他隐瞒她们傍晚的外出,但钟情的老头还是常常板着脸对她说:“你出去,特里斯塔娜,我知道你出去。我从你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如果说姑娘开头还否认的话,到后来她便以卑夷不屑的沉默来表示承认。有一天,她居然这样回答:

“嗯,我是出去,这又怎么啦?难道我活该一辈子关在家里吗?”

堂洛佩先是用威胁和发誓来发泄他的愤怒,然后便半愠怒半嘲讽地说:

“其实,这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在你外出时,会遇上某个不正经的人来找你的麻烦,就是那些专门拈花惹草的人,他们无处不在,这是病态的一代的唯一成果。他们会对你说不三不四的话,弄得你昏头昏脑,你便会去同他们搭讪。你看,我的小姐,你看,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可不会饶恕你。如果你想做对不起我的事,那也得找一个跟我同一档次的人。可在当今

的社会里,配得上做我的情敌的男人到哪儿去找呢?哪儿也找不到,上帝可以作证!相信我吧,这个人还没有生下来,将来也不会生。这就是一切。连你自己都会承认,要想有人取代我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你过来,可别跟我要花招儿。你要相信我是爱你的。如果你离开我,你会日夜思念我的。你找到的另外的男人都只会是无聊透顶的家伙……好啦,我们不要吵啦。我是怀疑过你,请你原谅。不,不,你不会骗我的。你是位高尚的女人,知道事情的好坏……”

这些话语,跟他的大发雷霆一样,终归是引起他的女俘虏的无声的、深深的厌恶。她有时是掩饰着她的轻蔑,有时是掩饰她的反感。她最腻味的是他的陪伴,每每那时,她总是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时间,等待着他出门的时间到来。一想到他有可能病倒她就不寒而栗,因为那样他就不能再出门了。天哪!如果他真的病倒,她连门都不能出,那她会变成什么样子呀!……不,不,这绝对不行。她要去散步,即使堂洛佩病倒或归天她也不在乎。每天晚上,特里斯塔娜几乎总是佯装头痛,以便早点儿躲开那个老朽的唐璜,逃脱他那令人恶心的抚摸。

“真是有点奇怪,”特里斯塔娜一人独处时痛苦而内疚地自言自语道,“如果这个人能够懂得我不会爱他,如果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他能把那些爱情的话抹掉,在我们两人之间建立……建立另外一种亲属关系,那我反倒会爱他,是的,先生,我真的会爱他。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会像爱一个好朋友那样爱他,因为,除了在追女人上的偏执狂的邪恶心态外,他并不是个坏人。如果他按我的想法去做,我甚至会原谅他对我的伤害,对我贞操的破坏,而且是诚心诚意地原谅他。对,对,只要他让我太平……我的上帝,你应该给他以灵感,教导他让我得到安宁。我

会原谅他的,甚至会爱他。我可以毕恭毕敬的做他的女儿,就像女仆,或者说忠实的女仆那样,把主人看成给她以衣食的父亲。”

对特里斯塔娜来说幸运的是,加里多不仅健康状况好转——这就免除了她对天天下午被迫留在家中的担心——,而且经济上大概也变得宽松起来,因为他不再讲粗话和郁郁寡欢,而是恢复了过去惯常的平静生活。萨图娜这位成熟而理智的女人,向特里斯塔娜谈了她对这件事的看法:

“显然可以看出,主人手里有钱了,因为他再也不去想我会从买苣荬菜的钱中揩他的油了。他又像绅士一般恢复了对我们这些穿裙子的人的应有尊重,哪怕我们的裙子上有小的补丁。糟糕的是当他收到欠款时,一周内就花个精光……然后,也就跟绅士风度再见,又变得粗俗、爱纠缠琐事、干预家务、什么事儿都管。”

就在这个时候,堂洛佩重新注意起了他做主人的绅士风度,边幅修整,精神好得像他的年轻时代。两个女人感谢上帝让他恢复了昔日的良好习惯,并且利用他有规律的外出,特里斯塔娜就去和他爱的男子放心大胆地散步,享受着难以言状的愉快。

那男子为了改变一下活动舞台和装璜,在多数情况下,下午他都开一辆车来,两个人钻进车里,高高兴兴地离开马德里,而且跑得很远,直到几乎看不见这座城市。查马丁的小山、耶稣教会学校两座像塔一般的钟楼和神秘的松林,都是他们这幸福郊游的见证。今天,沿着富恩卡拉尔大道;明天,在埃尔·帕尔多宫<sup>①</sup>的浓荫下,踩着尖端翘起的金属般的落叶,后天,在曼萨纳

---

<sup>①</sup> 埃尔·帕尔多宫:西班牙卡洛斯一世(1500—1558)和卡洛斯三世(1716—1788)建造,现为国家元首的官邸。

雷斯周围的白蜡树林中，大后天，在阿马涅尔寸草不生的高地上，再一天，在阿布罗尼加尔的深谷中。一天一个地方。他们把车停下，沿着耕地的边沿走出很远很远，享受着孤独和静谧的欢乐，呼吸着清新的空气，满眼都是赏心悦目的景色。此时此刻，在他们的心目中，一切都是美丽的，清爽的，新鲜的；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事物诱人的魅力均系他们自身的投影。他们把一切都看得如此美好，实则是他们的兴致所致，似乎又回到儿时；对于不处于恋爱中的人来说，那一切或许是令人厌烦的。他们细细考虑他们之间的爱，想把其中的奥妙弄清楚，解释那不可解释的东西，破译那深深的奥秘，然而到头来，还是停留在老的话题上：互相要求更多的爱，互相允诺更多的爱，海誓山盟，并保证来生再次相恋。他们还企盼进入云雾弥漫的永生的境地，那里一切都是十全十美，他们的灵魂在那儿可以抖掉在人世间沾染的灰尘。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和即将发生的事情，奥拉西奥鼓励特里斯塔娜跟他一起上楼看看他的画室，让她知道那地方舒适而安全，他们可以一起愉快地度过一个下午。她是多么想看看那间画室呀！可是，她又想看，又怕看，她担心她会深深地爱上那个窝，在那儿感到十分的甜蜜，以致再也不能离开它。她揣摩着她的偶像靠近避雷针的住室——这是萨图娜的话——会给她带来什么，或者说，她不是揣摩，而是再清楚不过地看到了可能要发生的事情。她感到痛苦和恐惧，她担心在那儿的事情发生之后，奥拉西奥就再不会像以前那样爱她了。这就像待把象形文字破译之后，人们也便不再对它那么感兴趣了。她也担心当自己把感情推到最高峰之后，慢慢也就减退了。

由于爱情在她的智慧中点燃了新的明灯，使她的脑海充满

种种思想和打算,同时也具备了最微妙的表达方式,可以把她灵魂中最深奥的秘密译成明快的语言,所以她能够把那些担心用最机智的语句和再恰当不过的比喻向她的情人阐述得明明白白。她讲的都是人之常情,合情合理,一点儿也没涉及到有可能伤害廉耻的事。他理解她,由于他们一切都很和谐,他也用同样温情脉脉的话给她以精神宽慰,但是,他坚持要带她去看看他的画室。

“如果上去后我们后悔怎么办?”她说,“我害怕幸福,当我感到幸福时,我觉得好像大祸就伏在后面。相信我吧,与其一下子将幸福享尽,不如现在遇到点挫折,遇到点不幸。爱情就是牺牲,我们应该时刻准备着做出自我牺牲和遭受痛苦。你逼我做出巨大牺牲吧,你让我痛苦地去承担某项义务吧,你会看到,我会甘心情愿地去做这些事。我们现在受点挫折,正是为了将来会幸福……”

“不,现在没有人比我们更愉快和幸福。”奥拉西奥兴奋地说。“我们比天使还幸福。你让我逼你做出牺牲和遭受痛苦,这是无用的空话;生活本身给我带来的痛苦已够多了,有谁还去主动寻找它!我也是个悲观主义者,因此,当我看到幸福在门口的时候,我就召唤它,而不让它走掉。不要等到后来需要它的时候再让它留下来,那时狡猾的幸福就决不会走到你的身旁了……”

他们这样的交谈着,两个人心中都燃起了一团火,激动得满脸通红。在这些话语之后,跟随而来的则是柔情蜜意,直至他们变得是如此的庄重而理智,达成思想上的完全一致,决心共同对付他们所焦虑不安的事,在他们的爱情中严肃处事。如果想这么说的话,可以说那是欺骗性的,但暂时还是救了他们。他们谈了有关道德的一些严肃的事情。他们颂扬了道德,颂扬了贞操,

认为只有高尚、完美、纯洁的相爱才是美好的。只有这样的爱情才更优雅、精彩和富有情趣,更加铭刻在心灵之中。他们用这种甜蜜的谎言争取着时间,保持着他们的激情。今天谈一些欲望,明天谈一些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他们用同样的话颂扬他们狂热的恋情,似乎又用同样的话来抑制他们的恋情。他们把两人间的恋情神圣化,同样又赋予他人情味,他们从精神的角度颂扬它,也从物质的角度颂扬它。那股生活的激流就在这样广阔的河道中奔腾着。

## 第十一章

事情一步一步地发展,那些难以启齿的秘密终于要触及了,就是说,自传的篇章终于要打开了。讲明那一切思想上可是要反复斗争的,因为它有碍于道德心,影响到自尊心。在恋爱中,互相询问,互相把自己的经历讲清楚,此乃规律。坦诚相见来源于爱,也正是由于爱,敞开心扉也是最痛苦的。特里斯塔娜想把她生活中最悲惨的经历讲给奥拉西奥,只有这样做了,她才感到自己是幸福的。艺术家隐隐约约地看出,或者说他是猜出,他所爱的那个女子的生活中有重大的秘密。如果说开头出于特别的谨慎他没有向特里斯塔娜询问的话,终于有一天,那男人的多疑和恋人的好奇心战胜了他的怯懦和虚荣心。奥拉西奥在刚认识特里斯塔娜的时候,就像昌贝里区的某些人一样,认为她是堂洛佩的女儿。但是,萨图娜在带给他第二封信时对他:

“小姐已经结婚啦,您认为是她爸爸的那个堂洛佩,可以说就是她的丈夫。”

年轻的艺术家大吃一惊。但是，惊讶并没有妨碍他的轻信……事情暂时到此为止。在许多天里，奥拉西奥都把他的恋人看成是那位令人尊敬的、潇洒的绅士的合法妻子。那位绅士仿佛从《长矛图》中逃出来的人物。奥拉西奥每当在特里斯塔娜面前提到他时就这样说：“你的丈夫怎么怎么，你的丈夫这啦那啦……”而特里斯塔娜也并不急于纠正那一错误。终于，有那么一天，奥拉西奥讲起堂洛佩滔滔不绝，而且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特里斯塔娜对撒谎产生了深恶痛绝之感，并且积累了足够的勇气将它结束。她尽管羞得满脸绯红，心里阵阵作痛，但还是横下了心把事情讲清楚。

“我一直在骗你。可是，我不应该也不想骗你。我要给你说实话。我没有跟我的丈夫结婚……我是说，同我的爸爸……不，我是说，同那个男人……我一直想把事情告诉你，但我讲不出口，亲爱的，我讲不出口……我从前不知道，现在也拿不准你听了我的讲述实情以后是感到难过还是高兴，在你的眼里我是变得高贵还是低贱……我是一个失去贞操的女人，但我是自由的。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喜欢一个结婚的不忠诚的女人还是一个失去贞节的独身女人？不管怎么说，我觉得，我告诉你这件事之后，就是满身耻辱……我不知道，不知道……”

她没有说完，伤心的泪水就泉涌般地流了下来，那时她把脸藏在了自己男友的怀中。那种激动的情绪持续了好久。两个人都一言不发。最后，还是她提出了那个藏在心中的问题：

“现在你是更爱我，还是不那么爱我了？”

“跟从前一样……不，我更爱你了，更爱你了，永远是一天比一天更爱你。”

她没有等奥拉西奥请求，姑娘便把自己何时和如何失节的

情形大致讲了一遍。那天下午她一直在不停地流眼泪,但是,她一切都很坦诚,一切都要说出来,仿佛那是陶冶和净化自己的唯一可靠手段。

“当我成为孤儿时,他收留了我。应该说句公平话,他对我的父母很慷慨。我尊敬他,爱他,没有想到后来要发生的事。那件事发生得如此突然,我没有办法抵抗。那时我比现在要傻,那个家伙控制了我,对我为所欲为。以前,在认识你的许久之前,我恨我的软弱,现在我认识了你,就加倍的恨我的软弱。我的上帝,我哭过多少次呀!……我的眼泪把我折腾成了这个样子,就像现在一样!……我爱上你以后,我真想自杀,因为我不能奉献给你你应该得到的东西……你怎么想?不那么爱我了,还是更加爱我?对我说更加爱我,一天比一天更爱我。严格地说实在一点,你不应该把我的过错看得太重,因为我不是通奸。我不过只是欺骗没有权利对我横行霸道的人。你怎么看?我以为我的不忠并不是不忠,只是对他卑鄙行为的惩罚。我这样侮辱他,是他罪有应得。”

在知道了特里斯塔娜和堂洛佩的不正常关系后,奥拉西奥自然就表现得更为妒嫉了。

“不,我现在不爱他,”特里斯塔娜加重语气说,“我过去也从未爱过他。干脆一下说清楚吧,我还要说,自从我认识你之后,我的心就开始对他冷下来……以后……啊唷,耶稣啊,事情就越来越怪了……有时我觉得我对他感到厌恶,甚至恨得咬牙切齿,就像恨他对我造成的伤害一样。有时候……我一切都坦白地告诉你,毫无保留……,我对他也产生一点爱,像女儿那样的爱。我觉得,如果他能像爸爸那样对待我,我会爱他的……因为他不是个坏人,你不要认为他是一个很坏的人,坏得不得了……不,

不是这样。他身上什么都有,是一个高尚的美德和可怕的缺陷的怪异混合物。他有双重道德:一种道德是对某些事情非常严肃而高尚;另一种道德则如污泥浊水,对不同的事情不同处理,仿佛那道德是随便更换的衣服。他把阴暗而肮脏的道德用在所有的爱上。噢,你也许想不到,他在情场上是十分得意的。他征服了那么多女人,数都数不清。如果你知道……贵族、中产阶级、平民……就像唐璜·特诺里奥一样,他无处不留下悲伤的回忆。也溜进过宫殿,也溜进过茅舍,这个混蛋什么都不在乎,不管道德,不管家庭和睦,连神圣的宗教都不尊重。这个该千刀万剐的东西甚至跟修女和虔诚的女信徒都做爱。在这方面,他的成就不亚于魔鬼。他手中的牺牲品不计其数:被欺骗的丈夫和父亲;去了地狱或在死的时候将要去地狱的妻子;儿子……不知道是谁的儿子的儿子。总之,他是一个坏透了的家伙,因为他还精通各种武艺,已经杀死了四五个人。年轻时,他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人,直到不久前他还捉弄过人。你大概会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征服女人的兴趣已渐渐减低,我是最后一个,是他体弱多病的暮年时的牺牲品。”

迪亚斯听罢这些事先是愤怒,尔后是惊讶,他唯一想对他的心上人说的是她应该尽快结束那些令人不齿的关系,而姑娘却十分忧伤地回答他说,这件事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因为那老色鬼十分的狡诈,当他看到她对他产生了厌恶之感想同他分手的时候,他便摆出一副父亲的面孔,显得既严厉又亲切。但不管怎么说,她还是要鼓足勇气设法摆脱那如此卑贱和令人讨厌的生活。奥拉西奥鼓励她毫不犹豫地付诸行动,随着堂洛佩的形象在他的头脑中逐渐变得高大,他就越是下定决心嘲弄那个嘲弄人的人,把他的猎获物夺过来。那猎获物或许是最后的一个,但

肯定是最美好的一个。

特里斯塔娜回到家中，精疲力竭，心乱如麻，她精神紧张得难以控制，感到憋了一肚子火，随时都可以干出莽撞的事来。那天晚上，她对那个专制者烦透了，当她看到堂洛佩笑咪咪地、像是要开玩笑似地走进来时，她是那般的怒不可遏，真想把一盘汤掷到他头上去。吃饭期间，堂洛佩谈话的兴致很高，并且不断地跟萨图娜开玩笑，其中说道：

“我已经知道了，你在特图安有一个男友了，这个人由于长得又瘦又长，名叫胡安－梅迪奥<sup>①</sup>，是个钉掌匠……我可告诉你了。这是佩佩告诉我的，就是在有轨电车上工作的那个佩佩。你在那儿有了男友，所以每天下午便在那一带到处乱走，寻找黑暗的角落，总是有一个又长又单薄的影子同你的影子混在一起。”

“我同胡安-梅迪奥没有任何关系，先生……让他追求我好了……我不知道，这也许可能。有好多比他强的人围着我转呢……甚至有些公子少爷。这又怎么啦？你认为只有胡安－梅迪奥才有人爱吗？”

萨图娜继续同堂洛佩开着玩笑，可特里斯塔娜心中却像是着了一团火，她吃下的一点东西像是都变成了毒药。堂洛佩那天晚上依然胃口很好，他不慌不忙地数着杂烩菜中的鹰嘴豆，像是一个最天真的资产阶级人士。不管是开头吃那道羊肉多于牛肉的简单的主菜，还是作饭后点心的葡萄，他都大口大口地伴以附近小酒馆里的葡萄酒。那酒坏透了，可这位好心的先生毫不在乎，每一杯都龇牙咧嘴地做着怪相喝下去。吃罢晚饭之后，堂洛佩便

---

<sup>①</sup> 胡安－梅迪奥，西班牙文为一个半胡安之意，此为诙谐语。

回到自己房间,点了一支雪茄,并招呼特里斯塔娜去陪他。他躺在长沙发上,说出了下面一番话,顿时让那姑娘不寒而栗。

“不只是萨图娜晚上到那儿去会情人,你也有。不,谁也没有告诉我什么……可我了解你。好多天了,我一直在观察你……观察你脸上的表情,听你说话的声音。”

特里斯塔娜刷的一下脸色变得煞白,她的像珍珠母般白皙的皮肤此时在室内罩灯光亮的照耀下呈现出了青色。她宛如一个美丽的死去的女人,挺直身子坐在沙发上,好像通过透视清晰地显现出来的一位日本女子。她的纹丝不动令人费解,就仿佛是微笑着贴近一棵树、一片云彩、一道不可想象的装璜彩带上的尸体。最后,她那贫血的脸上露出一丝勉强的笑容,惶惑不安地回答道:

“你弄错了……我没有……”

堂洛佩身上有一种神秘的威严震慑着她,使她不得不对他毕恭毕敬,即便她在他面前有千百条理由拿出来解释,她也连一口大气都不敢出。

## 第十二章

“我知道,”那个颓废的唐璜接着说道,他脱去靴子,穿上了特里斯塔娜为掩饰惊愕从隔壁卧室里给他拿来的便鞋。“对这些事我是很机敏的,能够欺骗我和嘲弄我的人还没生下来。特里斯塔娜,你在特图安遇到了恋人,这些天,我从你的坐卧不宁,你的眼神,你的眼圈和其他许许多多逃不过我的眼睛的细节上都能看得出来。我是个老于世故的人,懂得像你们这种年龄的

青年人,如果天天出门,就会碰上恋人。这种事情是不可避免的,只是方式不同。有时候会遇上好人,有时会遇上坏蛋,我不知道你遇上的是什么人。你不要对我否认,我是为你好。”

特里斯塔娜继续用话语否认,并摆出一副受冤屈的神态,但是,她表现得是如此糟糕,如此之坏,她还不如呆在那儿缄默为好。堂洛佩用犀利的目光盯住她,完全掌握了她的情绪,使她非常的惊慌和恐惧,实在难以张口撒谎。她竭力想摆脱那目光使她产生的惶惑,便又一次次否认着堂洛佩的话。

“好吧,你尽量为自己辩解吧,”那绅士接着说道。“我还是坚持我的看法。我是个老裁缝,对什么料子都一清二楚。我预先提醒你,特里斯塔娜,让你意识到你的过错,迷途知返,因为我不喜欢街头巷尾的谈情说爱,直到现在,我认为那都是些小孩子干的事,是些天真的游戏,否则的话……”

说这话的同时,他用如此敏锐和带威胁性的目光瞅了特里斯塔娜一眼,姑娘不禁往后退了一点,仿佛射在她身上的不是一道目光,而是推在她脸上的一只手。

“你可得多加小心,孩子,”绅士说,狠狠地咬了一口正在吸着的专卖品商店的雪茄(他吸不起别的雪茄),“如果你,不管是由于轻佻还是由于糊涂,将我置于可笑的境地,让个二流子得逞,叫他把我当成一个……不,我不怀疑你会理智从事的。你可听好了,直到今天为止,在这个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敢来愚弄我。我还没有那么老,不会忍受某些侮辱,姑娘……行了,我就不再说了。总而言之一句话,我有权利把你从邪路上拉回来。如果别的方式你不喜欢,我就作你的父亲吧,因为既然是父亲,在必要的时候我就得管管你。你妈妈把你委托给了我,让我保护你,我也决心保护你,让你免受算计,保住你的贞操……”

听了这话,雷鲁斯的小姐再也不能控制自己。她感到一阵怒风在抽击着她的灵魂,这风不知来自何处,但和飓风一样。于是她挺胸抬头地说道:

“你还在那儿谈什么贞操?我已经没有了贞操:就是你夺去了我的贞操,你把我毁了。”

她十分伤心地哭了起来,堂洛佩马上改变了腔调和脸相。他走到她的身边把雪茄放在小圆桌上,拉起她的双手吻了吻,并且还装出一番亲切吻了她的头。

“我的孩子,你这般不客气地评判我,我无力反驳你。说真话……你是对的,你有道理。但是,你知道得清清楚楚,我不能把你像对待一个普通的女人那样来看待,对她们……不,不,这可不。行。特里斯塔娜,你应该宽容我。你不是一个牺牲品。我不能抛弃你,永远不能抛弃你。只要这个可怜的老头子还有一片面包,那就是你的。”

“伪君子,口是心非,骗子!”女奴隶喊叫起来,她感到自己变成了一个强者。

“好吧,孩子,你就发泄吧,把你想说的尖酸刻薄的话都对我说出来吧!”他又重新拿起了雪茄。“不过,让我对你做一件我对任何女人都没做过的事。我要把你看成一个亲人……这在我身上可是一件相当新鲜的事……我要把你当成同我有血缘关系的人……你不相信吗?”

“不,我不相信。”

“那么,你慢慢会相信的。我发现目前你一时误入了歧途,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要否认这一点。请你告诉我,你是一时糊涂,做蠢事,轻浮,这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你不能否认这件事。说真的,如果我想监视你的话!……但是,不,不,暗地里监

视在你我之间是不道德的。我只是给你点出来,让你注意,我要告诉你,你的所做所为我都看得到,猜得到,归根结底,你什么都隐瞒不了我,因为如果我愿意的话,就连你想什么我都可以从你脑子里抓出来看一看,弄个清清楚楚。就连你最隐蔽的想法,趁你不注意我都会从你头脑中挖出来。小姑娘,你还是当心点儿,回到正路上来吧。如果你答应我改好对我忠诚的话,我今后再也不提这件事。但是,如果你欺骗我,为了随便一个放肆无聊的小伙子给你的一点温情而出卖我的尊严……那我可会来自卫,那时你也别感到意外。在这方面,至今我还没有遇到过对手。”

“一切你都毫无根据,全是你胡思乱想。”为了说点什么,特里斯塔娜这样说。“我从没想过……”

“我们就走着瞧吧。”恶霸说,重又用审视的目光死死地盯着特里斯塔娜。“不必再说了。何时出门,何时回家,这有你的自由,但我得提醒你,谁也甭想欺骗我……根据不同的场合,我把你分别看成我的妻子或女儿。我时刻都在记着你的父母……”

“我的父母!”姑娘高声喊道,重新又振作起来。“如果他们能够复活,看到你对我干的好事……哼!”

“上帝知道,如果你一个人孤零零待在世上,或者落在别人手中,你的命运会更糟。”堂洛佩说,竭力为自己辩解。“世上哪有那么多好事?十全十美的事在哪儿?上帝少给我们些灾难,相对地多给我们一点幸福,我们也就应该感激不尽了。我不想让你拿我当圣徒崇拜。我只想告诉你,你应该在我身上看到一个男人在用世上所存在的各种爱爱你,这个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让你免受灾患,而且……”

“我所看到的,”特里斯塔娜打断了他的话。“是一种残忍的

个人主义,一个恶魔,一种……”

“你说话的这种腔调和回答我的这股凶劲儿恰好证明了我所想的的事儿,没有脑子的小姑娘。我在外边遇到人了,这不会有错。在外边有点什么让你对家中的东西产生了厌恶,同时它也提醒你,让你想得到自由,得到解放。把你的假面具摘下来吧。我不会放你的,不会。我认为你要盲目地去碰运气,去冒险,摸着黑儿去干,这太过分了。你是个缺乏头脑的过分天真的女孩子。我这个父亲可能没当好,可是,你看,现在我想当个好父亲了。”

他摆出一副与他的外貌恰好相称的高贵不凡的姿态,这种姿态只要需要他就搬出来,而且运用得是如此娴熟,可以说取之即来,挥之即去,甚至可以使它像穿在身上的钢盔铁甲一般发出吱吱呀呀的声响来。他板起面孔,煞有介事地对特里斯塔娜说:

“我的女儿,我不会禁止你出门,因为这种禁止对你是不公正的,也是违背我的意愿的。我不想演喜剧中醋坛子的角色,也不想演家庭霸主的角色,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这种角色的滑稽可笑。不过,如果说我不会禁止你出门的话,我也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我也不喜欢你出门。实际上你是自由的,但你自己应该给你的自由定个限度,你应该为我的尊严和我对你的情谊着想。”

可惜,他没有用诗的语言讲话,以便成为古代喜剧中那高尚父亲的十全十美的形象。他那由于上了年纪而说的连篇废话和穿在脚上的便鞋显不出他的高雅,部分的破坏了他想做个慈父的效果。不过,那个老色鬼的话还是对姑娘产生了影响,她退到厨房里,趴在她的忠实的好友萨图娜的怀中偷偷地哭了起来。可是,还没有半个时辰,堂洛佩就又拉铃叫她了。从拉铃的方式

看,小姐知道是在叫她,而不是叫仆人。她出于纯机械的习惯,也便走了过去。堂洛佩既不要锦葵花装饰房间,也不要抹布清理房间,要的是那个女奴隶的甜蜜的陪伴,以帮助他这个散了架的放荡老头儿消磨失眠时间,由于上了年纪,失眠症像控告的幽灵一般纠缠着他,折磨着他。

特里斯塔娜看到堂洛佩肩上披着旧外套正在室内散步,贫困已使他穿不起考究的新睡衣了。他光着头,因为在她进来之前,他摘下了晚上常常戴在头上的软帽。当然,他英俊、有男子气概、棕褐色的皮肤相当的漂亮,就像《长矛图》上的人物一样。

“是我叫你,我的女儿。”他一边说着一边坐下来,顺手又拉过特里斯塔娜让她坐到他的腿上。“不跟你再聊一会儿,我不想上床睡觉。我知道,如果我让你不高兴我就上床睡觉,那一定睡不着……那么好吧,你还是跟我讲讲你遇到的恶人吧……”

“我没有什么好讲的。”特里斯塔娜反驳道,轻轻地推开他的抚摸,装出心不在焉的样子。

“好吧,我会发现的。不,我不会骂你。即使你对我不好我也有许多事应该感谢你。你在我年老时爱过我,你把青春给了我,你把你的纯洁给了我。我在我只配采蒺藜的年龄摘了花。我承认我对你不好,不应该采你的嫩芽芽。但是,我已经无法补救了,因为我不能相信自己已经老了,好像上帝使我的心灵永远感到处于青春年华时期……对这事你怎么看?怎么想?嘲笑?……你爱怎么嘲笑就怎么嘲笑吧,但是你不能离开我。我知道我不能为你装璜一间漂亮的卧室,”他十分痛苦地说,“因为我穷。穷困也是一种衰老……这种衰老比身体的衰老使我更难忍受。贫困使我心灰意懒,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你,因为我想让你过得舒舒服服,穿金戴玉。你应该生活得像一个公主,可我在

这儿让你过的是可怜的孤女的生活……我没有办法按照我的愿望，也满足你的愿望，叫你穿得漂漂亮亮。幸好你不管穿什么衣服都是那般的风姿秀逸，尽管我们经济拮据，遭受着难以掩饰的贫穷，你总是，将来永远是一颗耀眼的珍珠。”

他更多的是用手势而不是用话语让特里斯塔娜明白，他并没有把贫困当成大事。

“噢！……不，这些事情只是说说罢了，其实，平日很少感觉得到。我们对它只有忍受，因为没有办法。不过，贫穷是一件很坏的事，孩子，说真的，大家或多或少地都厌恶它，诅咒它，抱怨它。相信我吧，我最大的痛苦就是不能把你的小笼子镀上一层金色。如果我能做到这一点该有多好啊！因为，我懂这类事，请你相信，我懂这类事。我曾经是一个富豪，至少一个人可以过得舒舒服服，甚至可以过豪华生活。你大概不记得我在吕宗大街的单人房间了，因为那时你还很小。何塞菲娜有时带你去，你看到装饰我客厅的那些盔甲都感到害怕。有多少次啊，我抱着你在整个家中到处走，让你看我的画，我的狮子皮和虎皮，我的盔甲，那些漂亮贵夫人的画像……到最后你就不怕了！那是一种预感，对吗？那时，谁能对我们说，随着岁月的流逝！……所有的风情月债我都预见到了，但是这件事我没预见到，我压根儿没想到。唉，从那时起，我真可谓从天上掉到地下呀！我一个梯阶一个梯阶的往下落，只落到今天这么贫困的天地，让人抬不起头来。我是把马卖掉了，接着又卖掉了车……我放弃了在吕宗大街的单人住室，因为它对我来说太昂贵了。我租了另一处房子，以后，每过几年就找一处更便宜的，直至最后到这远离市中心的最粗俗的郊区来栖身。每过一个阶段，每下一个梯阶，就失去我身旁的一点宝贵舒适的东西。我的酒窖没有了，那里藏了多少

美酒呀！我的佛兰德和西班牙的壁毯没有了。再下去，我的画没有了，我的宝贵的兵器没有了，最后，除了几件不像样的家具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我不能埋怨上帝的冷酷，因为他把你留给了我，你比我失去的所有金银财宝都宝贵。”

特里斯塔娜为落魄绅士的高尚话语所感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好，因为她既不想沉默不语，以避免像是忘恩负义，也不想对他表示亲切，以防止带来不可预想的后果。最后，她犹豫了一阵，还是决定不说一句温柔的话，以防显得她的心软下来，因为，她不知道在那种情况下，那个狡猾的老狐狸会怎样趁火打劫。加里多的脑海里闪出了一个不想说出来的想法。他要十分的小心，处处堵住她的嘴，在这一点，他是做得极为出色的，没有一次在谈到他的贫困时把他为特里斯塔娜一家所做的牺牲炫耀一番。可那天晚上，他有点儿想跟特里斯塔娜算算恩情账，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只是在心里说：“你可不要忘了，我所有的财富都让你的父母给吞了，这笔账不应该好好地算算吗？难道一切都是我错了吗？难道你没想到咱们一笔笔的账都得算清吗？姑娘，只算今天的账不算昨天的账这叫公平吗？”

“好啦，”堂洛佩在充分估摸了特里斯塔娜的冷漠表示后高声喊道，“就是说，你是不想告诉我在外边遇到的事情了。其实你是个傻瓜，你不说，我从你对我的厌烦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你掩饰不了。你应该明白，孩子，你应该明白。”他让姑娘立起身来，随后他自己也站了起来。“我向来不愿意惹人家讨厌，坦白地说，我也不是那种喜欢翻旧账来达到自己目的的人。我自认为我不是那种不知自重的小人。你怎么想？你以为我会跪下来求你吗？……收起你对当今某个不值分文的男人卖弄的那种年轻魅力吧，是的，对这种男人，如果我们不把话裁短或把人拉长

都叫不出他们是男人。回你屋里去吧,好好考虑一下我们谈的话。很可能我对你在外边做的事无动于衷……只把它看成是一种你想在男人们身上吸取某些经验的简单手段……但是,我也很可能对此不悦,但我不会发火,因为不值得,就像某个人踩死蚂蚁那样,必要的时候我会让你看到……”

听了那威胁的话,特里斯塔娜怒不可遏,她觉得他实在是傲慢无理,于是胸中又重新燃起了对那个恶霸的仇恨。由于那种情感的反复出现,她的怯懦神奇地消失,而感到在他面前胆子大起来,断然地作出了强硬的回答:

“那么好吧,我什么都不怕,你愿意什么时候杀死我就杀死我好啦。”

堂洛佩注视着特里斯塔娜以坚定的步子昂首挺胸地走出去,便用双手捧住脑袋自言自语道:“她已经不怕我了。果然如此。”

与此同时,特里斯塔娜跑到厨房去找萨图娜。她们窃窃私语了一阵,小姐给女仆下了命令。那命令的内容大致如下:

“明天你去取信的时候,告诉他不要开车来,叫他别出门,在画室里等我,我就是冒着一死也要到那儿去。喂,提醒他明天如果请了模特让他打发掉,而且不要见任何人……就他一个人在那儿,我们……如果这个男人要杀死我,那就叫他杀得有理。”

## 第十三章

从那天起,他们不再去散步。

不,是去散步了,但是是在画室的狭窄天地里,从理想的极

端,走到现实的极端。他们途经了各个领域,从人间到天堂,但是,他们始终难以确定两者的界限,因为,在他们眼中,人间似是天堂,而天堂又离不开人类。当那欢愉的心荡神迷允许特里斯塔娜意识到她所度过如此甜蜜时刻的环境时,一种新的欲望又在她心中产生了:艺术。直到那时,艺术对她来说只是梦想,而现在她真的看到了,艺术就在她的身边,她了解了一点艺术。她给自己的想象力插上了翅膀,眼前那些人体和表现大自然的静物画令她心荡神迷。她情人的画室里挂满了这样的画。以前她也看过画,但从未像现在这么近地欣赏井然有序的风景画。她用手指摸了摸鲜艳的颜料,以为这样可以更好地看透绘画的秘密,了解它神秘的操作过程。在看过迪亚斯工作之后,她更加迷上了那一美妙的艺术,她认为操作起来并不难,很想试试她的才能。奥拉西奥教她左手拿画板,右手拿画笔,模仿着画一画。哎哟,一开始,她手不听使唤,画出的线条曲曲弯弯,哧哧地笑上一阵后,只在画布上涂上一片片奇形怪状的颜色。可是,第二天,真怪,她已经能熟练地把两三种颜料调好,放在恰当的位置,甚至能巧妙地将它们混在一起。真有意思,如果过去她学过绘画,说不定她现在也是画家呢!她不缺乏绘画天资,不,因为,练了一些时间之后,她的手就不那么笨拙了,即便手不来帮助她,她的脑袋也十分的灵,比她的手运转得还快,知道事情该怎么做,尽管做起来并不容易。

当她在练习中遇到困难,开始泄气并失去耐心的时候,奥拉西奥就笑着对她说:

“怎么,你怎么想? 你以为这是做游戏吗?”

她痛苦地抱怨在那么长的时间内她身边没有人能看出她具有某种才能,让她学习一门艺术。

“现在我觉得如果小时候有人教我绘画的话,今天我就懂得绘画了,那就可以自己谋生,靠自己诚实的劳动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但是,我母亲只想让我受一些女孩子无足轻重的教育,为的是带一个好女婿上门来。这些无实质内容的教育是:学点钢琴,学点必不可少的装璜门面的法文,天晓得还学什么……反正全是些无用的东西,干一些蠢事。即使她能让我学门语言,在我落得孤身一人、穷困不堪的时候,也可以做做语言教师呀!……后来这个男人教我游手好闲,只供他消遣,就像土耳其人那样,真的,亲爱的……这样我就变成了什么也不会干的废物。你已经看到了,我非常喜欢绘画。我感到自己有天赋,学起来很容易。这也许是不谦虚吧?不,请对我说这不是不谦虚。夸奖我几句,给我鼓鼓劲……因为,只要有决心,有耐心,并且坚持不懈,那就能战胜困难,我一定能战胜困难,成为画家,我们在一起切磋,我的画……让你妒嫉死吧!我的画要让你望尘莫及……噢,不,这不行。你是画王!不,你别生气,你就是画王,因为这是我说的。我有一种本能!……我不善做事,但我会评判事情的好坏。”

这种要做艺术家的气魄,这种要做出类拔萃的女人的冲动,使善良的迪亚斯十分喜悦。在他们那些亲密的接触之后,他发现那位爱着他的姑娘渐渐在他的眼里高大起来,而他自己则逐渐变得渺小。真的,这使他感到吃惊,几乎是,几乎是令他感到不快,因为,他原想特里斯塔娜应该是一位依附聪明而果敢的男人的女人,应该靠丈夫的智慧和才干活着,用丈夫的眼睛和心脏来观察世界和感觉世界。可姑娘却是靠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扑向了思维的自由空间,表现出了最勇敢的理想。

“你看,我的宝贝,”在那些欢乐的相聚中特里斯塔娜对奥拉

西奥说，他们仿佛坐上了秋千，从爱情荡到人生最严肃的问题。“我是诚心诚意地爱你的，没有你我肯定活不下去。所有的女人都希望同她爱的男人结婚，可我不是。根据社会准则，我已经不能结婚了。跟你我也不能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结婚，因为，即使你对我再好，我也感到对你有愧，没有把应有的东西全部奉献给你，我害怕早晚会有一天，在你不高兴或者厌倦的时候，会对我说，为了做我的丈夫，你不得不闭上眼睛……不，我不结婚。这是自负或是别的什么？我爱你，而且永远爱你，但是，我希望自由。为此，我渴望获得生存的手段，这不容易，对吗？萨图娜取笑我，说女人只有三项职业可搞：结婚，演戏和……这三样我哪样都不喜欢，我们要找别的职业。但是，我这样问：掌握艺术，研究艺术，致力于艺术，靠艺术吃饭，这难道是发疯吗？我把不可能的事看作可能的事，难道我就对世界如此无知吗？请你给我讲讲，你比我懂得多。”

奥拉西奥一时窘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在绕了许多弯子之后，最后他说他同意萨图娜的见解。

“不过，”他又补充道，“你是一个不同一般的女人，这条规则不适合于你，你会想出办法来，也许你能解决做自由女人的这道难题……”

“是做个诚实的女人，因为我还要对你说，我爱你，不管我们生活在一起与否，我认为我都是诚实的……也许你会对我说我失去了全部的道德观念。”

“不，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认为……”

“我是个很坏的女人。你从前不了解这一点吧？请你坦白地告诉我，听到我刚刚给你讲的话后，你有点儿害怕。很久以前，很久以前我就梦想着这种诚实的自由。自从爱上你之后，好

像我的智慧醒来了,求知的疾风像吹进没有关好的门户一般吹进我的脑海,令我感到惊讶,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种诚实的自由。想到你,我时刻都在考虑这件事,不断地骂那些不知道教我一门艺术的人,哪怕是一种职业技能也好,因为,如果他们教我给鞋子加饰边,如今我可能就是一位熟练工人,也可能是师傅。可是,我还年轻。你不觉得我还是个年轻人吗?我看你脸上的神情是带嘲弄的。这就是说,对爱情来说我是年轻的,但是,我有旺盛的精力来学习一门艺术。那么你看着吧,我会变年轻,甚至返老还童的。我会除掉岁月,回到童年去,勤奋将弥补我失去的时光。坚定的意志会战胜一切,难道你不相信会这样吗?”

奥拉西奥为特里斯塔娜如此坚定的意志所折服,一天比一天更爱她,而对她的崇敬更加强了这种爱。借助特里斯塔娜丰富的想象力,奥拉西奥的精力也变得愈发充沛,思维愈发敏捷,灵感亦日益增多,而且这灵感又发生着连锁反应,互相碰撞和推动,使他的思维更为深邃,有时他似是深深地陶醉于暴风雨之中,望着那道道的闪电,转而又沉浸在对情爱和社会的大胆遐想之中。两个情人如置身于梦幻之中,柔情蜜意,无拘无束地互相倾诉着一切,热切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谈得累了,他们便有气无力地慢慢在画室里踱步。他们一言不发,虽然已精疲力竭,但内心的激情依然在放纵奔流着,使室内充满生气。

这期间,特里斯塔娜同她主人的关系没有什么好讲的。堂洛佩采取了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对特里斯塔娜非常尊重,但并不亲切。有些晚上,他看到她回家晚了,只是注意观察她,但并不责备,他知道,只要稍稍触及那件事,女奴隶就会出来巧妙地否认。有几个晚上,他们谈了各种事情,堂洛佩却冷静地从策略上把特里斯塔娜有恋情的事避开了。姑娘是那般的神采飞扬,

当在她的一双黑眼睛里放射出无限智慧的光芒时，她那张日本贵妇人的珍珠母色的脸庞变得更加漂亮。堂洛佩真想狂吻她一阵，但是他忍住了，只是忧伤地在心中暗自想道：

“她的天资苏醒了……毫无疑问，她在爱。”

有不少次，他发现特里斯塔娜在反常的时间里，一个人坐在餐厅的吊灯下，偷偷画着某个版画人物的轮廓或室内随便一件什么东西。

“好，好！”在第三次和第四次发现她做这件事时，他对她这样说，“你进步了，孩子，有长进。我看比起前天晚上来大不相同了。”

那个可悲的、已经老朽的多情郎凄楚地关在自己的房间里，在桌子上狠狠地捶了一拳高声叫道：

“又一份材料，那家伙是个画家。”

但是他不想直接去问，因为他觉得那是对她尊严的冒犯，也与他从未被玷辱过的绅士风度不相称……但是，一天下午，他站在有轨电车门口同一位售票员交谈，那是他的朋友，他问道：

“佩佩，附近有家画室吗？”

这时，他们正巧从一条斜街前边经过，街两旁是简陋的新楼房，楼房中间突现出一幢砖结构的大房子，似是用途很多，没有遮掩，屋顶像座温室，又似是摄影师或艺术家的作坊。

“就在那儿，”售票员说道。“一位油画肖像画家，名叫迪亚斯……”

“噢，对，我认识他。”堂洛佩说，“这个人……”

“这个人早上来，下午走，不住在这儿，是个漂亮的小伙子！”

“对，我知道……皮肤是棕褐色，是个小孩子。”

“不，他长得很高。”

“高个儿，对，但是，有点驼背。”

“不，人长得很英俊潇洒……”

“对，披着长发……”

“不，是光头。”

“他大概刚刚把头发剃了。好像是那种弹竖琴的意大利人。”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弹竖琴，但是他对绘画很用功。他拉了我的一个同事做画使徒的模特……请您相信，他一边谈着话一边就画出来了。”

“噢，我原以为他是画风景的。”

“也画风景……画马……他画的鲜花像真的一样，水果都是熟透了的，还画死鹌鹑。一切都画得那么逼真。他画的那些裸体女人摆在画室里，令人眼花缭乱，目瞪口呆。”

“也画裸体姑娘吗？”

“或者半裸体，用一块布遮着身子，有时也不遮。你上去看看，一切都明白了，堂洛佩。这位奥拉西奥先生是位好小伙子，他会热情地接待您。”

“我害怕，佩佩。我不善欣赏这些画上的女人，我向来更喜欢活的女人。啊呀……上帝保佑。”

## 第十四章

如果说，在那一阶段像连续不断的暴风骤雨般的土耳其女人似的爱情使我们杰出的艺术家偏离了他高尚的职业的话，这并不冤枉他。他绘画很少，而且总是没有模特。他开始感到劳

动者的内疚,那些画没有画完,没有镶嵌,他感到痛苦。然而,在艺术和爱情之间,他还是选择爱情,因为爱情对他是一件新鲜事,在他的心灵中唤起了最甜蜜的冲动。那是一个新发现的世界,百花盛开,勃勃生机,丰富多彩。他一定要占有那个世界,将他的地理学家和征服者的脚牢牢地踏在那个世界上。艺术是可以等待的,当疯狂的欲望平静下来之后,艺术将会回来。到欲望平静下来时,爱情也便显示出其平静的特色,更多的是文明的殖民,而不是疯狂的征服。善良的奥拉西奥从内心里认为那是他终生的恋爱,他绝不会再喜欢另外的女人,也没有任何女人能代替他心中的那个狂热而风趣的特里斯塔娜。他满心喜悦地设想着,随着时间的过去,特里斯塔娜那狂热的幻想会冷下来,因为作为妻子和终生相爱的人,她那潮水般涌流出来的大胆设想他觉得有点儿过分了。他期望着自己对她持之以恒的爱和时光的力量会使他所崇拜的偶像的想象和推理的滑轮缓慢下来,使她变得更像个女人,更热爱家务,更普通,更有用。

奥拉西奥心中这么想,但口中没有说出来。一天傍晚,他们一边看着太阳落山,一边品味着一个雾霭弥漫的下午的甜蜜忧郁在一起聊天,特里斯塔娜讲出下面一番话来,不禁令奥拉西奥大吃一惊。

“我这个人真有点儿怪。很难的东西我会轻而易举地学会。如果你督促我的话,我会掌握一门艺术的概念和规则……甚至一门科学的概念和规则。但是,我却学不会实实在在的生活琐事。每次买东西我都要受骗。我不会看价。我没有条理性,对管家一窍不通。如果不是萨图娜对家务样样精通,我们那个家准会变成个狮子窝。毫无疑问,每个人都会做一件事,可将来我要做许多事,但显然我不能管家。我跟男人一样,不知道一阿罗

瓦<sup>①</sup> 土豆值多少钱,也不知道一担<sup>②</sup> 煤值多少钱。萨图娜告诉过我多次,但我这个耳朵进,那个耳朵出。我生来就是做贵妇人的料吧?这是可能的。但不管怎么说,我应该勤奋点,把这一切都学会。在不影响掌握艺术的前提下,我得学会养鸡和补衣服。我在家里干活很多,但没积极性。我是萨图娜厨房里的伙伴,帮助她扫地、洗碗盘餐具和拖地板,样样都干。但是,要叫我操持这个家那可就要命了,我会把它搞得一团糟。我应该学会管家,对吗?可是,该死的堂洛佩连这类事都不给我操心。对他来说,我永远只不过是个他花钱买来供他娱乐的女杂技演员,他只要看到我漂亮、干净和可爱就心满意足了。”

画家回答说,学做家务的事她不必着急,干着干着自己就很容易地学会了。

“你是个才华出众、聪明伶俐的姑娘,”画家又补充道。“所缺的只是些枝枝节节的普通知识,只要你独立了,只要你感到有必要了,很快就掌握了。”

“我有点害怕,”特里斯塔娜伸出两只胳膊搂住他的脖子说,“怕你由于我不知道用一个杜罗<sup>③</sup> 可以买到什么东西而不再爱我……因为你会担心我把家给你变成一所舞蹈学校。真的,如果我像你那样去绘画或者发现另一种职业可以发挥我的才能,我打算勇敢地去干,那我们该怎么办,我的心肝?”

她是用如此滑稽的神态表现出她的惶惑,以致奥拉西奥禁不住纵声笑了起来。

---

① 重量单位,一阿罗瓦合十一点五公斤。

② 一担在西班牙合四十六公斤。

③ 西班牙银币名,一杜罗相当于五比塞塔。

“别着急,亲爱的,我们慢慢来。必要时,我就穿上裙子做女人吧,还有什么办法!”

“不,不!”特里斯塔娜说,她竖起一个手指,非常风趣地强调着她的话语。“如果我找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就一个人生活。独立万岁!独立了我还是爱你,并且永远是你的。我有我的道理:要有自己的理想。绝不结婚,免得在家中为谁操持家务谁不操持家务而争吵不休。我想,如果我变成你的奴仆,你就不再会那么爱我。我想,如果我让你攥到手里,你就爱我爱得更少。诚实的自由,这就是我的生活主题……或者,如果你想这样说的话,我的信条。我知道这样做非常难,非常难,因为正像萨图娜说的那样,社会……我始终不明白这件事……不过,我想豁出来试试看……我会失败?没关系。如果我成功了,亲爱的,我如愿以偿了,你怎么说呢?哎呀!你会看到我在自己家里,就一个人,那时你会非常地爱我,没错,我工作,工作,耕耘着自己的艺术挣饭吃。你住在你的家里,我们有时在一起,许多时间都要分开,因为……你已经看到了,总是在一起,时刻在一起,白天黑夜的在一起,这样有点……”

“你真有意思,我爱死你了!我希望总是跟你在一起,一刻也不分开。我们两个人变成一个人,像连体兄弟。如果你想穿起裤子做男人,那你就去做好了;如果你想做男子气的女人,那就让上帝保佑你……但是,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要我告诉你吗?”

“好,啊呀,你就说吧!”

“不,我不想说,这太早了点儿。”

“早什么?告诉我!要不我揪你的耳朵了。”

“那么,我……你记得我们昨天晚上讲的话吗?”

“去！”

“那么说，你不记得啦！”

“我记得，小傻瓜！我的记忆力……你对我说，为了圆你的生活之梦，你希望……”

“说呀！”

“不，你说吧！”

“我希望有个小宝宝。”

“哎呀！不，不！我是那么爱你，如果上帝把你从我手里夺走，我会痛苦死的。咳，反正大家早晚都要死，”特里斯塔娜激动起来，“你没看到载着白棺材的送葬车不断地经过吗？看到那情景我真难过……既然那么快又把他们带走了，我真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他们到这个世界上来？不，不；生的孩子都是要死的……我们的孩子也会死的，最好还是不要生孩子。你说不生。”

“我说要生。别想那么多啦，傻瓜！为什么一定要死呢？你就想他活着……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既然我们分居，每个人都住在自己家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自由的，体体面面的，每个人都在自己非常非常的体面和非常非常自由的家中……我说的是非常非常的自由，那么，小天使应该住在谁家呢？”

特里斯塔娜注视着地板的方格儿陷入沉思。对奥拉西奥那可怕的建议她没有思想准备，因此她一时想不出解决的办法。过了片刻，突然，许多想法一下子像蜂群一般涌进了她的脑海，她不禁笑出声来。她非常自信她掌握了真理，于是这样说道：

“好啦，当然是跟我住在一起，跟我……这还有什么疑问？既然他是我的，我的，他还能跟谁在一起？”

“可是，他也是我的呀，是两个人的呀！……”

“对，可是……我告诉你……是你的，因为……啊呀，这并不

是说……是你的，对。可是，咱俩比起来，他更是我的。谁也无法怀疑他是我的，因为，他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呀！他是你的，这也无可怀疑，但是……证据没有那么明显……人们都会懂得……哎呀，你别让我作这些解释好吗！”

“相反，最好你还是把一切解释清楚。我们闹到了这个地步，我也要说：我的！我的！”

“我比你嚷得更凶：我的！我的！完全是我的！”

“也是我的！”

“我同意，可是……”

“没有什么可是不可是的。”

“你没懂我的意思。当然是你的……但他更属于我。”

“不，对我们都一样。”

“嗨，你别说啦。都一样？没有那个事。你完全清楚：也可能有别的情况……我是说总的情况。”

“不说别的，我们就说这件事。”

“就说这件事他也是我的，我不改口，啊哈！”

“那么……我们走着瞧……”

“没有什么走着瞧不走着瞧的。”

“我的，我的！”

“你的，对。但是……你要好好注意……我是说，从总的情况来看，说是你的，证据不那么明显。而且，在这件事上，大自然给了我比你更多的权利……所以，他要跟着我起名字，只用我的姓，干吗啰里啰嗦地把名字拉那么长？”

“特里斯塔娜，你在说些什么？”奥拉西奥不高兴了。

“怎么，你生气了？亲爱的，是你不对。为何对我……？不，看在上帝份上，你别发火，我让步，收回我的话……”

雾散去了，在那抹上一层淡淡的灰暗的幸福的天空中，又出现了一片光明。但是，迪亚斯脸上略带愁云。特里斯塔娜想用甜蜜温存的话语驱散那瞬间的不悦，于是妩媚动人地说道：

“算啦，我们何必为一件那么遥远的事情吵嘴！说不定它根本不会发生呢！请原谅，我无法补救了。我的主意一个个来得那么快，就像打谷场上的谷粒崩到脸上一样。说不定那会儿，我就想到一个女人不该想的事儿……你就别理我好啦！如果再这样，你就拿棍子打我。你就把这看成是要用白蜡树条治的精神病或脑病好了。真无聊，美好的现在摆在我们面前不知去享受，却为现在并不存在、也不知将来存不存在的事情去操心。真蠢！”

## 第十五章

当今的世界是美好的，的确美得不能再美了。奥拉西奥面对这个世界心醉神迷，仿佛置身于天堂的一角。但是，他是一个性格沉稳、善于在孤独中思考的人，习惯于在思考衡量所有事情时，都想到它们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他不是那种不看事情的反面，只看到好的一面就高兴得忘乎所以的人。他的清醒的头脑使他能通过可靠的观察来做自我分析，把他经过一段神魂颠倒和感情的暴风雨的冲击后身上不变的东西看得清清楚楚。在那一分析中，他首先发现，那位日本式的妇人对他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这诱惑如同一种甜蜜的疾病，他无论如何也不想把它治愈。没有她的娇柔，没有她的诙谐和幽默，没有她各种迷人的举动——这些都是上帝在让她成人时赋予她的——，他就

不可能活下去。当她表现恭顺的时候,她的谦卑使他高兴;当她怒气冲天的时候,她的傲慢同样使他高兴。她的疯狂的热情和她的沮丧及悲伤同样使他动情。高兴时,她是一位天仙般讨人喜欢的姑娘;生气时,同样是讨人喜欢的美女。她具有无限的才华和美德,有些是严肃庄重的,有些是轻浮的,还有些是世俗的。她的聪明的头脑有时会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有时又胡思乱想产生一些荒唐的怪念头。她可以像水一般的有甜味、苦味、柔软和新鲜,像火一样的炽热,像空气一般的飘忽不定和发出沙沙的响声。她十分的顽皮和风趣,穿上模特的服装即兴独白或表演喜剧,在喜剧中一个人演二三个角色。她发表演说有声有色,模仿老头儿堂洛佩惟妙惟肖。总之,她是一个才华出众,文雅潇洒的女性,善良的迪亚斯像个野人般地热恋着她,认为她这个情人具有上帝赐予人类的所有天赋和才能。

在温柔多情方面,雷鲁斯的小姐同样是非凡的。她善于总是用新颖的词汇表达自己的感情,温柔而不令人讨厌,纯洁而不乏味,大胆而不莽撞,且总是真诚在先,就像一眼便看到她的无限风趣一样。除此之外,奥拉西奥在她身上还看到了一点忠贞不贰的美德的征兆,他认为他们之间的情感将终生不变,甚至,感情比生命更久长,因为,作为诚实的信徒,他深信他们的理想在死亡的黑暗中也是不会消失的。

由于这种永恒的爱情和日益增长的热望,奥拉西奥对艺术的兴趣逐渐减低。上午,他消遣性地画些静物画:花草和动物。中午,一位里奥哈人的小饭铺给他送来中餐,他狼吞虎咽地吃上几口,剩下的便随便丢在画室的一个小桌上。画室里的东西摆得混乱不堪,但看上去却讨人喜欢。女门房打算每天上午收拾一下,但却是越帮越忙,越帮越乱。宽大的沙发上书籍放得乱七

八糟，盖了一方棕色的大披巾；地板上摆着颜料盒、花盆和画就的鹌鹑；在弓形的椅子上，放着画至一半的图画、画夹和书籍；旁边用来盥洗和存放花盆的小房间里，放的还是画板，以及插着新鲜花草的花瓶，特里斯塔娜的一件睡衣挂在衣架上，漂亮的衣衫东一件，西一件，到处都是；一件阿拉伯披风、一件日本和服、假面具、手套、古代紧袖连衣服装、绣花礼服、假发、女奴的拖鞋和罗马农妇的围裙。墙上装饰着希腊人纸做的假面具和神父行弥撒或圣餐礼时穿的宽大的无袖长袍，自然，那儿还挂了许多肖像和马、船、狗以及斗牛的照片。

午饭之后，迪亚斯等了半个小时，由于他的情人没有露面，他感到不耐烦了。为了消磨时间，他开始读莱奥帕尔迪<sup>①</sup>。他精通纯正的意大利文，那是他母亲教他的。尽管在他祖父长时间的专制统治下某些词语已经忘了，但那种知识的根永远活在他的身上。他在威尼斯、罗马和那不勒斯受了那么良好的训练，不管走到哪儿，即使在意大利本土都会把他当成意大利人。但丁<sup>②</sup>是他唯一热爱的文学家，他可以一行不漏地背诵《神曲》中《地狱》和《炼狱》两部分的诗篇。他可以不作任何准备就潇洒地给他的情人上语言课，而她的吸收能力则是惊人的。在短短的几天内，她不仅掌握了意大利文的发音，而且像玩耍一样自己阅读诗篇，也听奥拉西奥朗诵诗篇。两个星期之后，她已可以用杰出的演员的令人羡慕的语调朗诵《神曲》中有关“弗兰采斯加”、“乌哥利诺”以及其他故事的篇章了。

---

① 莱奥帕尔迪(1798—1837)：意大利诗人、学者、哲学家。由于他出色的学术和哲学著作以及优美的抒情诗，他成为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② 但丁(1265—1321)：意大利的杰出诗人，《神曲》是他的代表作品。

接下来还是讲讲我们的画家奥拉西奥。他拿阅读那位雷卡纳提忧郁诗人的作品来消磨时间,当他正面对那一深邃的思想:“我发现,唯有虚无在增大”发呆时,忽然听到了他渴望着的脚步声。于是,他不再记得莱奥帕尔迪,也不再去关心什么“发现虚无”在增大还是缩小。

感谢上帝!特里斯塔娜像少女般轻盈地走了进来,那没完没了的楼梯似乎并没有使她感到疲倦,她径直走过去拥抱奥拉西奥,仿佛他们已有一年没有见面。

“大富豪,丑八怪,小宝贝,蹩脚的画家,从昨天到今天时间是多么的漫长啊,我真想死你了!……你想起过我吗?我梦到了你,那么说你没梦见我了?我梦见……我不告诉你。我要气气你。”

“你真是叫人讨厌透了,把你的嘴伸过来,伸过来呀,我马上抹住你的喉咙憋死你。”

“暴君,海盗,吉卜赛人!”她终于疲倦地倒在沙发上。“你不要用你那一口漂亮的意大利语逗弄我。要我把嘴伸给你,别异想天开啦,哎!……我的耶稣,我们别胡说八道啦!你别把我的话当真,我疯啦,可这都是你的过错。噢,亲爱的,我有好多事要告诉你。意大利语真漂亮,多柔和,多动听,把心上人叫 mio diletto<sup>①</sup>!我希望你好好教教我,我要做意大利文教师。不过,我们还是谈我们的正事吧。首先,请你回答:我们私奔好吗?”

就这样,他们用低级庸俗的语言掺杂着意大利语对话,全部是些情人的语言,风格奇特,形式多样,其实多数都是从流浪汉故事中吸收来的,也有的是从笑话集中吸收的,还有的是来自著

---

① 意大利文,意为“我亲爱的”。

名诗章的重要段落。这些妙趣横生的语言,无疑丰富了那些思想活跃、感情丰富,或者说多情善感之人士的家庭词典。那句“我们私奔好吗?”特里斯塔娜就是从萨图娜那儿听来的一个故事里的话,那是情人们在俏皮地谈到私奔计划时用的。特里斯塔娜不叫奥拉西奥的真名而称他为胡安先生,那是从奥拉西奥知道的另一个故事里学来的,那个胡安先生是一位非常愚笨而且脾气暴躁的吉卜赛人。特里斯塔娜尽量把声音弄得沙哑,并且揪着奥拉西奥的一只耳朵说:

“胡安先生,你爱我吗?”

奥拉西奥也很少叫特里斯塔娜的真实姓名,而有时叫她贝阿特里斯,有时叫她弗朗塞斯卡,更多的是叫她帕卡·德·里米尼。偶尔也叫她克里斯帕或雷斯蒂图塔夫人。这些绰号、滑稽的粗话以及抒情诗般的表述方式,都是他们充满激情的对话的调料;而这种调料又根据当时涉及的奇闻轶事几天一变。

“当你准备好了的时候我们就私奔,亲爱的雷斯蒂图塔。”迪亚斯回答说。“如果你不愿走别的路咱们就这么做!……你以为一个男人只满足于长时间的心醉神迷的爱情吗?……好吧,我给准备一匹黑白混色的小马,正如你所说的,广阔的田野……”

“我们到外国去,我们到外国去!”特里斯塔娜鼓起掌来。“我们,我和你到某个地方去当外国人,在那儿,我们挎着胳膊出双人对谁也不认识我们。”

“对,我的宝贝,让人家看看你是怎样的人……!”

“我们去跟法国人住在一起,”她眉飞色舞地说,“去跟英国人住在一起……我告诉你,我再也忍受不了那个专制的家伙。你知道吗?萨图娜在叫他的名字时管他叫堂莱贝,我也是这样

叫他的。他摆出一副十分伤感的神态,几乎不讲话,这倒使我十分高兴。他装腔作势,等待着我的心软下来。你看,昨天晚上他对我非常的客气,给我讲了几桩他的风流韵事。这个狡猾的老东西无疑想用这种例子来开阔我的眼界,但是,他错了。我简直不能看到他。有时我看到他时感到可怜,有时我看到他时感到厌恶,昨天晚上我对他那副样子感到恶心,因为他讲述的那些骗人的故事实在太离奇了,我看出他是想燃起我的想象,让我走向堕落。他是世界上最狡猾的狐狸。我真想告诉他,除了我亲爱的胡安先生的艳遇外,其他的风流韵事我一概不感兴趣。我全身心地爱我的胡安先生,爱他爱得死去活来,而胡安先生对我也是如此。”

“不过,我对你说实话,我倒很喜欢听听堂洛佩先生讲他的艳遇。”

“你以为那些故事是很有意思的。卡瓦尼亚尔女侯爵的故事是最风趣的……那个比奥塞罗还妒嫉的丈夫自己把堂洛佩带到家去。好像这故事是我讲给你听的。可是,他是何时在托莱多从圣保罗修道院里把那个小修女拐走的?……就在同一年,堂洛佩在决斗中杀死了那位自称是西班牙最贤慧的女人的丈夫的将军,女人跟着他逃到了巴塞罗那。他在那儿待了一个月,冒了七次险,每次都像小说似的充满传奇色彩。这个男人应该是很勇敢、很漂亮的,什么事都干得很出色。”

“雷斯蒂图塔,谈到你昔日的情人时干么这么兴致勃勃?”

“除了这位蹩脚的画家,谈到谁我都不会兴致勃勃。我的鉴赏力太差了!看看他那双眼睛……哎呀,真难看,一点也不叫人喜欢!再看看他张嘴;叫人看了恶心!看看他的风度,没有一点潇洒味儿……呸!我真不知该怎么看你。不,我不想看你。既

然你让我恶心,那你就应该从这儿走开。”

“噢,你真可怕……牙长得跟野猪一样,鼻子像个甜菜,身子像只大肚陶罐。哎哟哟,你的手指像钳子。”

“像钳子,对,是铁钳子,它要把你的驴皮一点一点撕下来。你为什么是这样?伟大的上帝,年纪轻轻你就要死去!”

“你真聪明,比圣父都聪明,比特伦托宗教会议<sup>①</sup>上的教士都聪明,比智者堂阿方索<sup>②</sup>都聪明……喂,你看,我想到了一件事。如果现在把门打开,你的堂洛佩进来了该怎么办?……”

“噢,你不了解堂洛佩。堂洛佩不会到这儿来,说什么他都不会扮演喜剧里吃醋的人的角色。如果那样做,他会认为侮辱了他的绅士风度。除了诱奸那些品德不好不坏的女人之外,他可是个高尚的人。”

“那么,如果一天晚上我到你家去,堂洛佩当场把我抓住怎么办?”

“那时,你可要作好两种预防措施:一种可能是他会把你劈成两半,另一种可能是他会把他左轮手枪的子弹都装进你脑袋里存起来。尽管他那么讲究绅士风度,可当有人触到他的疼处时,他可是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这个该死的东西老奸巨滑,知多识广,精明无比,什么事都会知道。昨天他以讽刺的语调对我说:‘那么说,我们家有画家了?’我没有回答,也没有理睬他。说不定哪一天他回家来,他的小鸟已经飞走了……就这么办,谁愿意骂就骂去吧!我们逃到哪儿去呢,我的心肝?你要把我带到

---

① 天主教会的第十九次普世会议,此次会议断断续续开了近20年(1545—1563),决定对天主教进行改革,所以非常著名。

② 即阿方索十世(1221—1284),西班牙古代のカス蒂利亚和莱昂的国王,编有《七法全书》。

哪儿去？”说到这儿特里斯塔娜眉飞色舞。“你把我带走，我们到一个地方就结婚……我知道我说的这一切很难做到。我的思想很乱，主意很多，它们争先恐后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像涌向教堂门口的人群，乱哄哄地互相拥挤……你爱我吧，深深地爱我吧，别的都是废话。有时候，我会产生一些很伤感的想法，比如说：我将来大概是很不幸的；我的所有的幸福的美梦都会变成泡影。所以，我紧紧地抓住我要独立的思想不放，竭力利用我的智慧闯出一条路来。如果我真的有点聪颖的话，我干吗不光明正大地利用它，就像别人利用她们的美貌或者说是姿色一样？”

“你的想法不能再高尚了。”奥拉西奥若有所思地说，“不过，你不必总为你的独立去努力，不必死抓住这个理想不放，它可能是行不通的。你还是毫无保留地献身于我吧！作我终生的伴侣，用你的爱帮助我，支持我！……你认为还有比这更好的职业、比这更美好的艺术吗？让一个将使你得到幸福的人得到幸福，这难道还不够吗？”

“这难道还不够吗！”特里斯塔娜本能地重复道，眼睛注视着地面。“我们总是讲不到一起，你说的话真是可怕……真叫人伤心，真叫人生气……行啦，行啦，看来我们是难得一致了，胡安先生。你非常爱我吗？好吧。可你说：‘这难道还不够吗？’够啦，够啦，我应该满足啦，我不再向你要求什么啦。可我要提醒你，如果我要做家庭妇女，我会把一切搞得一塌糊涂，惹得你很不开心。出门作事或买东西，我也是‘极能干的’。举几个例子给你说说：我一条街也不认识，没有人领着，我出门就迷路。有一天，我连从太阳门到佩利格罗斯大街都不知怎么走，我居然去了塞瓦达广场。我不辨方向，没有一点地理概念。就在同一天，我买几个发夹的时候，在市场里给了人家一个杜罗，却忘了拿找头，

当我想起的时候,已经坐上电车了……确实,我搞错了,我上了去城区的电车。你看看这一切,而且还有更多的笑话,我想……你在想什么?你真的除了你的小帕卡·德·里米尼没再爱过别的女人吗?……那好,我接着给你讲下去……不,不给你说了。”

“把你的想法都告诉我吧,”奥拉西奥脸上露出了不悦之色。“我一定要治治你这个事情讲到一半留一半的坏毛病。”

“你打我吧,哎,打我吧……打断我一根肋骨。你的脾气好大哟!……即使住在金屋里的人,也不觉得自己的福气已经够了,手中拿着碧玉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有了财宝……反正我们的看法是不一致了。”

“该死的,你又怎么啦?”

“好吧,我告诉你我想的事情……喂!”她拥抱着他,“我在想我自己。我对我自己研究得很多,很细。你知道我为什么研究我自己吗?因为我觉得我能够干大事,但是,对那些琐屑的小事,我是绝对的无能。”

奥拉西奥对她的回答,是让她淹没在了柔情蜜意的海洋里,接着,那间欢悦而寂静的画室里便响起了模糊的沙沙的响声。

## 第十六章

作为对那些下午极度兴奋的肉体 and 精神的平衡,奥拉西奥晚上回到家中后,便疲惫地倒在一片忧郁和黑暗之中,变得没有思想,或者说思想上一片浑沌。他无精打采,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惶恐感。他怎么啦?他自己也难以作出回答。自从他遭受他祖父的慢性折磨的时代开始,他就经常患严重的周期性脾脏不适,

性格变得暴躁,每每生活中遇到不正常的事,情况都是如此。他心绪的不佳,并不是因为在这冥思苦想的时刻他讨厌特里斯塔娜,或者白日的甜蜜给他留下了苦涩的回味,不,不是这样的。她的眼界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她那优雅的风度清晰地映现在他的脑海里,使他的身体不断地颤抖。在为那种火辣辣的激动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之前,他希望再重新体验一次,因为他害怕说不定哪一天,那种激动就不会再现了。同时,他认为他的命运同那个非凡的女人的是不可分开的,那是在他心灵深处翻腾的一种恐惧。尽管他竭力让他的想象长上翅膀,力图想象出他在特里斯塔娜身旁的前景,但是他无法达到目的。他的偶像要作大事的雄心大志令他惊讶;但是,当他想在她优雅而固执地指出的道路上紧紧跟随她的时候,她那迷人的身影却在那雾蒙蒙的远方消失了。

侄子的愁闷并没有引起堂娜特里尼达德(同奥拉西奥住在一起的那位夫人叫这个名字)的不安,甚至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在他身上发现了一种可疑的沮丧。他好像在睁着双目酣睡,谁也甭想让他说一句话。姑妈看到他埋在餐厅的一个大沙发椅中一动不动,对两三个人的交谈一点儿也不去注意,而恰恰是那几个人使堂娜特里尼达德凄凉的夜晚有了一点生气。特里尼达德夫人性格极其温柔,尽管年龄不大,却患有多种疾病,她被一生不幸的遭遇压垮了,因为在失去父亲和丈夫之前,她从未有过安宁。她庆幸自己的孤独,无限地感谢死神。

她操劳奔波一生,留下了一个神经衰弱,眼皮肌肉松弛。她的眼睛只能睁开一半,即使这样也是很困难的。有时候,受某种气氛的影响,为了看清一个人,她不得不用手指将眼皮拉开。另外,她的胸腔不好,呼吸器官脆弱,一进冬天,她就遭大罪了,咳

嗽得透不过气，手脚冰冷冰冷。凡能想到的一切御寒措施，她都会用上，不管是为了保护家中的设施还是保护她本人。她爱她的侄子，说什么她也不会同他分开。一天晚上，吃过饭之后，在聊天的人到来之前，堂娜特里尼达德缩成一团在奥拉西奥的沙发椅前坐下来。奥拉西奥在吸烟。她对他说：

“如果不是为了你，我可不在这儿挨这个冻，受这份罪，这该死的冷风简直把我冻死了。我想，如果我到你比利亚霍约萨的家中去就会活过来。可是，我怎么能走，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这不行，这不行！”

侄子却对她说，她完全可以走，让他单独留在这儿，谁也不会把他吃掉的。

“谁知道呢！谁知道会不会有人把你吃掉呢！……你的身体也不好，我不走，说什么我也不离开你。”

自从那天晚上起，在夫人想离开和少爷想一个人留下来的想法之间展开了一场顽强的斗争。堂娜特里尼达德很愿意离去，他也愿意让她走，因为马德里的气候很快就会损害她的健康。他真愿意陪她一起走，但是，神圣的上帝！他看不出怎样能打破那道爱情的锁链，甚至不愿让它松弛一下。没有办法。

“我把你送走，”他找了个妥协的办法与姑妈商量，“到家我马上就回来。”

“不，不行。”

“那么，你先走，开春我去找你。”

“这也不行。”

特里尼达德夫人的固执并非只是源于对冬天的恐惧，那个冬天寒风凛冽，冷气如刀剑似的刺疼着人们的面皮。奥拉西奥

脑袋里在胡思乱想些什么,具体的她一无所知,但是,她怀疑在那个年轻人的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不正常的危险的事。凭了她灵敏的本能,她认为应该把他从马德里带走。她抬起头来,以便看清楚侄子的脸,因为那天晚上,她的眼皮很不听使唤,只能睁开三分之一。她对他说:

“我看,如果你到比利亚霍约萨去,可以跟在这儿一样绘画,甚至会画得更好。那儿到处是自然美景,一切都是天然的……而且,小傻瓜,特别是它能把你从那些伤脑筋的事情和痛苦中解放出来。我这样对你说是因为我非常爱你,是因为我对这个邪恶的世界有所了解。没有比眷恋爱的恶习更糟糕的事情了……干脆利落地摆脱它吧。还是半道刹车为好!”

说完这话,堂娜特里尼达德就合上了眼皮,就像枪眼在射出子弹后就合上了一样。奥拉西奥一言未发,但是,姑妈的想法有如准备要发芽的种子一般留在了他的脑海里。热情的寡妇第二天晚上又重复了她英明的呼吁,过了两天之后,画家已不觉得离开马德里的想法是十分荒唐的,他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把离开他的意中人看作是有如地球破碎一般那么严重的事。突然间,他感到他的心灵深处产生了一种欲望,一种要求:他需要休息。他的整个生命都要求休息,就像战争和爱情为了继续搏斗和生活势所必然地要求有一个中断和间歇一样。

奥拉西奥第一次把堂娜特里尼达德的想法告诉特里斯塔娜的时候,后者大叫起来,奥拉西奥也发了火,两个人同时反对那不合时宜的旅行……“宁死也不听从别人摆布。”但是,后来,在谈到同样的事情时,特里斯塔娜无可奈何了。她同情那个可怜的寡妇,认为她不愿一个人离开马德里这是很自然的事!……奥拉西奥说堂娜特里尼达德受不了首都冬季的严寒,

但又下不了决心离开她的侄子。听了这话，雷鲁斯的小姐就更为同情那位不幸的女人，终于……也许她的身体和灵魂也是需要休息，需要有一个中断让事情再继续下去吧？但是，两个人爱的欲望并没有丝毫减退。分别并不使他们害怕，相反，他们倒是想试验一下那不曾了解的分别的吸引力，况且，他们知道那分别是短暂的。他们想品尝一下那天各一方时的焦虑、等待、收到信件和互相盼望的味儿，也想尝尝数着日子巴望重新见面的味儿。

总之，奥拉西奥要到比利亚迭戈去了。告别是动情的、难舍难离的。他们搞错了，他们原以为告别时都会相当冷静，可实际上，那情景就像把他们判了绞刑一般。说实话，路途上，奥拉西奥没有感到太痛苦，他轻松地呼吸着新鲜空气，就像打短工的人干完了一周的包工星期六下午回家时一样。他精神上得到了休息，避开了强烈的冲动，心中有一种平静的愉悦感。到达比利亚霍约萨的第一天，没有发生任何新鲜事情。奥拉西奥是如此的温顺，对他的放逐生活没有任何抱怨。但是，到了第二天，他的精神中平静的大海开始活动，先是掀起轻轻的波浪，继而浪越来越大，最后便是波涛汹涌了。到了第四天，他已经忍受不了那寂寞、悲伤和失落感。他对一切都感到厌倦：家、堂娜特里尼达德和所有的亲属。他开始求助于艺术了，但艺术所给予他的只是沮丧和愤怒。美丽无比的风景、蔚蓝的大海、奇异如画的岩石、高大的野松，都向他板着面孔。特里斯塔娜的第一封信安慰了他那颗孤独的心。那信中既讲述了分别的甜蜜，也讲述了分别的巨大痛苦……还用了他们在多次谈情说爱中创造的词语。他们本来商定每周写两封信，结果却是像特里斯塔娜说的那样：每天一封信。如果说奥拉西奥的信热得发烫的话，特里斯塔娜的

信则是能把人烧焦。总之,那是一些如烈火燃烧似的信。请往下看:

“白天过得很糟糕,晚上就如置身于撒旦的猎狗群之中,一刻没得安宁。你干么走了?……今天我比较平静,望了弥撒,祈祷了很久。我懂了,我不应该抱怨,应该遏止利己主义。上帝给我的恩赐太多了,我不应该苛求。你应该骂我,打我。当我为你短暂的、必要的离别感到伤心落泪时,即使你对我爱得少一点(别,别这么做,看在上帝的份上)我也……你要我平静,我做到了。公爵、老师、先生。我知道我的胡安先生很快会回来的,他一定会永远地爱我。帕卡·德·里米尼对他充满信赖,等待着他,甘愿忍受一时的寂寞。”

奥拉西奥致特里斯塔娜:

“亲爱的,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呀!今天我想画一头驴,可我画出来的……却像一个带耳朵的酒囊。我可真是糟糕透了,我看不到色彩,看不到线条,除了我的雷斯蒂图塔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我的雷斯蒂图塔俏皮地作着怪相使我眼花缭乱。我的这位身姿娇美的山姑的形象日夜的追随着我,她像圣灵一般的富有智慧,像大海这个药箱一般的风趣<sup>①</sup>。

“……我姑妈身体不好,我不能离开她,如果我那么残酷的话,连你都不会原谅我。我的烦闷简直是一种可怕的刑罚,我还

---

① 出自一个安达卢西亚医生乘船出游的故事,这个医生称大海为药箱,用海水可以包治百病。

是将它搁置一边不去提它吧……

“我重新阅读了你星期四的信，看到了你写的纸叠的小鸟的事和喜不自胜的情绪……聪明的帕卡！当上帝把你扔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双手捧起了威严的脑袋，悔恨把所有的天才都给了你，那本来是用来造就百代人的。请不要对我说你一文不值，你是一个零。你对我来说，是许许多多的小圈圈。我要对你说，即使你的谦虚像北极光一样地映现在你的脸上，噢，我的雷斯蒂图塔，同你的价值相比，世界上所有的财富也只不过仅值一个铜板。同你的光荣相比，人类靠雄心和幸运所追求以及幻想到的所有光荣都只不过是一只破旧的鞋子……为了爱你，我决不变成另外的人。不，不，我说错了：我真想变成俾斯麦来创建一个帝国，让你来作个女皇。小姑娘，我将作你卑贱的臣民，你可以侮辱我，可以啐我，可以下令鞭打我。”

特里斯塔娜致奥拉西奥：

“即使开玩笑你也别对我说我的胡安先生可能不再爱我。你不太了解你的帕卡·德·里米尼。她不怕死，她有足够的勇气可以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去自杀。我自杀就像一个人喝一杯水那样容易。那是多么的惬意，多么甜蜜的好奇的驱使呀！自杀之后，便知晓了另一个世界的一切事，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人的面孔……根治了像莎士比亚所说的那种可恶的怀疑自己是否存在的精神病！……总之，你不要再对我说对我的爱要减少一点，因为，你看……如果你看到堂洛佩的那些手枪有多么漂亮，你就会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我提醒你，我会使用手枪，一旦我生了气，‘砰！’我可就跟圣灵一起去睡午觉了……”

当火车拉着这些感伤主义的货物来来往往的时候，邮车的车轴并没磨得火红，火车头也没有像被烧得滚烫的马刺刺了几下的马匹那样狂奔乱跳起来。那么多的热情和勇气都潜伏在已经写就的纸张里了。

## 第十七章

雷鲁斯的小姐的情绪是如此的反复无常和偏激，往往一下子便从欣喜若狂变得满面忧愁和绝望至极。不信，我们就来看看下面的例子：

“我的心肝，我的宝贝，你真的是那样爱我那样尊重我吗？我可是怀疑真的存在着那么美的事。请告诉我：你是真的存在还是一个游荡着的虚幻的幽灵？是我的狂热的作品？是我的精神失常幻想出来的伟大而美丽的作品？请尽快地给我写封信或拍封电报来，只干脆利落地告诉我：‘我真的存在。胡安先生签字……’我是那样的幸福，有时我觉得自己是生活在天空里，我的脚够不到地，我嗅闻着永恒的气息，呼吸着太阳后面的空气。我不睡觉。我有什么睡觉的必要呢！……我更愿想着你喜欢我度过整个夜晚，数着还差多少分钟就能看到你那张英俊的脸度过整个夜晚。就是那些心醉神迷地站在三位一体身边的善男信女也没有我幸福。他们不比我幸福，也不可能比我幸福……唯有一点小小的令人讨厌的恐惧像落进我们眼里的尘土令我们不舒服似的阻挠我得到绝对的幸福。这就是我怀疑你对我爱得还

不够,爱我还没有到达最高的界线。噢,我说什么界线呀,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界线。如果说有界线的话,那就是最后的一重天,因为我总是要求你更爱我,更爱我,我永远没有满足的那一天。我要求的事情都是无限的,你要明白……我希望一切都是无限,绝对的无限,或者什么都没有……当你来这儿的时候,你知道我要拥抱你多少次吗?那就让你来数数吧。我一次次的拥抱你,持续的时间等于一只蚂蚁绕地球一圈。不,还要多,还要多得多。我拥抱你持续的时间等于一只蚂蚁用它的双腿把地球劈成两半,然后总是沿着同一条线爬来爬去……你能弄清这个账吗,傻瓜!”

另一天:

“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总是魂不守舍。我不能生活在焦虑中,不能生活在恐惧中。从昨天开始,我一直都在想一些倒霉的事,总是想一些凄凄惨惨的事:要么是你死了,堂洛佩眉飞色舞地来把这消息告诉我;要么是我死了,我被装进那口可怕的棺材里,放进墓穴,人们往上填土。不,不,我不想死,我不愿意死。我不想知道另一个世界的事,对那儿的事我不感兴趣。请让我复活,请还给我可爱的生命。我害怕我自己的骷髅。请还给我美丽光泽的肌体,那上面印着全部你给我的吻。我不愿仅仅成为冰凉的骨头,然后化作尘土。不,这是一种欺骗。我也不喜欢我的灵魂从一个星球到另一星球地去乞求款待和晃着秃脑袋、满脸怒气的圣彼得让我吃闭门羹……嗯,尽管我知道早晚会有一天我必须到那儿去,但也别给我提起死。让我永生吧!让我永远生活在地球上吧!尽管在地球上苦有甜,但这儿有我的

机灵鬼胡安先生。我不要有羽毛的翅膀也不要拔去羽毛的翅膀,也不愿同那些弹竖琴的乏味的天使为伍。我不要竖琴也不要手风琴,天空中那耀眼的光辉对我也没有吸引力。让我永生,让我有健康和爱情,让我得到我所希望的一切。

“我越是想他,生活中的事情越使我气馁。我想在世界上做点事情,从事一种艺术,自力更生。灰心使我忧心忡忡,烦躁不安。我的上帝,我真的是在做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吗?我想有一个职业,可我什么也干不了,什么事也不知道,这太可怕了。

“我不想依靠任何人,连我所爱的人都不想依靠。我不想作他的姘妇,那是不名誉的,那种一个女人靠几个男人养活、其代价是供他们取乐的事我决不干。那同一只猎狗有什么区别!我也不要我幻想中的男人变成我的丈夫。我看不出结婚有什么幸福。按照我自己的说法,我想跟我自己本人结婚,做我自己的家长。我不要为义务而爱。只有在自由之中我才能理解我的永恒的信仰和我的无限的追求。我抗议,我要向男人抗议,他们把整个世界都归为已有,只留给我们一些他们不知道怎么走的狭窄的小道……

“我很讨厌,对吗?你不要睬我。我真是发疯了!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写什么。我脑袋里装的全是胡说八道,全是荒唐事。可怜的我!你怜悯我吧,嘲笑我吧!……让人给我穿上拘束衣把我关进笼子里吧!今天我不能给你写任何笑话,那不是我的兴致所在。我只知道哭,这页纸带给你的全是眼泪。请你告诉我:我为什么生到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留在那儿,留在虚无夫人的怀抱之中,她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安静,那样的长眠不醒,那样的……这到底是为什么?我不知道该

怎样把这封信写到底。”

当这些暴风骤雨般的信件在地中海边的小镇和马德里之间的广阔空间里来往穿梭的时候,奥拉西奥暴发了一场精神危机,那是修改过的铁面无情的法律造成的,他必须在当地找到一些适当的条件去执行。地中海边温和的气候令他着迷,美丽如画的风景为他被迷雾包围的灵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终于打开了一条道路。艺术和大自然合谋征服了他。一天,在千百次的试验失败之后,他画了一幅极为美丽的海景画,这使他永远被蓝色的大海迷住了,被明亮的海滩迷住了,被大地赏心悦目的景色迷住了。小镇的远景和近景、美丽的圆形剧场、农夫和海员,这一切都激起了他强烈的欲望,他想把一切都搬到画布上去。他产生了工作的狂热,终于,以前他认为漫长而讨厌的时间,如今变得是那样的短暂和瞬间即逝。结果,在比利亚霍约萨住了一月之后,他便开始下午连着上午,晚上连着下午地工作起来,这位艺术家,既记不起吃中饭也记不起用晚餐了。

除此之外,他开始产生了当业主的欲望,这种模模糊糊的诱惑把他的双脚拴在了这块土地上,把他的心拴在了家庭琐事上。他同堂娜特里尼达德一起住着的美丽的房子是他的。在那儿度过了一个月之后,他了解了这个家的安逸舒适和迷人的境况。果园里长满了多年的水果树,有些树是非常稀有的,每棵树都管理得很好,这果园也是他的。茂密的草莓田、一架架的葡萄和一片片嫩绿的蔬菜,也是他的。哗哗地流过菜园和邻近的土地的水渠也是他的。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他还可以以主人的目光观望一片挺拔秀丽的棕榈树,它像《圣经》里描写的那么美。还有一块姿态严肃的橄榄园,有些橄榄树已经很老了,身子七扭八

歪,而且长满瘤子,就像客西马尼园<sup>①</sup>的橄榄树一样。在他不作画的时候,他就邀镇上的老百姓陪着外出长时间地散步。他的眼睛不停地注视着蔚蓝的大海,那是一片永远令人赞叹的景色,时刻变化着它的情调,有如一个巨大的生灵,具有无限的敏感性。片片白帆有时如镶嵌着的白点,有时如擦得锃亮的镀金瓦片似的闪光耀眼,把辽阔的大海点缀得愈发威武庄严,情趣万千。有些下午,大海呈现乳白色,似乎在沉睡之中;有些下午,它碧波粼粼,清澈透明,在它平静的水边上,可以看到绿宝石般的清晰的浅滩。

奥拉西奥把看到的一切都及时传达给了特里斯塔娜。

奥拉西奥致特里斯塔娜:

“噢,我亲爱的,你不知道这儿有多么美!可是,你怎么会知道呢,连我自己在不久前住在这儿都对那么多充满诗意的美景视而不见!我赞叹和热爱地球的这个角落,并且想到有一天我们一定会一起赞叹一起热爱这个角落。当你和我一起在这儿的时候,当你就在我身旁的时候,我毫不怀疑你会看到我的眼睛所看到的一切东西!……啊,亲爱的雷斯蒂图塔,如果你住到这儿来,你会非常喜欢我的家,不,是我们的家!唯有只是心中想着你在这儿我不满足,噢,我不愿只在心中想着你,而是希望你真的到这儿来。如果只在嘴上说说,亲爱的,心中仍旧感到空落落

---

① 沿耶路撒冷城东部伸延的约一英里的橄榄山上的花园。耶稣曾在被捕当夜在此祈祷。该园确切地址不可考,但亚美尼亚教会、希腊教会、天主教会和俄罗斯教会都认为橄榄山西坡的橄榄林为该园遗址。

的。到这儿来吧，你会看到一切。下决心扔掉那个老无赖，让我们在这个无与伦比的祭坛前结婚吧！或者在世界为我们指定的任何一个祭坛前结婚，我们将欣然接受，并和世人和睦相处……你不知道吧？我已经跟我非凡的姑妈摊牌了，再也不可能保守秘密了。你感到吃惊吧，小姑娘！她没有表示不高兴，不过，即使她感到不悦又能怎么样？我对她说我对你很忠诚，没有你我活不下去，她笑了。天哪，拿这么严肃的事开玩笑！不过，最好是这样……告诉我，今天我告诉你的事你高兴吗？在读完我给你写的这封信之后，你想不想马上拔腿跑到这儿来。请对我说，你已经准备好了行装，那我马上就跑去接你。我不知道姑妈对我如此突然的决定怎么想。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告诉我，你会喜欢这默默无闻但却极为美好的生活，你会爱这乡村的静谧，你会治愈那令你烦躁不安的疯狂和激动，你会渴望当一个幸福和健壮的村民，你会在生活富裕和纯朴的环境中作一个阔女人，而你的丈夫就是如痴如迷的艺术家，就是这块光明、肥沃和充满诗意的土地上的最高尚、最有才智的居民。

“另外，请注意：我还有一窝报时的鸽子，一共有三十多对。我黎明即起，第一件事就是把鸽子窝打开。我亲爱的小朋友们纷纷飞出来，向新的一天致意，在空中飞翔几圈，划出那美丽的螺旋线。尔后，它们便飞到我手里或者我的走廊里吃东西，咕咕地叫着跟我讲话，可惜我不能把它们的话语传达给你。最好你还是自己来听听，明白一下它们讲的话。”

## 第十八章

特里斯塔娜致奥拉西奥：

“胡安先生是多么的激动！胡安先生在怎样地冒傻气呀！他怎么能在那块土地上如此地洋洋得意，踌躇满志，把我生活的这块荒凉的土地忘得一干二净呀！他甚至连我们用的词都忘掉了，你看，我已经不叫弗拉斯吉塔·德·里米尼了。好吧，好吧！嗯，他千方百计地想用他的乡村风味来感动我，而把城市的美好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好，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我听你的……只要有可能，我一切都听你的。那该是个美丽的地方……我来当个村妇，养鸡养鸭，每天发胖，最后变成个粗野的人，整天把她的亲爱的丈夫挂在鼻子尖上。这样做，我该多漂亮呀！你种早熟的西红柿，晚熟的柑桔，出门去捞鱼摸虾，穿着肥大的裤子画驴，或者画骑马坐轿的高贵人士……这有多风趣多潇洒呀！噢，我说的是反话。我从这儿就听到了鸽子的叫声，我明白它们那咕咕的叫声是什么意思。请你问问它们，为什么我会有这种简直让我没法活下去的狂妄野心，为什么渴望着根本不可能的事。可是，我永远地渴望着，直至那不可能的东西自己站到我的面前，对我说：‘喂，您没看到我吗？……’请你问问它们，我为什么白日做梦去了另一个世界，在那儿我是自由的、荣幸的；在那儿我仍旧爱着你，爱你胜过爱我的瞳孔，胜过爱……行啦，行啦，我这是怎么啦。噢，今天我是醉啦。我把你前几天的信都喝下去啦，我发觉里面放了大量的蒙汗药。你是个骗子！

“最新消息。堂洛佩，伟大的堂洛佩——在他面前，大地都会静默不语——身体很不好。风湿痛正在承担起向他进行报复的任务，因为他无数次的同女人非婚同居，欺骗庄重的处女和意志薄弱的妻子，由于他可憎的淫邪，这些人都成了牺牲品。好啦，他也只不过是滑稽可笑的人吧！……可是，并不因此我就不可怜这个落魄的唐璜，因为，他除了在女人这方面有点见不得人外，心地还是善良的，而且彬彬有礼，很有绅士派头。现在他走路已是一瘸一拐，勉强地活着，什么事也干不了啦，但却是他最理解我的时候，他尊重我学会一门职业的愿望。可怜的堂洛佩！以前他笑我，现在他赞颂我，他为过去没有能理解我的合理愿望急得抓耳挠腮，气得捶胸顿足。

“你将会看到：堂洛佩花了一大笔钱给我雇了一位英文教师，我说清楚点，是位女教师，尽管看上去我觉得她更像一个男人或中性人。她是一位高个儿夫人，瘦骨嶙峋，很喜欢走动，玫瑰色和乳白色间杂的面孔丑得不可言状，头上的礼帽像只鸟笼。她叫堂娜玛尔维纳，原先在福音教堂做新教徒女祭司，后来叫人家卷了铺盖只好去教书为业……别急，更重要的事情还在后边哪！我的老师说我的才气惊人，看到我一教就会她惊讶不已。她断言在半年之内我的英文水平会像莎士比亚那么好，或者比马斯考莱勋爵一点也不逊色。她在教我英文的同时，还教我一点法文，然后我们将向德文冲击。给我一个吻吧，大傻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你竟是那么无知，连这事也不懂。

“英文很美，几乎就像你那么美，你是一朵鲜艳的五月的玫瑰花……不过，那朵五月的玫瑰花黑得像我的鞋子一样。我告诉你，我现在非常非常的努力，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学习，把所有的题目都吞下去。请原谅我的不谦虚，但是我不能控制自己：我是一

个奇才。我很欣赏自己,也感到很惊奇,只要我想知道的东西,我就能学会。顺便说一句,种柑桔和穿肥腿裤的胡安先生,请你给我解除一个这样的疑问:‘你买了你邻居女园丁儿子的钢笔吗?’傻瓜,没有。你买的是摩洛哥苏丹……的岳母的象牙戒尺。

“我咬你的一只耳朵。跟鸽子说话吧。是死还是活……整个世界是一个大舞台。”

胡安先生致雷斯蒂图塔夫人:

“我的天使,我的心肝,你不要那么聪明,我感到害怕。我在这儿只知道告诉你,这个‘乡村风味’(你创造的新词被接受啦)几乎要我想把知道的一点东西全忘光啦。大自然万岁!打倒科学!我是多么愿意陪着你过这儿的默默无闻、平淡无奇的生活呀,尽管你对它感到厌烦。可是,我还没有达到目的。我告诉你吧,我的柑桔园里已是满树鲜花,你生气吧,气死你吧,将来枝头还会挂满累累的金色的果实。看到这些花果真叫人高兴。我还有几只老母鸡,每当下蛋的时候,它们都咯咯地抬头望着天空问一声:你为什么不来吃它们下的蛋呢?那些鸡蛋是如此之大,仿佛里边都有一只小象似的。鸽子们说它们对英国人一点也不感兴趣,就是对伟大的莎士比亚的竞争者也是如此。此外,它们懂得诚实的自由或者自由的诚实,它们要享受这自由的惬意。我还忘了告诉你我有三只山羊,它们的乳房像抽奖摸彩的大鼓。你不要给我买你家山羊奶店的羊奶,那些白乎乎的东西让人恶心。我的山羊在等着你,稀松平常的英国女人,它们要把胀鼓鼓的大奶子献给你。请再告诉我一件事……这个圣诞节你吃了果仁糖吗?我这儿有足够的杏仁和榛子,保证让你和你带来的一

伙人吃得消化不良。你到这儿来吧,我要让你看一看希霍纳和阿利坎特的果仁糖都是怎么做的,它们的味道好极啦,只是没有你那讨人喜欢的心灵甜。你喜欢吃烤山羊吗?我说这事是因为如果你尝尝我的家乡的烤羊,吃完你都会咂手指头呢!不,你的秀丽的手指不是圣约翰来咂而应该是我来咂。你看,我又记起我们亲热的话语了。今天我非常激动,因为西风吹得我浑身发痒,刺激着我的神经……

“倘若你不生气也不说我情趣单调的话,我就告诉你我吃的东西很多。我特别喜欢烧黑的大蒜汤、鳕鱼和什锦炒饭、雏火鸡和松子羊鱼。我无节制地喝醇厚的恩加迪烧酒(我说的是阿斯佩烧酒),我开始发胖,甚至变得更加漂亮,这样你见到我时就会更爱我,或者像法国人和我们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会神魂颠倒,为我的魅力所倾倒。噢,我们都具有魅力呀!可你,请不要被那样发奋的学习累瘦了。我真怕玛尔维纳夫人那副干瘪的丑相和男人气会感染你。你不要变成个杰出的哲人,也不要爬到星星上去,因为我的一身肉很重,不能爬到星星上去拉你,就像在我的柠檬树上摘柠檬似的……那么,你羡慕我的生活方式吗?你还在等什么?如果我们现在不做,还要等待何时?来吧!来吧!我已在收拾你的房间,我会收拾得很漂亮,活像个与你的美貌相称的首饰盒。答应我你到这儿来!对我说:我就去,我就去……(我做事可不像山里人,)我要说的是,我会跑去拉你的。噢,贤慧的夫人!即使你变成比密涅瓦<sup>①</sup>更自命不凡的女学者,即使你对我讲一口流利的希腊语,即使你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还精

---

① 密涅瓦:古罗马宗教所信奉的女神。司掌各行业技艺,后来又司掌战争,常与希腊女神雅典娜相混同。

通数学法律,我仍将用全部粗野的激情来爱你。”

雷鲁斯的小姐致奥拉西奥:

“我多痛苦,多焦急,多害怕!我总是想一些很坏的事情。我一直感激这场重感冒,它使我不停地擦眼睛。哭对我是一种安慰。如果你问我为什么哭,我不知如何作答。噢,不,不,我知道啦:我哭是因为我看不到你,因为也不知道何时能见到你。没有你我简直活不下去。我忌妒蓝色的大海,忌妒小船,忌妒柑桔,忌妒鸽子,我认为所有这些如此漂亮的东西都是引诱你做坏事的,都是让我的胡安先生不忠实于我的……那儿有那么多好东西,难道还能没有漂亮的姑娘吗?因为尽管我是个自命不凡的女学者(你看,我记下我自己发明的词),如果你抛弃我,我还是活不下去。你要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悲剧负责任,而且……

“我刚刚收到你的信。这对我是多么大的安慰!我真的破涕为笑了。我不再那么伤心了,我不再哭了。我是幸福的,我是那样的幸福,我真不知如何表达。但是,你不要用你的柠檬树和你的淙淙流淌的水渠拉拢我。我是自由的,我是荣幸的,我是在这种条件下接受你,乡巴佬,养鸡的人。你还是像你,我还是像我。那种两个人只要相爱就要变成一样的人,就要有同样的想法的理论我是接受不了的。一个人为着另一个人!两个人变成一个人!这是利己主义发明的天大的蠢事!干吗两个人的性格要混在一起呢?还是让每个人都像上帝创造的他那样吧,两个人不同,会爱得更深。解开我的手脚吧,不要捆绑我,不要抹掉我的……让我说出来吗?这种如此明智的话,噎在了我的咽喉里,但是,最后我还是说出来……不要抹掉我的才智和风雅。

“顺便说一句：我的老师说很快我就会比她懂得多。发音是战马，可我就要把它放开啦，我这个舌头想叫它干什么它就干什么。你看，现在我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啦。多么谦虚的姑娘呀！可是，先生，你知道我已经掌握了语法，我已经吞下了字典，我的记忆力好得惊人。同样，我的理解力也不同寻常（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玛尔维纳夫人说的）。这可不是说笑话，她一再说，对我必须从末尾开始。我们面对面地朗读堂吉列尔莫的诗，按照塞内加<sup>①</sup>，不，是大仲马说的，他是继上帝之后创作领域最广、数量最多的诗人。堂娜玛尔维纳能背得过术语汇编和难词词汇表，对所有的话剧和喜剧都了如指掌。她让我选一个剧目我们来读，我选了《麦克佩斯》<sup>②</sup>，因为那位麦克佩斯的夫人向来令我感到和蔼可亲。她是我的朋友……总之，我们开始读一出悲剧。女巫对我说我将成为皇后……对此我也相信。不过，归根结底，那是我们两个人在翻译。哎哟，亲爱的，当麦克佩斯夫人竭尽全力对天呼喊‘改变我的性别吧’的时候，那种大叫声真叫我浑身颤抖，并且唤起了我的本性深处连我自己都讲不清楚的可怕激动。由于你不属于有学识的阶层，你不会理解那是什么意思，我也难以给你解释，因为，否则，那就是明珠暗投了……不，你是我的天堂，你是我的地狱，你是我的磁极，你的指南针永远对着我……你所爱着的姑娘，你的……雷斯蒂图特夫人。”

十四日，星期四。

---

① 塞内加(Seneca, 约公元前4—公元65): 古罗马雄辩家、悲剧作家、哲学家、政治家。

② 莎士比亚的著名悲剧之一。

“噢，有件事我还什么也没对你说呢。伟大的堂洛佩，家中的瘟神，对我十分的殷勤。风湿病继续在折磨着他，但是，他对我总是讲些亲切温存的话。现在，他开始称我是他的女儿，为了精神愉快（他是这么说的），他自称是我的爸爸，他认为应该是这样的。他对我说：如果你不哭啦，你还一个人呆在那儿抱怨什么？他后悔没有理解我，没有培养我的才华。他诅咒自己的失职……不过，还来得及，我们还可以把失去的东西夺回来。为了使我能有一个获得体面的自由的职业，必要时，他可以卖掉身上的衬衣。我开始弄到了一车书，这种东西家中从来没有过，我是从他的朋友西塞罗侯爵的图书馆里得到的。请原谅，我要对你说，我像一个饥饿的疯子似的扑到这些书上，要这本，不要那本，它们是多么的令我着迷，噢，噢……我的上帝，我得到了多大的乐趣！八天之内，我吞下的页数超过了一千杜罗买的小扁豆数目。如果你看到我脑袋里装的东西，准会把你吓死！这种想法，那种想法，一大堆全在我脑子里打架……我的想法太多啦，不知哪些能在我脑子里留下来……同时，我也在啃一本历史和一本哲学专著。那么，你不知道莱布尼兹<sup>①</sup>先生的单子论吗？傻瓜，你认为我在讲单子论吗？讲单子论该是你的事，而且合乎道理。你看，如果我碰到一本医学书，你不要以为我会对它嗤之以鼻，我会强硬着头皮去读。我要学习，学习，学习，用强烈的求知

---

① 莱布尼兹(1646—1716)：德国自然科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在十七世纪晚期和十八世纪早期的德国知识界占有主导地位，其科学思想在二十世纪初叶和七十年代再次显示出智慧的力量。其唯理的形而上学体系之基本要素是“单子论”，单子即终极的、单纯的、不能扩展的精神实体，是万物的基础。

欲去获取最广泛的知识。的确……不,我不对你说了,以后再说吧。今天太晚了,我是熬夜给你写信的。苍白的灯光就要熄灭了,这是我室内特有的灯光。我听到了雄鸡的啼叫,新的一天就要来了,我感到浑身发软,昏昏欲睡了……喂,乡巴佬,坦白地告诉我,我说昏昏欲睡你感到很好笑……总之,我是累了,我要去舒舒服服地上床睡觉了……是的,先生,我做事决不回头,我要到我舒舒服服的床上去了,我要舒舒服服。”

## 第 十 九 章

特里斯塔娜致奥拉西奥：

“你这个没有主意的人,如今我已知道许多,为什么我知道的越多越是崇拜你?……现在我的身体坏透了,心情也非常悲伤,所以我更加想念你……你这个好奇的家伙,什么都想知道。我没有什么事,没关系,但是,我心烦。我们还是不谈这些吧……我的脑袋像一团乱麻,我不知道这是脑袋还是关满了失去理智的蟋蟀的疯人院……我昏头昏脑,想呀,想呀,想着千千万万的事情,想着好事情,想着坏事情,想着大事情,想着小事情!这其中最奇怪的是:你的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抹掉了;我看不清你美丽的脸庞,好像你的脸裹在一层雾里,我无法分辨你的五官,也捕捉不到你的眼神。真气人!……有时候,我好像看到那层雾散去了……我把眼睛睁得大大的,发挥我最大的想象力,并在心中想:‘现在,现在我可要看到你了。’但是,我更加看不清楚你了,你变得愈发模糊,几乎完全消失了,再见,我的胡安先生。

你在我眼前完全变成了一个幽灵，变成了一个摸不着的人，变成了一个……我不知该怎么说了。当我感到语言贫乏的时候，真想创造许多词，以便我什么都能说出来。你或许应被称为滑稽剧演员吧？

“我觉得，你对我讲的所有那些关于你变成粗人的话都是在骗我。不，亲爱的，你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你的脑袋才能广博，智慧无穷。你将名扬四海，你的奇异的天才将震惊世界。我希望人们能把你和贝拉斯克斯<sup>①</sup>和拉斐尔<sup>②</sup>相提并论。你应该得到这样的殊荣。你在骗我。你说你是乡巴佬，是卖鸡蛋的人，是种柑桔的人，其实你在默默地工作，要把做的事情让我大吃一惊。你孵的这种鸡蛋可真是不错呀！在经过一定的研究之后，你正准备创作一幅巨画：《海鲜装船》；这是你的幻想，也是我的幻想。为了这幅画，你已经记下了几个人物。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干吧，把这幅画作出来吧！这是一桩历史事件，充满人情味，动人心弦。别犹豫，别再去养鸡，扔下那些粗笨的活儿。光荣在等着你，亲爱的胡安先生！光荣是我唯一的情敌，但我对它并不妒忌。爬到新月的钩尖上去吧，你完全做得到。既然有别人把蔬菜比你浇灌得更好，你何不去做只有你才能做的事？难道不应该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吗？你该干的事情是神圣的艺术，在这个领域里，你很快就可以成为大师了。这是我说的。”

星期一。

---

① 贝拉斯克斯(1599—1660)：一译“委拉斯开兹”，西班牙著名画家。

②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学家和考古学家。

“我告诉你吗？不，我不告诉你。你会把事情想得过分严重，你会害怕的。不，请原谅我对你守口如瓶。我已经看到你对我这种引而不发、讲起事情来神秘兮兮、欲言又止的做法生气了。好，那我就告诉你，你竖起耳朵好好听着吧。哎哟，哎哟，哎哟！你没听到你的小贝阿特里斯在呻吟吗？你以为她是在为爱情而抱怨，在像你的鸽子那样咕咕叫吗？不！她是在为肉体的痛苦而呻吟。你大概以为我是患了肺结核吧？不，亲爱的，是堂洛佩的风湿病传染上我。噢，你不必害怕，堂洛佩不会通过肉体直接传染我什么，因为……你已经知道……没有那种可能。但是，病可以通过精神传播。我是说，我的专制者因我对他的蔑视而对我进行报复，通过吉卜赛人的魔法和我凶狠的目光把他那该死的病传染给了我。两天前，我清晨一起床，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亲爱的，痛得我真有点受不了……我不想告诉你是哪儿痛，因为，你知道，一位小姐，尤其是一位英国小姐雷斯蒂图塔，在一位男士面前，除了脸和手以外，不能提及身上的其他部分。因为，怎么说呢，这实在是太叫人害臊啦。可是，我信任你，想把事情给你说清楚：我的一条腿疼。唉，唉，唉！你知道在哪儿吗？在靠近膝关节的地方，就是那块痣那儿……啊，我可是完全信任你呀！……你不觉得上帝这样做对我太残酷了吗？上帝让那个放荡的家伙到老年时得病，那是惩罚他青年时违犯道德的罪行，这样做是神圣的，完全对的。可是，对我这个刚刚开始犯罪的姑娘，我几乎是刚刚……应该有所原谅；可是，他却这样严厉地惩罚我。刚开始遇到这事时，我感到很痛苦……这在上帝看来，大概是十分公正的，可我却不能理解。的确，我们是些呆头呆脑的人，可我们只需了解上帝这样做的目的！……总之，上帝的意旨

使我非常的痛苦。事情会怎么样呢？我的病不会很快痊愈吗？有时我感到绝望，我觉得不是上帝，而是下帝让我得病。魔鬼是坏人，由于我做的事让他生气，他要报复我。在认识你以前不久，我的失望表现在同他的关系上；但是，在认识你以后，我就打发他去炒芦笋了。是你救了我，没让我落在他的魔爪中。这个该死的家伙发誓要报仇，现在你已经看到了。你的雷斯蒂图塔，你的帕卡·德·里米尼成了瘸姑娘。你不要认为这是说笑话：我不能走路了……一想到如果你在这儿，我都不能去你的画室，我真感到可怕。即使我能到你的画室去看你，也是爬着去了。对，我会爬着去的。那么，你还会爱我这个瘸子吗？你不会嘲笑我吗？你不会感到幻想破灭吗？请对我说：不。请对我说，腿瘸只不过是暂时的现象。你到这儿来吧，我想见到你！你的脸庞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使我的心都碎了。晚上，我想呀，想呀，想了很长时间，想想出你的面貌，但是没有做到。我该怎么办呢？我要发挥最大的想象力，按照我的意愿，重新塑造一个你，重新创造一个你。你快点儿来吧，在路上，你要像我一样恳求上帝，让他在你到达这儿的时候，你的非凡的心上人不再是位瘸姑娘。”

星期三。

“哈哈！胡安先生，乡巴佬，粗汉，农业工人，卖椰枣的摩尔人，哈哈！我已经不痛了。今天我不瘸了。多么轻松！多么高兴！堂洛佩祝贺我的好转。我认为，他的内心中（他的内心有许多角落）感到我这个女奴隶不会瘸了，如果我瘸了，就等于给他这个该死的家伙戴上一副脚铐……你的信让我笑了好久。由于我的精神状态不错，你认为我的病只是脱臼而已，这很有意思。

令我伤心的是,你仍旧是那样的愚笨,只关心那些粗俗的琐事。说什么人生苦短,应该很好地享受它! 艺术和荣誉一钱不值! 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可不是这样说呀,你这个大无赖! 你还说,我不应该蹦蹦跳跳,而应该不慌不忙地坐在家庭生活的暖床上! 亲爱的,我可不能这样做,我对家务越来越不感兴趣。萨图娜越是教我这位小姐做家务,我的手脚就越笨。这是一个严重的缺陷,你可怜可怜我吧!

“我是多么的幸福呀! 首先,你说你很快就到这儿来;再者,我已经不瘸了;第三……不,第三我不告诉你。啊,干吗让你绞尽脑汁去捉摸呢,我还是告诉你吧。昨天晚上,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一个想法像蝴蝶一般在我的身边绕来绕去,最后钻进我的脑子里,在那儿留下来,并且在那儿做了巢。你知道我的脑海里想法成灾,它们在折磨着我,我现在就来告诉你这次是怎么回事。告诉你,我已经解决了一个可怕的问题。我的命运之神终于张开了他那大理石般的嘴,告诉我,为了自由和荣幸,为了享有独立和靠自己生活,我应该去做演员。迄今为止,我一直在怀疑我有没有舞台艺术的才华。可这些才华本身在我的内心中高喊着回答了我:去表演亲情,去表演激情,去表演生活! 耶稣啊,还有比这更容易的事情吗! 确实,我不仅善于感觉已发生的事,而且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都能感觉到。就凭这一点,再加上一副好嗓音,一个好形象……噢,我看条件不错,我一切都具备。

“啊,啊,我已经注意到你对我说的了,什么我面对观众的目光缺乏足够的胆量,什么我会忘台词……我说,你算了吧,我不会怯场,我不会发慌的! 我不会害羞,当然,这是从正面的意思讲的。我向你发誓,就是这会儿,我都有足够的勇气表演最困难

的情感剧目，表演最滑稽可笑、卖弄风情的美妙的喜剧。怎么样？你笑我吗？不相信我吗？好，那就试试看。我就要上上舞台，让你看看你的雷斯蒂图塔干得怎么样。没什么了不起，哎，我会让你信服的，你自己也会慢慢信服的。你觉得怎么样？我知道你不会喜欢的，你对演戏有成见，有反感。一个美男子在舞台上拥抱我，我在舞台上向一个男演员撒娇卖弄风骚，讲许多情意缠绵的话，你都不会喜欢，对吗？上千个讨厌鬼缠着我，向我献殷勤送鲜花，自认为他们最有权利向我表白他们那火山爆发似的激情，这自然没有什么叫人高兴的。我说，你可别，别犯傻，我爱你胜过爱我的生命。不过，请你同意我的看法：舞台艺术是一种高尚的艺术，能够有资格从事这种艺术的人本来就不多，而体面地从事这种艺术的人更是寥若晨星。同意我的看法吧，傻瓜，而且，这种职业会让我获得自由，有了自由我就更知道如何爱你，会更加爱你，爱得越来越深，特别是如果你决心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请答应我你要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亲爱的，不要变成一个庸俗的平淡无奇的地主。不要给我谈什么淡淡的薄雾，我要的是阳光，更多的阳光，对我来说，永远是阳光越多越好。”

星期六。

“唉，唉，唉！我又难过起来了，从星期二你就收不到我的信，肯定也像热锅上的蚂蚁。我不知怎么啦，我心境很坏，难过得要死……我又癩了起来，并且疼痛难忍。我过了三天地狱般的日子。星期二虚假的好转欺骗了我。星期三，在折腾了整整一夜之后，黎明时我疼得惨叫起来。堂洛佩请来了医生，他叫米

吉斯,是个相貌和蔼的年轻人。真叫人害臊! 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把腿让他看。他看了我的黑斑,哎唷,哎唷,哎唷! 我不知他给我讲了什么笑话想让我笑起来。我认为他的用意并不能让人放心,尽管堂洛佩一再保证没有问题,无疑那是为了给我鼓劲和安慰我。我的上帝,就这条该死的瘸腿我怎么去当演员? 不可能了,不可能了。我疯了。我只想一些可怕的事情了。那一切是怎么回事? 我一无所知。在那块黑斑的周围,肌肉都变硬了……,我一摸,痛得两眼冒金星,一走动也是如此。那个该遭雷劈的米吉斯不知给我抹了什么黏糊糊的药膏,还让萨图娜小心翼翼地给我缠了很长很长的绷带……这太好了,上帝真是有眼! 你的贝阿特里斯成了一个满身糊剂的人。我大概丑得要命,脸成了什么样子! ……我坐在大沙发椅上给你写信,一点儿也动弹不得,萨图娜给我按着墨水瓶……如果现在你到这儿来,我会怎样看你? 别,别,在这种状况改变以前,你千万别到这儿来。我乞求上帝和圣母赶快把我的病治好。我不是坏女人,不应该这样惩罚我。我犯了什么罪! 爱你吗? 这叫什么罪! 由于我对任何事都有刨根问底的习惯,我考虑上帝是弄错了,冤枉了我。耶稣啊,这不是亵渎神明吗! 不,上帝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忍着点吧。尽管不能作演员这件事使我发疯,使我把全部的耐心都丢在了一旁,我还是应该有耐心……那么,我的病会不会好呢? 会好的,我不会瘸的,或者只有一丁点儿瘸,我可以掩饰。

“啊,如果你此刻不同情我,我不知你把你的同情要留到何时。如果你现在不更爱我,更爱我,更爱我,那‘下帝’就应该让你瘸一条腿,并且把你的眼睛挖出来。我真是太不幸了! ……我不知道是由于我的过度忧伤,还是由于病的缘故,反正我脑袋

里的想法全都逃走了,就像长上翅膀飞走了。它们还会回来的,你不认为它们会回来吗?我开始捉摸,并对自己说:喔,先生,我在那么多大本大本书中所读到的一切,所学到的一切都跑到哪儿去了呢?它们大概就在我的脑袋周围绕来绕去,就像飞鸟在栖落之前绕着树飞来飞去一样。它们会进到我的脑海去的,一切都会重新进去的。可是,我非常伤心,非常的失望,一想到要拄着副拐杖走路,我心中就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不,我不想成为瘸子。宁可……

“为了帮我散散心,玛尔维纳建议我们开始学习德语。我打发她去散步了。我不要德语,也不要别的语言,我只要一个好身体,哪怕我傻得像个木头人。你会爱我这个瘸女子吗?不,我的腿会好的……一定会好的!否则,那命运之神真是太不公正了,太野蛮了;上帝也是太不公正了,太野蛮了;还有……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我发疯了,我需要大哭一场,整整地哭上一天……但是,我很恼火,一恼火也就不会再哭了。我恨所有的人,唯独不恨你。我真希望绞死堂娜玛尔维纳,枪毙萨图娜,将堂洛佩当众鞭打一顿后,再让他骑驴游街,最后活活烧死他。我变成了凶残的人,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 第 二 十 章

一月最后几天的一个黄昏时分,堂洛佩·加里多满面愁容,一言不发地回到家中,仿佛是一个人心头压着沉重的伤心事,有着无数的忧虑。短短几个月中,尽管他的老年人的自持和老当益壮的心理奋力保卫自己的地盘,老年期这个幽灵还是又攻陷

了他的阵地。他的背驼了起来，他那高贵的面容呈现出忧郁的土黄色，头上的白发增多了，甚至为了表现他全面的衰老，他连穿衣服也不太注意了，而衣衫的不整比他身体的每况愈下更令人觉得可悲。随着健康状况的迅速变化，他的生活习惯也大大改变，晚上他几乎不出门，白天也几乎全在家中度过。这种灾难的发生并不难理解，因为，应该重复地说一次，除了在情场上他的道德一片混乱外，那个无用的浪荡绅士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他不能看到自己的亲人受苦。不错，他是破坏了特里斯塔娜的贞操，糟蹋了她的青春，使她在社会上无法抬头，也无法结婚。但是，他礼仪周全，也不乏勇敢，他带着发自肺腑的深情爱她，看到她病了，并且很少有很快治好的希望，他心如刀绞。唉，据米吉斯第一次来诊病时说，特里斯塔娜的病要拖很长时间，他不敢肯定能把她的病治好，就是说，使她免于变成瘸子。

堂洛佩进门之后，将外套脱在客厅里，径直往特里斯塔娜的房间走去。由于病疼给她带来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痛苦，整日又不能活动，可怜的姑娘身体已垮得不成样子。她静静地坐在老头儿给她买的大沙发椅里，当困魔向她袭来的时候，就舒展身子、两肩交叉、头悬在空中睡一会儿。特里斯塔娜连过去的影子都没有了。她的脸庞变得没有一点血色，以前面团儿似的又白又嫩，那么漂亮，现在苍白透明得令人难以置信。双唇变成了紫色的，悲伤和不停地哭泣使她的眼圈泛起了透明的蛋青色。

“怎么样，孩子？”堂洛佩问道，伸手摸着她的下巴坐在她的身旁。“好一些，对吗？米吉斯告诉我你的病正在好转，疼得厉害恰恰是要好转的先兆。当然，你已经感觉不到那种强忍着的莫名其妙的疼痛，而是火辣辣的疼。弄伤了皮肤……就是这样。这正好是我们所盼望的，让它疼好了。肿会消下去的。现在

……孩子，”他取出一个药盒来。“你把这个吃下去。不难吃，每三个小时吃两丸。至于外敷药，堂奥古斯托说还跟从前一样。好啦，振作起来，一个月后你就可以蹦蹦跳跳了，甚至可以跳马拉加民间舞了。”

“一个月以后！唉！我敢打赌，保证办不到。你这么说是为了安慰我。我感谢你，但是，唉！……我再也跳不起来了。”

特里斯塔娜讲这话时那深深痛苦的声调使堂洛佩极为难过。在对待别的事情上，他是个勇敢的铁石心肠的人，但是，此刻面对一个病人他的心完全软了下来。一个亲人的肉体的痛苦，使他的心情变得像个孩子。

“啊哈，不要怕。我有信心，你也应该有信心。你还想读别的书来消遣消遣吗？你想绘画吗？要什么就说。我把剧本拿来你琢磨琢磨自己扮演的角色好吗？”特里斯塔娜摇着头表示否定。“好吧，我给你拿些有趣的小说或历史书来。你既然已开始想做学问，那就不可半途而废。我的心告诉我，你一定能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是个大笨蛋，从开头就不了解你的杰出才华。我决不会原谅自己。”

“一切都原谅了。”特里斯塔娜喃喃自语地说，脸上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厌倦。

“那么现在我们吃饭好吗？你想吃吗？不想吃？可是，孩子，你应该强迫吃点儿。不吃别的，就吃一碗肉汤和喝杯雪利酒好吗？吃个鸡腿好吗？不吃？那好，我不勉强你……现在，如果能干的萨图娜给我点吃的，我将会感谢她。我不是很饿，但感到浑身乏力，需要向这可悲的身体补充点什么。”

堂洛佩去了餐厅。他不知道盘子里盛了些什么东西，因为他的思想对外界的一切都置之不顾了。他喝了一盘汤，吃了一

点肉,还有一点别的什么。最后一口饭还在嘴里嚼着,他就又回到了特里斯塔娜身边。

“怎么样?……你喝了汤吗?好的。你不厌食我很高兴。现在咱们说说话儿,你困了时就告诉我。我不出去,我要陪你……我这么说不是要你感激我。我知道从前我就应该这么做,可是我没有做。现在已经晚了,已经晚了,这股亲热劲儿有点过时了。不过,我们不谈这些吧;你别让我脸红……如果你不高兴,你就把话说出来;如果你喜欢一个人呆着,我就回我的房间去。”

“不,不,你在这儿吧。我一个人呆着,老是想些不好的事。”

“老是想些不好的事?你不要说傻话。命运给你安排的许多好事和大事你都还没有做呢!我了解你的才华晚了点儿,但终于还是了解了。我承认我不配、也没有脸劝你做些什么。但是,我还是要劝告你。至于你听不听,那就看符合不符合你的心意了。”

这不是第一次堂洛佩用这样的语调跟雷鲁斯的小姐说话。说真的,她喜欢听他这么说,因为那个狡诈的情场老手善于在最敏感的地方触动她,投其所好,鼓励她想入非非。此外,还应该提一句,在上述场面的几天之前,那位专横跋扈的家伙在他的牺牲品面前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容忍。特里斯塔娜常常坐在沙发椅里用萨图娜给她准备好的一块木板写信。一天早上,姑娘正在聚精会神地写信时,堂洛佩突然走了进来。他看到特里斯塔娜慌慌张张地想把信纸和墨水藏起来,就微笑着和蔼可亲地对她说:

“别,别,姑娘,你还是继续写你的信,我这就走,不会妨碍你。”

特里斯塔娜听了这些亲切动听的话,不禁惊得目瞪口呆,因为这和那个老狐狸多疑和自私的性格相去万里。但她还是若无其事地继续写下去了。与此同时,堂洛佩回到自己的房间,独自良心发现,高高兴兴地自我安慰道:

“不,我不能使她更不幸了……看到她的样子我很痛苦,很痛苦……她太可怜了!最近这段时间,她孤零零的一个人感到烦闷,在那儿遇上了一个不正派的家伙,这家伙用些情意缠绵的话弄得她神魂颠倒……啊,得了吧,让一切都过去吧……我不想为这个鬼东西整日心神不安,那是抬举了他,好像他有多大能力似的……好吧,好吧,让他们去爱去好啦,让他们千百遍地愚蠢地去海誓山盟吧……今天的年轻人不懂得什么叫爱,一个像特里斯塔娜这样的姑娘,经不住几句好话就会神魂不定起来。肯定他答应了跟她结婚,她也真的相信了……显然,他们来来往往的信件很多……我的上帝,上面全是些胡说八道的话!……我就像亲眼看到一般。左一个结婚,右一个结婚,全是那陈词滥调。如果不是发生在这个迷人的姑娘的身上的话,这种蠢话会让我发笑。这姑娘是我最后的战利品,因此在我的心中也特别高贵。上帝有眼,如果她现在愚蠢地被夺走的话,有一天她肯定还要回到我的身边。这没有什么不好,上帝清清楚楚,我已经受命收留她,我要高高兴兴地把她从那个冒失的家伙手中夺回来,不管他是什么人。他欺骗了她,可是,我要向他证明,一旦伟大的堂洛佩发了火,谁也得在他面前甘拜下风。我要像对待一个女儿那般爱她,要保护她不受任何人侵害,不要让她落入任何形式的爱情圈套,不管是答应结婚也好不答应结婚也好……现在,为了……我要作她的父亲,把她留给我自己,留给我自己,因为,我还想活许多年,如果我把她作为妻子留下来不合适,那就作亲

爱的女儿留下来。可是,谁也不许动她!上帝有眼,别人连看她一眼都不行。”

这些想法包含着深入骨髓的利己主义,如今这老谋深算的老头儿像狮子大喘气似地将它说了出来,这是他一生处理关键性的事情特有的风格。然后,他去了特里斯塔娜的房间,用一种看来发自肺腑的温柔轻轻地抚摩着她的面颊说道:

“我可怜的小宝贝,你要冷静点。现在,最宽容的时刻到了。你需要一个慈悲的父亲,这个人就是我……我知道,在你的腿瘸之前你的精神早已瘸了……不,你不要焦急,我不会骂你……过错是我的。对,你和那男人的不正当关系都是我的过错,是我没尽到责任,是我疏忽了你……你年轻,漂亮,那些卑微的男人在街上看到你来追求你这有什么奇怪?在那么多追求者中,有一个好一点的博得了你的欢心……你相信了他那愚蠢的许诺,和他一起沉浸在了须臾就会像肥皂泡一样破灭的种种幸福的憧憬之中,这又有什么不可理解?……啊哈,我们不谈这些了。我原谅你了,彻底的原谅了。你已经看到了……我想作你的父亲,我开始……”

特里斯塔娜浑身颤抖,她害怕堂洛佩那些话是引诱她吐露秘密的狡猾的诡计。她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堂洛佩在她身上实行的神秘的专制主义,于是,她结结巴巴地进行辩解,拒绝了他的建议。但是,那个恶霸显示出了难以置信的宽容,他以父亲的加倍温暖和宠爱对那女俘虏说:

“你的慌乱说明了一切,不承认是没有用的。我什么都不知道,可我又知道一切。我是不知道,但能猜得出来。女人的心对我没有秘密。我是个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人。我不问你那个人是谁,也不想知道他是谁。人间这种粗俗的故事成打成打的

难以计数,都是老一套,瞒不过我的眼睛。那位先生装腔作势地答应同你结婚,用这种俗不可耐的幻想弄得你晕头转向。对那些卑微的下等女人,这么做无可非议。他对你大概会谈什么祭坛、祝福和平庸无味的生活,什么斋饭、婴儿、挽在胳膊上的线团、小床,还有其他的胡诌。如果你就这样上了钩,你应该明白,那就是毁掉自己,葬送你的前程,给你的未来一记耳光……”

“我的未来!”特里斯塔娜突然振奋起来高声喊道,双目闪耀出光芒。

“对,你的未来。你天生就应该做件大事,这件大事到底是什么,我现在还说不清楚。结婚将使你变得庸俗。你不能也不应该属于任何人,而只属于你自己。你的争取诚实的自由,体面的自由,献身一项崇高的职业的思想我以前不理解,我现在可是懂了,它显示了你的天份的深透的逻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把它说成雄心壮志。你有雄心,说明你有这种才能。如果你的意志延伸,那说明你的智力超出了自身……这是无可争辩的,亲爱的孩子!”他用一种爱嘲讽的语调说,“得了吧,像你这样性格的女人整天唠唠叨叨地去谈什么剪剪裁裁呀,孵小鸡呀,生火呀,做饭呀,面包呀,洋葱呀!你可要小心,我的孩子,千万要小心这些诱惑,这都是女裁缝和没有地位的女子干的事……你可不能去干。你的腿会治好的,你会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杰出的女演员。如果不适合于演喜剧,也可以去做别的事,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底做什么,我不知道,你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我们都知道你生着一双翅膀。你想飞往哪儿?啊!……如果我们知道这样事,我们就能揭示命运的秘密,那该多好哇!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 第二十一章

“唉，我的上帝，”特里斯塔娜交叉起双手、死死地盯着她的老头子，“这个该死的家伙知道多少事呀！他是一个丧尽天良的十足的无赖，是个地地道道的流氓。可是，说到知识……他可是什么都知道！……”

“你同意我对你讲的话吗，小鸽子？”堂洛佩问道，一边拉起姑娘的手吻着，毫不掩饰胜利给他内心带来的喜悦。

“我对你说……对……我认为我干不了家务活。得了，我学不会……可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梦想的事情是否能实现……”

“啊呀，我把事情看得那么清楚，就像这是灯光一样！”加里多用坚信不疑的口吻说，这是他在假发誓时常用的鬼把戏。“请相信我吧……一个父亲是不会欺骗女儿的。我后悔我伤害了你，作为补偿，我想做你的父亲，只做父亲。”

他们继续谈着这件事。堂洛佩利用极其英明的战略，一步步向敌人的阵地推进。他嘲笑了醉生梦死的生活，嘲笑了同一个粗卑的人终生结合在一起，嘲笑了夫妻之间那些卿卿我我的话。

这些想法在使小姐高兴的同时，对她的严重病疼也成了镇痛剂。那天下午她感到好了些。在萨图娜上床睡觉之前，特里斯塔娜单独跟她在一起时，又充满了理想的喜悦。她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雄心勃勃，想到有可能看到自己理想的实现，心中的激动难以形容。

“对,对,为什么我不能成为一个女演员?即使我不能作个女演员,也可以作点别的什么呀……我将过着体面而安逸的日子,终生不去依靠任何人,连我现在正在爱着、而且将来永远爱他的这个男人也不依靠。我越是自由,我就越爱他。”

晚上,萨图娜给特里斯塔娜的腿换了绷带,并进行了周到细心的治疗,然后就扶她上床睡了。她夜间睡得很不好,但她疯狂的想象力又展开了强劲的翅膀,甚至想到自己有可能马上会恢复健康,这也得到了不少安慰。她焦急地盼望着天亮,为的是给奥拉西奥写信。拂晓时,趁堂洛佩还没有起床,她急急忙忙地写了一封长信。

“我的心肝,我的小傻瓜,我的……我还是不好。但是,我很高兴。你看,事情真是怪极了……唉,我自己都不明白自己,谁还能明白我呢!我很高兴,对,很高兴,而且充满了希望。这希望并非受我召唤,而是自己出现在我的心间。上帝是慈悲的,是他给我了这些喜悦,毫无疑问,这是因为我应该享有它们。我突然想到我会痊愈,尽管眼前还没有好转。我只要能想到我会痊愈,这就够了。我还想到我的理想会实现。我将成为悲剧演员。我将在我独立的城堡里爱着你。我们在各自的城堡里互相爱着,自己绝对掌握着自己的意志,你是自由的,我也是自由的。是的,我将作一位完全自主的夫人,不同任何人共同生活,不要那种神圣的婚姻关系,不谈什么蒜油面包汤,那些啰里啰嗦的事什么都不要。

“不要跟我谈什么祭坛,因为那样你会变得十分的渺小,我都看不见你。我所想的大概是一种梦呓,但我生来就爱胡思乱想,这已是一种痼习。我就像……就像是一块羊肉,要么你把我

吃掉，要么你把我丢掉。别，千万别把我丢掉。我要留住你，我爱你。我的疯狂需要你的爱来变成理智。没有你，我会变成傻瓜，这可是再糟糕不过的事了。

“我不想成为傻瓜，也不想你成为傻瓜。当你想变得渺小的时候，我要用我的想象让你变得伟大；当你固执地要变得丑陋的时候，我要让你变得美丽；我决不让你抛下高尚的艺术去种萝卜南瓜。你不要反对我的想法，不要让我失望。我要你成为一个伟人，我也要如愿以偿。我很遗憾，我看见你……事情只能是这样。我把你描绘得十全十美，我内心中感到十分的愉快……你不要否认你是我梦幻中的人物。让我来塑造你吧……不，不，话不能这么说；让我来创造你吧……不，也不能这么说；让我来重新设计你吧……不，也不能这么说。应该说，让我来根据我的真实欲望来想你吧，我是如此幸福，让我来，让我来想你。”

继这封信之后，特里斯塔娜又写了几封信。在这些信中，可怜的女病人的想象毫无约束地扑向了理想的天空，在那无垠的空间中像脱缰之马似地驰骋，寻求着不可达到的目标。然而，那疯狂而威武的奔驰并不使她感到劳累。

请接着往下看：

“我的先生，你好吗？我越是崇拜你，就越是忘记你的面貌。但是，我要根据我的兴趣、我的想法重新创造一副你的面貌。要让你变得十全十美，让你高尚的人格受到崇敬。你想让我跟你谈点我的情况吗？唉，我很受罪！我本以为病情会好转，但是没有，上帝不愿意，他知道原因何在。按照你的理想，随着时光的流逝，你的小特里斯塔娜可能会成为著名人物。但是，我可以向

你保证,她成不了舞蹈家……就是这么回事!……我的腿不答应。我也慢慢地想到,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不可能成为演员。我很窝火……腿病一天比一天坏,疼痛难忍……这是些什么样的鬼医生啊!他们对治疗技术一窍不通……我从未想到过,一条腿这种无足轻重的东西居然会对人的命运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一条可悲的腿,它只能走走路呀!我向来认为大脑和心脏是指挥器官,可是,现在一条笨拙的腿却变成了霸王,那些高尚的器官都听它的……我的意思是,不是听它的,也不去理睬它,而是遭受着它荒唐的专制主义的统治。我相信这是暂时的现象,就像士兵起义一样……最后,终有一天那个无赖会屈服。

“你怎么说,我亲爱的国王?如果不是由于你的爱支撑着我,我早就在这条腿的反叛前垮台了,它简直要爬到我的头上去了。但是,不,我没有胆怯,我仍旧大胆设想着我一直在想的事情……不,应该说我想的事情更多了,比以前想的还要多得多,我一直在向上向上。我的欲望更强烈了。我的雄心壮志——如果你想这样称的话——摆脱一切束缚像疯子一样蹦跳着。请相信我,你和我在这个世界上一定会做一番伟大的事业。你猜不出是怎么回事吧?可是,我不能给你作解释,但是我心中清楚。这是我的心告诉我的,它什么都知道,它从未欺骗过我,现在也不会欺骗我。你自己对自己是怎样的人并不清楚,也不知道自己的价值所在。需要我把你的真实面貌对你揭示出来吗?你朝我身上看,我是你的镜子,在这儿你会发现你是艺术之光的最高表现。我敢肯定你不会嘲笑我说的话,因为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你就是如我想的那样:精神和肉体最高之完美无缺的体现。你身上没有缺陷,也不可能有缺陷,尽管凡人的眼睛可以看到它。你还是认识你自己吧,要听我的话。完全信赖于比你self更了

解你的人吧……我不能再写下去了……我腿疼得厉害……有一块可卑的骨头,一块骨头,使我们……”

星期四。

“昨天是多么的难熬,夜里又是多么的难熬呀!但是,我并没有害怕,痛苦反而增加了我的勇气,振奋了我的精神。你相信一件事吗?昨天晚上,当该死的疼痛留给我一点间歇的时候,我在阅读中获取的那些知识又全部回到我的脑海里,在这之前,它们已从我的脑子里像烟雾一般消失了。许多观念和想法接二连三、争先恐后地涌进我的脑海里,我的记忆一旦抓住它们,就‘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不让它们再出来。你不必惊讶。我不仅知晓了过去知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更多了,比过去的知识广阔得多了。靠了被关起来的观念和想法,又引进了另外不知道的观念和想法。我大概有一个思想储存库,它就像学着鸽子叫偷鸽子的人,它跑到空中,引诱遇到的思想和观念,并将它们带回我的脑海里。我知道得更多了,比以前知道的多得多。我一切都知道了……不,这说得有点过分了……今天我感到病情大大减轻,于是就去想你。你是多么好的人呀!你聪明绝顶,无与伦比。你是位艺术天才,样样精通。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爱你了,因为你尊重我的自由,因为你没有用一条婚姻的绳子将我拴在椅子腿上或桌子腿上。我的激情要求自由。没有自由的天地我活不下去。我需要自由地吃草,这些青草被我吃过之后,重新冒出来会长得更茂盛。我不需要牲畜圈,我需要广阔无垠的草原。”

在最后几封信里,特里斯塔娜已忘记了她和奥拉西奥笔头或口头卿卿我我地倾诉衷情时常用的一些机智俏皮的话语。她再也不用“胡安先生”或“帕卡·德·里米尼”,也不用那些违犯语法规则的粗话和俚语,那是她的俏皮风格的情趣之所在。这一切都从她的记忆中抹掉了,就像奥拉西奥本人在她的记忆中消失掉一样。奥拉西奥已被一个理想人物所代替,那是她大胆思维的作品,在这个人身上,集中了全部可见的与不可见的迷人之美。她的心在一种巨大的爱中燃烧,而那种爱完全可以称作神秘的爱,它是产生这种感情者梦想出来的一种无形的东西。那个新的不可触犯的奥拉西奥有点像是真的,但是,仅仅有点儿像。那本来是一个幽灵,特里斯塔娜却渐渐地将他变成了真的,似乎他真的生活着,而特里斯塔娜仅仅是为他而活着,她并未意识到她在崇拜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上帝。这种崇拜都表现在她在发烧和失眠的高度兴奋中用颤抖的手写出的迸发着火花的信件中。这些信件她靠了机械的习惯都寄到了比利亚霍约萨,而实际上,她应该通过幻想的邮局寄到想象的空间站去。

星期三。

“老师和先生,痛苦将我带到你的身旁,正像偶尔我感到喜悦时它们把我带到你的身旁一样。痛苦和喜悦同样是飞翔的推动力……要紧的是必须有翅膀。在令我忧伤的不幸中,上帝大慈大悲将你的爱给了我。肉体的痛苦有什么了不起?没关系,只要你……你不让我痛苦,我就甘心情愿地忍受着。谁也甭说你离我很远,我要把你带到我的身旁,感到你就靠在我的身边,我能看到你,摸到你。我有足够的想象力按照我的想法把距离

抹掉,把时间缩短。”

星期四。

“尽管你自己没有对我讲,我知道你应该是什么样子。在我身上能感觉到你。你的无比的智慧,你的艺术天才,在我的脑海里迸发出耀眼的火花。你的忠厚高尚的情感似乎就在我心中筑起了它的巢……哎呀,你该知道,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当我非常想念你的时候,我的疼痛就消失了。你就是我的药物,至少是一种我的医生不懂的麻醉剂。如果你看到米吉斯在我的冷静面前惊愕成什么样子该多有意思啊!……他知道我爱你,但他不了解你的价值,也不了解你是优秀男子中最优秀的男子。如果他了解这件事,他就不会再给我开那么多镇静剂,这些镇静剂远不如你的思想有效力……我把疼痛握在一个拳头里,因为我需要镇静一下给你写信。靠了我巨大的意志力量,靠了我思想的威力,我得到了某些疼痛的间歇。让魔鬼把我的腿拿走吧!让医生把我的腿截掉吧。我留着它没有用。一条腿我照样从精神上去爱,就像有两条腿那样爱一样,就像没有腿那样爱一样……”

星期五。

“我无须看到你令人赞叹的艺术精品。我可以想象得出,仿佛它们就在我的眼前。大自然对你没有秘密。它是你的老师,更是你的朋友。它无须你的要求,突然就会进入你的作品之中。在你落笔之前,你的目光就把它钉在了画布上。当我恢复健康

之后,我也要这样做。我的心声告诉我,我肯定会这样做。我们将在一起工作,因为我已经不能成为演员,我渐渐地明白了这是不可能的……可是,说到要当画家……谁也甭想把这个想法从我脑子里去掉。只要你给我上上三四堂课,我就足以能追随你的足迹。当然,是从远处跟随你,这可以理解……你会教我吗?会的,因为你伟大的心灵是和你的才智相辅而行的。你是最善良的人,有一颗绝对仁慈的心,这就是你……尽管你自己不愿承认,你就是最高的美的象征。”

## 第二十二章

这些不连贯的奇妙的话语在奥拉西奥身上产生的效果是不难理解的。他变成了理想中的人物,每收到一封信,他都对自己的人格产生怀疑,甚至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不断自问的地步,他不知道自己还像从前一样还是像处于幻觉中的堂洛佩的女儿用她的难以驾驭的笔描绘的那样。但是,他的不安和惶惑并没有阻止他看清隐藏在那些信件背后的危险,他开始相信,那个可爱的帕卡·德·里米尼脑袋比四肢病得更为严重。他忧心忡忡,思想悲观,决心要到马德里去。二月底,他一切都准备就绪,不巧堂娜特里尼达德却突然咯血不止,奥拉西奥在如此可悲的情况下又被拴在了比利亚霍约萨。

在发生这件事的同一些日子里,在马德里和堂洛佩的家中也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事情,我应该及时把它们讲一讲。特里斯塔娜的病严重恶化了,她的意志力量已无法抗拒剧烈的疼痛,同时她还在发烧、呕吐和周身不适。堂洛佩感到绝望和慌了

神儿，没有足够的勇气对付那种局面，于是便乞求上帝来驱除他的危难，有时语调虔敬，有时却是用威胁和咒骂。他那轻率的恐惧使他看到为了救病人需要改换治疗方式。本来他已将米吉斯辞退，如今又只好将他叫回来，因为代替他的人治疗一切病都用水蛭，而这种治疗，如果说在开始使特里斯塔娜的疼痛得到某些缓解的话，后来却把病人仅有的一点力量都消耗掉了。

米吉斯回来，特里斯塔娜很是高兴，因为她感到他和蔼可亲，值得信任，用亲切热情的治疗力量使她振作起来。强烈的镇静剂让她每天靠自己的想象得到宝贵的几个小时的安慰，那时她会忘掉危险，只想些幸福和有益的事，以及那遥远的伟大创举。她利用病情缓解的那短暂时刻，匆匆地写上几封简短的信。正是那位公开表示宽宏大量的堂洛佩，亲自将这些信投入信箱。

“别那么遮遮掩掩的啦，我的孩子。”堂洛佩以父亲的信任神色对她说道，“对于我没有什么秘密。如果写信能使你得到安慰，我既不会骂你也不会反对你写这些信。谁也不会像我这样理解你。就连有幸读你这些字迹潦草的信件的那个人，也不会像我这样懂得你的心，他不配这种荣誉。总之，我要让你慢慢地相信……与此同时，我亲爱的小宝贝，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吧。如果哪一天你自己不想动笔，你就口授给我来写，我来做你的秘书。你已看到我对这种儿童游戏是多么的重视……全是些孩子们的事，我知道得清清楚楚，我完全理解，因为我也有过二十岁，我也犯过傻，把偶尔碰见的某个姑娘称作‘我美丽的理想’，并将我柔软的手向她伸过去！……”

堂洛佩想用这种面带一丝并不十分真诚的笑容讲的笑话来感染特里斯塔娜，但是没有用。最后，他只好自己笑自己讲的那些俏皮话，掩饰着那可怕的内心活动。

奥古斯托·米吉斯每天来三次，可堂洛佩还是不满意，他决心采用一切医疗科学的手段来使他不幸的女儿恢复健康。在那件事上，莫说让他倾家荡产，就是让他牺牲自己的生命他都在所不惜，因为事情在他看来是太重大了。

“如果我的办法全部用完，最后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说，“那我就做我向来厌恶如今仍旧厌恶的事情：进行欺骗，低声下气地去向我在哈恩的亲戚请求帮助，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和羞耻。可在让我撕心裂肺的可怕的不幸面前，我的尊严不值分文。原先我的心是铁石心肠的，如今它变成是纯奶油的。别人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任何事都对我没有影响，全人类的感情对我完全无关紧要……因为，现在，我觉得这个可怜的女子的腿要给我们造成天地万物的不平衡。我觉得，直到现在我还不了解我是多么的爱她！可怜的姑娘！她是我的心肝，我要不惜一切将她留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上帝要把她带走，我也要跟他争夺一番。我承认在我身上存在一种利己主义，然而，我毫不犹豫地称这种利己主义为神圣，因为它使我去改变我的性格，改变我的整个人生价值。为了这种利己主义，我憎恶我的风流韵事，我憎恶我的丑闻。为了它，如果上帝赐给我我要求的東西，我将为这个举世无双的女人的幸福和事业的成功而献身。她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一个知识渊博和美丽迷人的天使。我把她握在手中，可一直不理解她！洛佩朋友，你应该承认，你应该声明，你是一个笨蛋，只有生活才能教诲人，真正的科学只生长在老年那未开垦的荒地上……”

堂洛佩的思想完全乱了，他一会儿相信药物治疗，一会儿又相信那些信口胡说的鬼话。一天上午，萨图娜带给他一条消息，说是得土安有一名巫婆，从得土安到四条路无人不知，无人不

晓,她的名气甚至传到了富恩卡拉尔,用一种偏方药草能治好白瘤子。听了这话,堂洛佩马上吩咐将那巫婆请来,哪怕奥古斯托·米吉斯不高兴他也不在乎。老婆子马上赶到,她查看了特里斯塔娜的病情表示非常乐观,保证几天之内就给她药到病除。堂洛佩又重新燃起了希望,那老婆子吩咐的事儿,他都一一做好。米吉斯那天下午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动火,他只是告诉堂洛佩,那位得土安胡言乱语的巫婆用的药膏对病人不会有益也不会有害。堂洛佩将所有卖假药的女人都大骂了一通,然后再也不信那巫婆的鬼话,重新恢复了科学的治疗方法。

特里斯塔娜过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夜晚,发高烧,脊背又冷得阵阵发紧。用一根头发就可以将他吊死的堂洛佩,只从早晨来诊病的医生脸色上便看出了特里斯塔娜的病已处于一个最严重的关键阶段,因为,尽管善良的奥古斯托善于在患者面前掩饰他对病情诊断的印象,但那一天痛苦却胜过了他的掩饰能力。特里斯塔娜没有让他说话,便故作冷静地抢先说道:

“我懂啦,大夫……这病……我就不说了吧。没关系,我愿意死,死对我来说已变得并不可怕。那么遭罪,我也不想活了……直到前天晚上,我还在想着活着是一件美好的事……有时候……但是,我现在已想到最幸福最美好的事就是死去……死了就不感到痛苦了……这是多么痛快多么惬意的事啊!……”

她哭了起来,好心的堂洛佩拿出了全部勇气才没有跟着她哭起来。

米吉斯用编好的几句谎言安慰了一番病人之后,便和堂洛佩钻进了后者的房间里。没有了笑话,也没有了那和蔼可亲的假面具,米吉斯摆出了在这类情况下特有的庄严神气对他说:

“堂洛佩朋友,”他说,两只手放在那位绅士的肩膀上,后者

与其说此刻还活着,倒不如说是个死人。“我们终于到了我所担心的地步。特里斯塔娜的病非常严重。像你这样的勇敢、坚定、能够适应生活中一切逆境和痛苦的人,应该明确地把事情告诉她。”

“对。”绅士喃喃回答道,装出一副勇敢的样子,可实际上,他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了,因此,他本能地举起手,仿佛要把天托住。

“是的……高烧不退,寒入骨髓,您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这是自我吸收的必然先兆……”

“是的,我懂……”

“自我吸收……血液中毒……还有……”

“对……可是……”

“没什么,我的朋友,鼓起勇气来。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动手术……”

“要开刀!”加里多一下子懵了,高叫起来。“要截肢……是这样吗?可你认为?……”

“这样可以得救,尽管我不敢保险。”

“那么,什么时候?……”

“就在今天,不能耽误时间了……耽搁一个小时,也许就会晚了。”

堂洛佩听了这话像是疯了。他像一只受伤的野兽似的又蹦又跳,在家具中间横冲直闯,用手捶着脑袋,接着便讲出下面这番混乱而荒谬的话来:

“可怜的孩子!……切掉她的……噢!可怕的截肢……多好的一条腿呀,大夫!……那是大自然的杰作……菲迪亚斯<sup>①</sup>都会以她为模特来塑制他那些不朽的雕像……可是,这叫什么科学?不能治好病,却是要截肢。啊!你们不懂……堂奥古斯

托,为了拯救灵魂,您该想出别的什么办法。截掉她一条腿!如果我能代替她,把我的两条腿都截掉好了……现在就动手吧,我的腿就在这儿……哎,您开始吧……用不着麻醉剂。”

那位善良绅士的喊叫声大概传到了特里斯塔娜的房间里,因为萨图娜吓得魂不附体地走进来,看看她的主人中了什么邪。

“滚开,你这个傻瓜……你有过错。我说,不……我的脑袋怎么啦!你去,萨图娜,去告诉姑娘我不会同意给她截肢,说什么也不同意伤害她。要截肢,先把我的脑袋砍掉好了!……不,你别告诉她……还是什么也别说吧……别让她知道……可是,必须得告诉她……还是我来说吧……萨图娜,要十分小心你说的话……你走吧,让我们在这儿待会儿。”

那时,堂洛佩又转身对医生说:

“请原谅,亲爱的奥古斯托。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疯了……根据她的身体状况,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你说什么?今天就?……”

“对,越快越好。我的朋友鲁伊斯·阿隆索会来,他是杰出的外科大夫……我们做做看吧。我认为,如果截肢顺利,小姐可以得救。”

“可以得救!那就是说事情还不敢肯定……哎呀,大夫,您别骂我胆小!处理这类事我可是真不行……我简直变成了个十岁的小孩子。谁能相信呢!面对最大的危险,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可这事……”

---

① 菲迪亚斯(活动时期约公元前490—前430):希腊雅典雕刻家。巴底农神庙建筑工程的艺术指导,创造了庙中最重要的神像,监督并可能还设计了庙中全部装饰雕刻。成名作是雅典卫城的三座雅典娜纪念像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巨大宙斯坐像。

“堂洛佩先生，”米吉斯用悲伤的语调说，“在这种考验人的时刻，那就可以看得出我们对不幸的承受能力了。许多自以为胆怯的人，这时会变得勇敢起来，而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却往往变成草包。面对目前的情况，您应该知道怎么办。”

“要使她有精神准备……我的上帝，这是多难的事呀！我简直要死了……我没用，堂奥古斯托……”

“可怜的姑娘！我们含含糊糊地告诉她，骗她一下。”

“骗她！您还没看出她有多机灵吗！”

“总之，我们到她那儿去。我的先生，在这类事情上，总可以指望出现某种预想不到的有利情况。既然她头脑那么机敏，很可能她已经明白了，那就无须我们……病人往往把事情看得很清楚。”

## 第二十三章

精明的希波克拉底<sup>①</sup>的学生没有弄错。当他和堂洛佩进去看特里斯塔娜的时候，她用又哭又笑的面容迎接了他们。她在笑，可是两行粗粗的热泪顺着她那纸一样白的面颊流下来。

“啊，我已经知道你们要对我说什么……你们不必为难，我是刚强的……我几乎是感到高兴……不，不要几乎，我就是感到高兴……因为最好还是截肢……这样我就不受罪了……就一条腿有什么要紧？我是说，腿要紧还是要紧……可是，如果我实际上已经等于没有了，它已经对我没有任何用处了……失掉一条

---

<sup>①</sup> 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 460—前 377)：古希腊医生，被誉为医学之父。

腿我可以恢复健康，我可以……拄着双拐走路……上帝告诉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我的孩子，你会完全好起来的。”堂洛佩看到特里斯塔娜如此勇敢，便鼓起勇气说道。“如果我知道截掉双腿能治好风湿病，我今天就……无论如何，双腿还是要用英国人或德国人制造的机械物来代替，用那种机械腿走起路来比大自然安在我们身上这两条该死的腿更方便。”

“总之，”米吉斯补充说，“您不必害怕，姑娘，我们不会让您受罪，一点儿罪也不让您受……您甚至一点儿都不知道。然后您会感觉良好，几天之后，您便可以高高兴兴地绘画了……”

“就在今天，”老头儿用尽所有的力气说道，并力图将哽在喉间的东西吞下去。“我就给你拿画架来，还有颜料盒……你会看到，你会看到你能给我们画出多么美丽的画来。”

奥古斯托同特里斯塔娜亲切地握了一下手就告别了，他说他很快就回来，但没有说具体时间。屋里只剩下了特里斯塔娜和堂洛佩，他们沉默了好一会没有讲话。

“啊，我得写封信。”女病人说。

“你能写吗，我的心肝？你看，你太虚弱了，还是口授让我来写吧。”

堂洛佩一边这样说着，一边把当桌子用的木板、信纸和墨水送到了特里斯塔娜床边。

“不行……我写不了……这会儿事情有点怪，我已经不疼了，几乎什么感觉都没有了。啊，我还是能写！来吧……我的手腕有点发抖，但是，没关系。”

在那位独裁者的面前，特里斯塔娜写出了这样的文字：

“事情有了信儿,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他们要给我截肢。可怜的一条腿!但是,它自己有过错……干吗它要患病呢?我不知道我是否高兴,因为,说实话,这样的腿已对我完全无用。我不知道我是否遗憾,因为这毕竟是切掉了我身上的一部分……没有它,我的身体同过去不同了……你怎么想?说真话,为一条腿用不着难过。你是个才智非凡的人,你会这么认为的。我也这么想。不管我有两条腿还是一条腿你都会同样爱我。我现在想,如果当了演员,那倒是做错了。咳!那是一种不太高尚的艺术,身体很累,折磨灵魂。可绘画!……绘画就是另一回事了……他们说……一点也不疼……我是说,动手术时一点也不疼。唉,直截了当地说吧,这是很悲惨的,要不是知道在我手术后你仍旧会同样爱我我简直受不了……你还记得我们的那只蟋蟀吗?我们扯掉了它一只腿后它唱得更起劲更动听了。我很了解你,我失去一条腿后,你一点儿也不会小看我……你无须向我保证,我相信,我敢肯定……啊,那么说,归根结底我是高兴了?……对,因为这样我可以不再遭罪。上帝给我勇气,并且告诉我我的手术会动好,这以后,我会获得健康和幸福,我愿意怎么爱你就怎么爱你;我可以成为画家或知识渊博的女人,可以成为高级哲学家……不,我不能高兴。我想站起来,可是……我不能……今天就写到这儿吧。尽管我知道你会永远爱我,可你还是写封信告诉我吧。你不会骗我,你是一个具备所有美德的人,你绝不会撒谎,所以,你对我讲的话就是我的《福音书》……如果你失去了双臂和双腿,我会照样爱你。那么……”

由于手腕发抖,特里斯塔娜写的最后几行字几乎难以辨认。那不幸的女子放下笔后,显得十分的沮丧。她想把信撕掉,后悔

不该写它。但最后她还是没折叠就把它交给了堂洛佩，让他放进信封寄往目的地。这是她第一次没有注意保守她信件的秘密，好像那是做的正常事。加里多把信拿到他的房间，慢慢地读了一遍。他对姑娘面对如此严重的事情却镇定自若感到吃惊。

“事情是现在，”堂洛佩一边写信封一边说道，仿佛就是跟信封上写的那个人说话。“我已经不怕你了。你已经失去了她，永远失去了她，因为没有胳膊没有腿的那些什么永恒的爱，理想的爱，爱的蠢话只不过是想象中的不健康的狂热病。我已经打败了你。我的胜利是可悲的，可却是实实在在的。上帝知道，我并不为这种胜利高兴，而是因为它消除了我一生中最大痛苦的隐患……她已经绝对属于我了，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可怜的长了翅膀的姑娘！她想远远地离开我，想飞走。但是，她的命运不答应，既不允许她飞翔，也不让她奔走。上帝也不帮助她，可上帝帮助我……我也不知为什么，在这类争斗中，他总是站在我的一旁……只有上帝自己知道原因何在……当我所爱的东西要逃走时，他就将它的手脚捆束起来交给我。我可怜的心肝，我倾慕的姑娘，我爱她，我终生都要像一个父亲般地爱她！谁也甭想把她从我手中夺走，已经不……”

在这些堂洛佩只留在心里、口中并没有表露出来的可悲的感情的深处，充溢着一种自尊的满足，一种人所共知、情有可原的利己主义，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我已经牢牢地把你拴住了，你甭想再离开我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想着，像是要推迟来自她身上的喜悦，因为，在那个时候，对任何事情高兴都是不合时宜的。

后来，他看到姑娘十分消沉，便千方百计要让她振作起来，一会儿讲些表示同情的话，一会儿又振振有词的称我们的下肢

并没有什么用途。好不容易特里斯塔娜才吃了一点东西，可善良的加里多什么也吃不下。

下午两点钟，米吉斯、鲁伊斯·阿隆索和一位充当助手的医学院学生阴沉着脸静悄悄地走进了客厅。其中一人小心翼翼地拿着一个呢料包，包着的是盛医疗器械的小盒子。很快又进来个年轻人，手拿一些装满杀菌剂的小瓶子。堂洛佩像迎接刽子手一般迎接了他们，而那些人的神态也真的像是向死囚请求原谅并准备行刑一般。

“先生们，”他说道，“这是很不幸的，很不幸的……”

堂洛佩再也说不下去了。米吉斯去了病人的房间，强作风趣地通报说：

“美丽的姑娘，我们人还没有来齐，我是说，只有我一个人来了。喂，你怎么样？脉搏……”

特里斯塔娜顿时变得脸色青紫，用恐惧、幼稚、恳求的目光盯着大夫。为了安慰她，米吉斯向她保证他有信心将她的病连根拔除，彻底治好，并称她的兴奋是病情可靠好转的先兆，还告诉她，为了使她镇静，要给她闻一点乙醚……

“没什么，孩子，就那么几小滴，滴在一块手帕上。你闻一闻，为的是让那顽皮的神经安静下来。”

可是，骗特里斯塔娜谈何容易。可怜的姑娘懂了奥古斯托的用意，强作笑脸地对他说：

“您是想让我睡觉……好吧，我倒很高兴这样深沉地睡一觉，睡着以后，不管怎么痛我都不知道了。这有多么快活！而且，如果我不再醒来，我是否就这样过去了？……”

“您怎么会过去呢！……那样的话，我们这些医生不都是些笨蛋了吗？……”奥古斯托说，此时堂洛佩走进来了，他吓得半

死，满面忧伤。

他朝病人背过身去，毫不犹豫地开始准备药物，将一瓶宝贵的麻醉药水放在桌式柜上。他用自己的手帕叠了一个小窝，又将浸过麻醉剂的棉花球放在里面，刹时间，屋子里就充满了浓重的苹果味。

“多好闻的味道呀！”小姐说，她慢慢地闭上眼睛，像是在心里祈祷着。

奥古斯托立即将手帕捂在了她的鼻子上。她先是感到昏昏沉沉，而后是惊恐、癫痫性不安、抽搐、胡言乱语，仿佛是喝得酩酊大醉。

“我不要，我不要……我已经不疼了……干吗要锯掉我的腿？……一个女人正在弹钢琴，把贝多芬全部的奏鸣曲都弹得那么好，那么动人，可来了这些不正派的家伙拧她的腿！……好吧，那就把她的皮肉切开吧，把腿给她截掉吧……可我还是继续弹下去。钢琴对我没有秘密……我就是贝多芬，有他的心，他的身体，尽管手不同……也别把我的双手截掉，否则……噢，什么也不要动我，我不让截掉我的手；我用另一只手抓住这只手，不让他们截掉；我再用这只手抓住另一只手，这样他们一只手也无法给我截掉。米吉斯，您不是个男子汉，您从来就不是，您不知道怎样对待夫人，更不懂得如何对待杰出的艺术家……我不要奥拉西奥到这儿来，不要他看到我这副模样。否则，他会想到任何坏事……如果胡安先生在这儿，他不会允许你们干这种可恶之事……把一个可怜的女人捆起来，在她的胸口放一块那么大，那么大的石头……然后再垫上一块灰色的调色板，压得她没法绘画……多么美好的东西呀！我画的花儿味道多香啊！可是，这些鲜花是我画的，我以为是我画的，可这会儿为什么都成了真

的了……为什么都成了真的？这是艺术天才的魅力！我得把《纺纱女工》那幅再润色一下儿，看看能不能画得再好一点儿。这种完美无缺，这种神奇的完美无缺如何去寻求？……萨图娜，萨图娜……你来，我要憋死了……这鲜花的气味……不，不，这是一幅画，它越是漂亮，毒性就越大……”

最后，她终于一动不动了，半张着嘴，眼睛也静止下来……她偶尔发出句呻吟声，仿佛是孩子的撒娇，又仿佛是被那场恶梦中的石块压着的人挣扎时的哼哼。在麻醉药劲儿全部发挥出来以前，另外两个杀手——堂洛佩在心中这样称呼他们——又走了进来。当他们认为病人完全进入麻醉状态后，便将她抬到铺着厚床垫的行军床上准备做手术。他们不是分分必争，而是秒秒必争，立即开始了那可悲的手术。堂洛佩紧紧咬着牙关，有时候，他简直不能看那凄惨的场面，便走到房间去，转身再马上回来，他为自己的胆怯而羞愧。他看到医生们放好了绷带和像蛇一般的橡皮条。然后，截肢在所谓的选择点开始了。医生们先切开了表皮，那些表皮将留下来作结疤用。当医生们敏捷地用手术刀锯腿的时候，堂洛佩看到鲜血开始涌流出来，那时，他的怯懦反而变成了冷静和勇敢，他高傲起来，无法再软弱下去。他的心变成了铜的，脸皮变成了羊皮纸的，那场残酷的手术他坚强地从头看到了底。医生们技术娴熟，动作敏捷，手术进行得很顺利。患者进入麻醉状态一个小时一刻钟后，萨图娜便拿着裹在单子里的一个又长又细的东西急匆匆地走出了房间。不久，动脉联结好了，包扎结疤的皮也缝好了，消毒治疗也细心地作过了，雷鲁斯的小姐缓慢而悲惨地醒了过来。在那次假死之后，也就是在她复活之后，她面临的是一种新生活；在那场散发着苹果味的葬礼中，她失去了一只脚，一条腿只剩下了三分之二。

## 第二十四章

“哎哟，我还疼！”这是特里斯塔娜从黑洞洞的深渊返来后开始说的第一句话。

然后，她那苍白难看的面容，就像一个人在作深透的自我分析一样，显示出一种强烈的观察力量，就像那些多疑的人在审视着自己的各个器官，检查着自己的呼吸和血液循环情况，脑袋里捉摸着各部分肌肉状况，窥视着神经跳动的节奏。毫无疑问，此时可怜的姑娘将所有的精神力量都集中在了她那空空的下肢部位，以便从思想上恢复她已失去的下肢，而且修复得完美无缺，就像在她生病之前那样健康、有力和敏捷。无须费太大的力量，她便想象出她还有两条腿，用它们可以轻盈地行走，瞬间便可以矫健如飞地到达奥拉西奥的画室。

“你感觉怎样，我的孩子？”堂洛佩问道，并伸手抚摩着她。

特里斯塔娜则轻轻地抚弄着老头儿的白发幽默地回答道：

“很好，我觉得休息得蛮不错。如果你们答应，我现在就跑起来……我是说，我要跑起来，不……不，我们现在还不能这样开玩笑。”

当另外的两位医生走了之后，奥古斯托和堂洛佩向特里斯塔娜表示保证能把她的病彻底治好，他们还相互祝贺手术的成功，但那股兴奋劲并不能感动截肢的姑娘。他们把她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干干净净、舒适无比的床上，其他再也无事好作，就等关键的十天或十五天之后手术的结果了。

在那段日子里，善良的加里多整日坐卧不宁，因为虽然特里

斯塔娜的外部伤口愈合得不错,但她的消沉和虚弱却令他惊恐不安。她已不像从前的特里斯塔娜,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她一次也没有想到过写信,也没有提起过她的雄心壮志和高尚的理想,将她一贯的进取心和突发的种种奇想都丢在了脑后;她那在她的病症最艰难的时刻所表现出来的潇洒和顽皮此时也销声匿迹。她变得精神痴呆,萎靡不振,出众的才华完全被黑影遮盖了。她是那样的被动和温顺,开头堂洛佩甚是高兴,但是,没过多久,这位慈善的绅士就为她性格的那种改变而感到痛苦了。他一刻也不离开她,像父亲般的关心她,那种亲密的程度几乎到了溺爱的地步。终于,到了十天头上,米吉斯非常满意地宣布说伤口愈合得好极了,她的病已经没有危险了。与此同时,事情说来很巧,瘸姑娘的精神也突然恢复了。一天上午,像是她对自己不满意,若有所思地对堂洛佩说:

“哎呀,我有多少天没写信了呀!我做得实在太不对了!”

“你别着急,我的孩子。”老头儿颇有气度地回答说。“那些理想化的、十全十美的人物,绝对不会为收不到一封信而发怒,他们只要在他居住的太空中悠然自得地散步就会从被遗忘中得到安慰……不过,如果你想写信,文具就在这儿。你口授,我来作你的秘书。”

“不,我自己来写……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来写。只写几句话。”

“试试看吧,我已准备好了。”加里多手持钢笔,把纸铺在面前说。

“那么,正如我对你说的,”特里斯塔娜口授道,“我只有一条腿了。我已经好多了,已经不疼了……我的病已经很轻……已经……”

“怎么……不接着说啦？”

“最好我还是自己写吧。这么口授，我的话想不出来，真的，想不出来。”

“那好，你自己来吧。你自己写，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他把笔递给她，将放着纸和活页夹的木板推到她的面前。“怎么……写得那么困难？你的灵感和冲动呢？活见鬼，它们都跑到哪儿去了呢？”

“我真笨！什么也想不出来。”

“你愿意我给你口授吗？那么，你听着：‘你多美，上帝创造了你这个小无赖，那么多完美无缺之处，实在是无聊至极！……不，我不同你结婚，也不同任何天上或地上的天使结婚……’怎么，你笑？往下写。‘我不结婚……我瘸也好，不瘸也好，都同你没有关系。我现在这副样子，还是有人爱我的；我现在一条腿比以前两条腿更高贵。为了你慢慢明白，我的天使……’不，天使这个词用得有点儿俗……‘那么，为了你慢慢明白，我告诉你我有翅膀……我长出了翅膀。我爸爸打算给我准备所有的绘画用具，更令我高兴的是，他还要给我买一台手摇风琴，再给我请一位老师，让我学习演奏优秀乐曲……你会看到……同我相比，天上的天使也只能是些街头乐师……’”

两个人都笑起来，堂洛佩为他的成功所振奋，继续弹着那根弦，直到特里斯塔娜不得不突然打断他，一本正经地对他说：

“不，不。我自己写，让我一个人待在这儿。”

堂洛佩离开了一会儿，瘸姑娘便这样写了她的简短而动情的信：

“我亲爱的先生：特里斯塔娜已不是从前的特里斯塔娜了。

你还像从前一样爱我吗？我的心告诉我，你会的。我看你比以前距离更远了，你变得愈发漂亮，愈发有艺术特色，愈发慷慨，愈发善良。我想他们会给我安假肢，我能用假肢走到你的身旁吗？我会变得多漂亮多好玩呀！再见。你不要到这儿来。我远远地爱着你，我在别离中赞美你。你是我的上帝。作为上帝，那就是看不见的。你自身的伟大使我的眼睛捕捉不到你……我指的是我脸上的眼睛……因为我灵魂上的眼睛会把你看得清清楚楚。改日见。”

她自己把信封上，贴上邮票，而后交给了萨图娜。后者在接信的时候，作了个嘲讽的怪相。下午，特里斯塔娜独自待了一会儿，女仆推心置腹地对她说：

“您看，今天上午堂洛佩在这儿，我什么也不想对您说。您的信……现在还在我手里。堂奥拉西奥已在马德里，干吗还要把信邮走？今天晚上我要亲自交给他。”

残疾姑娘听了这话脸色顿时变得煞白，接着脸又变得通红。她不知该说些什么，脑子里也一片空白。

“你弄错了，”她终于开口说道，“大概您看到了某个跟他相貌一样的人。”

“小姐，我怎么会弄错呢！……没那回事儿！就是他。我们还谈了半个多小时。他主张把您的坏腿都截掉，一点不留祸根。哎哟，我说小姐，如果您看到他那副样子！他变得比鞋子还黑。他说自己一直在山里和海上跑，而且那种生活很有趣……非常有趣。就这样。我对他讲述了我们的一切。他是那样的爱您，在我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简直要拿眼睛吃了我……他说他要同堂洛佩会面，把一切都讲清楚。”

“把一切都讲清楚！……讲什么？”

“讲什么他自己清楚。他迫不及待地要见到小姐，我们要趁堂洛佩外出的时候安排一下这件事……”

特里斯塔娜没说什么。过了一会儿，她要萨图娜给她拿镜子来，她在镜子里照了照，脸上露出了极为痛苦的表情。

“看看，您的脸相没有多大变化……别照啦！”

“你别说啦！我就像死人一样……我变得真可怕……”特里斯塔娜哭了起来。“他都会不认识我了。可是，您看见了吗？我的脸色是什么样子？就像是破布造出的纸糊的。眼睛也可怕极了，那么大，就像是安上去的……嘴成了什么样子啊，神圣的上帝！萨图娜，您把镜子拿走，以后即使我要您也别再给我。”

与她想的相反，堂洛佩没有把她拴在家中，由于情况需要，他外出频繁，极少在家。在那种悲惨的境遇中，他的生活中充满着痛苦和艰辛。为特里斯塔娜治病开支巨大，把他全部收入的一点剩余花得精光。唉，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那位高贵的绅士不得不放下架子，撕破脸皮去敲一个朋友的门，要干的事在他看来是非常不名誉的。那位不幸的先生所受的磨难就不必细说了。不几天，他就像一下子老了五岁。“谁会想到……我堂洛佩这个如此自尊自爱的人，如今却低三下四地去请求别人的恩惠！……说不定哪一天，由于我难以偿还欠债，我只好做出拆了东墙补西墙的事来……上帝清楚，只是为了养活这个可怜的姑娘，让她的日子过得快活些，我要经受多大的耻辱和委屈呀！最好还是给我一枪让我安静好了。我真愿带着我的灵魂到另一个世界去，带着我这把精疲力竭的老骨头到墓穴去休息！……然而，实际情况却使我完全相反：我不得不过一种没有尊严的日子……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可人们还说什么身份……不，

我不相信什么身份,我认为唯一存在的就是事实,就是意外的灾难。别人的生活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样板,是我们行动的先例。”

在小姐面前,可怜的堂洛佩竭力掩饰着自己的痛苦,而且还装出一副春风得意、家境正处于兴盛发达时期的神情。他不仅为特里斯塔娜买了绘画用具:两个颜料盒(画油画和水彩画)、画笔、画架和其他东西,而且还给她买了答应过的手摇风琴或者就叫风琴,以便让她在绘画休息时用音乐消遣消遣。特里斯塔娜在学校里学习过钢琴,掌握初步的弹奏技术,马马虎虎地可以弹奏波尔卡舞曲和华尔兹舞曲,以及其他某只浅易的曲子。要像早熟的孩子那样经过艰苦训练掌握娴熟的技术已经晚了点儿,然而,请个好老师,还是可以战胜困难的,再说,风琴并不要求太快的指法。音乐与绘画相比,特里斯塔娜对音乐充满更多的幻想。她渴望从床上爬起来试试她的才能。她焦急难耐地巴望着堂洛佩告诉她的老师到来,脑子里已经响起了乐器那柔和的谐音,这谐音不如她心灵深处的谐音更美丽,更动人。她以为自己很快就会成为杰出的音乐家,成为第一流的音乐指挥。想到这些,她异常的兴奋,有几个小时感到幸福和愉快。堂洛佩鼓励她大胆地幻想,与此同时,也提醒她不要忘记练习绘画,要她在画布上或画板上随便画件美丽的东西,对实物进行临摹。

“啊呀,为什么你不来画画我的肖像呢?……或者画萨图娜?”

残疾姑娘回答说,她最好还是通过临摹来训练她的手。堂洛佩答应给她拿些画得很好的头像和风景画来供她挑选。

可怜的绅士不惜作出任何牺牲让他的瘸腿姑娘高兴……最后,噢,命运的改变使他产生了许多怪念头!可是,他不知如何

将特里斯塔娜临摹的画儿搞到手，使她的绘画技巧得到长进。凑巧，萨图娜这个鬼机灵帮他解脱了困境。

“可是，先生，”萨图娜说，“你要的东西就摆在那儿呢！……别傻啦，让我来办，我给你拿来……”

萨图娜又用她那富有表情的眼睛和令人羡慕的滑稽神态完善了她的大胆想法。

“你愿怎么做就怎么做吧，萨图娜。”堂洛佩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说，“我可是……”

半个小时之后，萨图娜从街上回来了，她手里拿着许多木板和画好的布景：人头、裸着的躯干、风景画稿、食品静物画、水果、鲜花，一切都出于大师之手。

## 第二十五章

那些图画使雷鲁斯的小姐心情万分激动，在久违之后，她又看到了那些友好的面孔，使她记起了幸福的时刻。在这种时刻，对她来说那些人都是活着的，他们翕动着嘴唇，用亲切的目光注视着她。她让萨图娜将那些油画挂在房间里，以便欣赏着它们得到欢愉，她又可以回到跟奥拉西奥学习绘画和在他的陪伴下度过的那些美丽的黄昏的时间去了。看看现在想想过去，她不禁十分伤感。最后，她又要求女仆将那些画收起来，直至她能够不那么激动地看它们。但是，她对那些画轻而易举地从画室搬到这个家里来没有表示惊讶，也没有好奇地想知道精明的堂洛佩对此作何感想。女仆不想主动去作解释，他们没有要求她。过了一会儿，大约在十二点左右，她一边侍奉主人用午餐——

张可怜的土豆饼和一块猪排——一边壮起胆儿说了几句真话；她在这个家中已服务很久，相信主人会信任她。

“先生，您该知道，朋友想看看小姐，这是很自然的……哎呀，您可别不痛快，应该体谅这种情况。他们是年轻人，您更应该作他们的父亲或祖父，而不是别的。您不是说您的胸怀非常宽阔吗？”

“萨图娜，”堂洛佩用刀柄敲着桌子回答说，“我的胸怀比这只酒杯大，比这座房子大，比对面那座蓄水池都大。”

“这样的话……您就同他和解好了。感谢上帝，您已经不年轻了；我是说，真不幸，您已经变老了。别做那种看菜园的狗，自己不吃也不让人家吃。如果您要上帝饶恕您所有的恶作剧和卑鄙下流的行为，那么多次地欺骗女人和嘲弄女人的丈夫，您就应该明白，年轻人就是年轻人，生活和美好的事情是为刚刚开始生活的人准备的，而不是为那半截身子入土的人……那么，但愿您有一种……怎么说来着？一种举动，堂洛佩，我是说，堂洛佩……那么……”

那位倒霉的绅士听了这些话非但没有生气，而且认为萨图娜是出于善意。

“那么……一种举动？……说说看，你从哪儿得出结论，认为我已经那么老了呢？你认为我已经完全不行了吗？其实，还有许多女人喜欢我呢！你自己……尽管已经五十岁……”

“五十岁！别胡扯啦，先生。”

“就算三十……三十五岁吧。”

“我才三十二岁，一岁也不多。得了吧！”

“好的，你说多少岁就算多少岁吧！我是说你自己，如果我情绪好的话，你……别，你别不好意思，别脸红……是不是

你在想你是一个丑陋可笑的人？……不！如果你稍微收拾打扮一下，还是很可以接受的。你的眼睛还是俏皮得十分可爱的。”

“先生……您得了吧！……怎么，您连我也想勾引吗？”萨图娜和主人太熟了，她一面这么说着，一面毫不犹豫的把吃空的肉盘子放在桌子一边，两手叉着腰坐在了主人对面。

“不……我已经干不了那些胡闹的事了。你完全不必怕我。我已经改邪归正洗手不干了，开玩笑干坏事的时代对我来说已经结束了。我对特里斯塔娜是那样的爱，毫无疑问要把另一种爱变成父爱。你已经知道……为了使她幸福，我什么都可以干，正如你所说的，应该有一种举动……总之，怎么样？……那个二流子……？”

“看在上帝份上，您别这样叫他。您别这么傲慢，他很英俊。”

“你也知道什么叫美男子？”

“您算了吧！所有女人都知道这事。我说，用不着比较，您就得甘拜下风。我是说，我是说奥拉西奥是个美男子……是当今美男子中的佼佼者。您是完蛋了，只是大家心中有数口中不说罢了。是的，这一切都过去了。您去照照镜子，那您就可以看到您的美貌已消失了。您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承认这个年轻的画家……”

“我还从没有见过他呢……不过，用不着见他，我还会继续认为如今没有潇洒大胆的美男子，这种懂得爱的美男子已经灭绝了。但是，那么我就降格以求，就算这位蹩脚画家是个美男子吧……相对而言吧！”

“小姐爱他……您不要生气……事情明摆着哩……青年人

就是青年人。”

“好吧……那么，她爱他……可是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个小伙子不会给她幸福……”

“他说腿瘸了他不在乎。”

“萨图娜，你可太不了解人的本性了！我再说一遍，这个男人不会使姑娘幸福。我可是知道这些事！我还要再说一句：姑娘也不指望在这种人身上得到幸福……”

“先生！……”

“要了解这些事，萨图娜，需要……了解这些事。你的脑袋太笨了，只看到鼻子底下那一丁点儿。特里斯塔娜是个很聪明的女人，这你已经看到了，她富有狂热的想象力……她爱上了……”

“这我知道。”

“你不知道。她爱上了一个并不存在的人，因为他不可能存在，因为如果存在的话，萨图娜，那就是上帝，而上帝是没有雅兴到尘世来让姑娘们开心的。啊哈，我们聊得够了，给我拿咖啡来。”

萨图娜跑到厨房去了，她端着咖啡回来的时候，对堂洛佩的最后一番话作了如下的评论。

“先生，我说的是他们两个相爱，爱得难分难离，死去活来，无论如何，奥拉西奥先生希望同姑娘见一面……他是怀着善意来的。”

“那就让他来吧。走的时候我可要叫他不痛快。”

“唉，真霸道！”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并不反对他们见面，”绅士点了一支烟说道，“但是，在他们见面之前，我得先和那个家伙谈谈。你

看,我是善良的。这种举动怎么样?……同他谈谈,对,同他谈谈,告诉他……好啦,好啦,我懂得……”

“我们打赌,您会把他吓坏的。”

“不,我要把他带到这儿来,我要亲自把他带到这儿来。萨图娜,这就叫气度。你可以通知他,让他某个下午在画室里等我……就明天吧。我已经决定了。”他在餐厅里不安地走来走去。“如果特里斯塔娜愿意见他,我不会扫她的兴。不管这姑娘有什么想法,我这个爱她的爸爸都会满足她。我给她买了画笔,买了风琴,可这还不够,我还需要给她买更多的玩具。让这个男人来吧,幻想……幻想……萨图娜,现在请你说我不是英雄,我不是圣徒。我用这种突如其来的行动洗清我所有的过错,让上帝把我当成他身边的人。那么……”

“我来通知他……不过,您千万可不要胡说八道。我说,如果您要吓坏了这个小伙子!……”

“他只要看到我就会害怕。萨图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再说,你一直在教导姑娘耍花招。你可以告诉她,我对她干的事假装看不见,找一天下午,我故意外出,好让他进来。他们可以谈半个小时,只谈半个小时……绝不允许谈更多的时间。我的尊严不允许。不过,我要待在家中……把门打开一条缝,你和我可以看到他们怎样见面,听到他们谈些什么。”

“先生!……”

“你知道什么?照我的吩咐去做。”

“那么,您要照我的劝告去做。时间来不及了,堂奥拉西奥很急……”

“很急?……这就是年轻人呀。嗯,那好,今天下午我就到画室去。请你通知他……去吧……然后,在你陪小姐的时候,你

要……懂了吗？你要告诉她，对他们的会面我既不同意，也不反对……说得更确切点，我是容忍，是装作视而不见。你也不要让她知道我到画室去的事，这种言行不一的行动与我的性格不符，也许会在她的眼里降低我的身份……尽管不……也许不会……总之，你要好好照料她，当她看到那个……美好的理想人物出现在她的面前时，不要过分动感情。”

“您不要嘲笑。”

“我没有嘲笑。”

“美好的理想人物是指……”

“就是她那个家伙……就是一个女人爱的家伙，比如说……”

“你才叫家伙呢。”萨图娜笑了起来。“总之，咱们别说了，你准备准备，我也要去跟那个年轻美男子见面好好谈谈。”

经萨图娜预先通知，在约好的时间里，堂洛佩去了奥拉西奥的画室。在上那些没完没了的楼梯的时候，他感到十分的吃力，一边走一边用嘶哑的声音气喘吁吁地自言自语道：“啊呀，我的上帝，这些时来我在干一些多么奇怪的事情呀！有时候我不禁想俯首自问：您还是那个堂洛佩吗？……我从来没想到会落到这种地步，一个人居然不像他自己……不管怎么说，我不能让那个无辜者太怕我了。”

两个人一见面都有点窘，不知道采取何种态度对待对方，是一种和蔼可亲的姿态还是一副高贵的面孔？反正那都是一种装璜性质的。画家准备根据堂洛佩的态度冷热来决定自己的态度。在礼貌性地寒暄了几句之后，老头儿便摆出了一副傲慢的神气，就像是看一个下等人似的看着那个年轻人，对待他就如偶尔遇到了一个过路的行人。

“噢，对，先生……您已经知道了姑娘的不幸。真遗憾，对吗？她是那样的有才华，长得是那样的美丽！……可是，现在却落了个终身残废。您会明白我有多么痛苦。我就像对一个女儿似的待她，给她以深深的纯洁而无私的爱。既然我不能保护她的健康，也不能使她免除悲惨的截肢的命运，我就想使她的生活尽量过得愉快，过得幸福，使她的灵魂得到各种欢愉……总之，她的变化无常的性格需要玩具。绘画最终是不能让她愉快的……音乐吗，也许……她的永不满足的生性使她的要求永无终止，要了还要要。我知道您……”

“这么说，堂洛佩，”奥拉西奥有礼貌而又俏皮地说，“您是把我看成玩具了。”

“不，看成玩具恰恰不是……不过，正如您所看到的，我已经老了，对人生、情和爱的事情都非常实际，我知道年轻人的兴趣总是带点儿洋娃娃游戏的味道儿……对这事不要往坏里想。每个人看事情都与他的年龄有关。二十岁或三十岁的人的有色眼镜总是使事物滑稽地变形，并且给它们涂上一种清新而光亮的色彩。我的镜片反映的就不是事物的真实面貌。一句话，我是用一种父亲的宽宏来看姑娘的兴趣。对，对她应该宽宏，因为她已经病了，我们必须原谅她的任性和撒娇，不管她的这种举动有多么荒唐古怪。”

“请原谅，我的先生，”奥拉西奥板起面孔说，他压住了堂洛佩那尖锐的目光对他产生的威慑力量，而且令他变得有些胆怯。“请原谅。我可不用这种糊涂老爷爷的见解来评价特里斯塔娜对我的兴趣，更不会用这种见解评价我对她的感情。”

“我看，我们用不着为此争吵。”加里多说，他显得更加礼貌但也更傲慢。“我把我想的事情告诉您，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

我不知道您会不会纠正看问题的方式。我已经这把年纪,经历的事情够多的了,我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所做的事情就是来告诉您,既然您想见特里斯塔娜,特里斯塔娜也高兴见您,我不反对您光临敝舍。至于事情您怎么看怎么想,那是您自己的事了。我非但不反对你们见面,而且高兴你们这样做。也许您会认为,我这个嫉妒嫉的爸爸或者蛮横无理的家长在您来我家时会躲出去吧?不,先生,我不喜欢遮遮掩掩,更不喜欢在对待像这次拜访似的如此天真的事情上遮遮掩掩。让一个未婚夫瞅着我不在家时进我的家这是不正派的。如果您没有我的允许就溜进家来,或者我插上门像防贼似的不让您进来,对你我均属无益。是的,堂奥拉西奥先生,您可以按我指定的时间到我家来,懂吧?为了让我患病的女儿得到安宁如果您需要一次次地来拜访,那您得向我保证,每一次都得让我知道,背着我绝对不行。”

“我觉得很好。”迪亚斯说,他渐渐地被假仁假义的老头儿的锋利言词和狡猾征服了。“我照您的吩咐办。”

奥拉西奥感到他的交谈者很高尚,而且几乎……不是几乎,而是实实在在的感到很高兴同他交往。他是第一次在摊开的社会动物志中就近欣赏极其奇怪的一页,一个带有神话色彩和某些诗意的人物。后来堂洛佩对他讲的有关男人向女人献殷勤、女人和婚姻的种种风趣的事情就对他更有吸引力了。总之,他感到堂洛佩非常和蔼可亲,告别的时候,奥拉西奥答应按照他的指示去办,商定第二天下午去拜访那个可怜的残疾姑娘。

## 第二十六章

“他真像个天使！”堂洛佩说，他把画室那长得一眼望不到头的楼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抛在后边，心情反而不如上楼时那么平静了。“他好像很老实，也很正派。我看不出他犯那种固执的结婚幼稚病，对那美丽的理想也是只字不提，也没说不管她有没有腿他对她的爱至死不变的话……没有这些事儿，这是肯定的……我以为我碰上了一个浪漫派，从他的脸色看似乎在情感的事情上遇到了挫折。我觉得这小伙子肤色健康，精神沉静，是一个知识渊博的聪明人。总之，他跟我看事情一样。以前他应该是热恋过——我可说不清是什么时候——但现在却看不出他在热恋。他反而显得茫然，不知道在见到她时应该采取什么态度，也不知该怎样去见她……总之，这件事会有什么结果呢？……对我来说，事情已经结束了……结束了……是的，是这样……事情已经死了，倒下了，被埋葬了……就像那条腿一样。”

那突如其来的奥拉西奥近来要来拜访的消息使特里斯塔娜很是不安，她表面上表示相信堂洛佩对她说的话，但内心中对此事能否真的实现却是将信将疑的，因为在动手术的前几天，她的脑子里一直以为她那个美丽的理想人物不在马德里。如今，一听到他要来访的消息，奥拉西奥在她脑海中的美貌和浑身上下的完美无缺反而被破坏了，消失了。与此同时，那种纯粹人之常情的、自私的想见到自己的心上人，听到他讲话的声音的欲望同她的如脱缰之马的理想主义在内心中激烈地争斗着，她反而不知不觉地更倾向于避开同他的见面而不是迫不及待地实现它。

相距遥远渐渐成了他们那微妙的爱情的乐趣和安慰,就是说,这种微妙的爱情想竭力摆脱一切感官的影响。

特里斯塔娜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迎来了同情人会面的时刻。堂洛佩对此事一字不提,像是他完全不知晓。但是,他呆在了他的房间里,一旦情况需要,他马上会出现。特里斯塔娜回忆着他们最幸福的时刻,将头发梳洗了一番;由于最近几天她的身体有所恢复,稍一打扮便显得比较好看。不过,她还是感到心情压抑和难过,她坚决不照镜子,因为理想主义并不排斥自负。萨图娜将奥拉西奥引进客厅,特里斯塔娜听到他进来的时候,脸色刹时变得苍白,几乎昏了过去。她血管中本来就不多的血一下都涌流到心中,使她几乎难以呼吸,一种比所有感情还要强烈的好奇心把她给吸引住了。

“现在,”她自言自语道,“我要看看您是什么样子,我将会看到您的脸庞,我好久没看到它了,它在我的眼前和脑海中消失了,迫使我不得不自己创造一张您的脸供我自己欣赏。”

奥拉西奥终于走进来了……出乎特里斯塔娜意料之外的是,乍一看,他完全变成了一个陌生人。他径直张开双臂向她走去,温柔地抚摸了她。短暂的沉默之后,两个人才终于能开口讲话……特里斯塔娜发现她旧情人的声音似金属一般,似乎从来没有听到过。而后……他有一张什么样的脸膛呀!什么样的皮肤颜色呀!浑身上下都像是被太阳晒成了紫铜色!

“你受了多大的苦呀,我的小可怜的!”在强烈的激动过后,奥拉西奥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思想的时候,他这样说。“真遗憾,当时我不能守在你的身边。在那种时刻,如果我能陪着我的亲爱的帕卡·德·里米尼,给她以精神支持的话,那对我该是一个莫大的安慰……但是,你知道,我的姑妈病得那么重!……这个

可怜的女人几乎都不行了。”

“对……你不来是对的……何必呢？”特里斯塔娜很快恢复了镇静，这样说道。“那个可悲的场面会使你心碎的。总之，事情已过去了，我现在已好多了，渐渐地习惯了只有一条腿。”

“一条腿有什么要紧，我的宝贝！”画家脱口而出，说道。

“看看再说吧。我还没有试着用拐杖走过路。手术后的第一天我非常难过，但是，最后我会习惯的。有什么办法呢？……”

“一切是习惯问题。当然，开头你会有点别扭……就是说，你很快就会潇洒起来……”

“不……你别说啦。这种奉承话不适合于我们之间。有点故意献媚的味道，或者说，更多的是怜悯，你还是……”

“你身上最宝贵的东西是优雅、勇敢和才智，这些东西没有受到任何损害。你的脸蛋的魅力、你的上身的令人艳羡的美丽对称……也没有……”

“别说啦！”特里斯塔娜板起脸来，“我是一个坐着的美女……永远地坐在那儿，一个半身的女人，一座雕像，如此而已。”

“你觉得这还不够吗？一座雕像，但是，是一座多么美丽的雕像啊！再说，你的绝顶的聪慧使你永远是一个迷人的女人……”

奥拉西奥挖空心思寻找奉承那个只有一条腿的女人的词语，但是，事情并不容易。一旦把那类的话向那位不幸的女子说出来，也只不过是些剩下的枝枝叶叶而已。最后，他颇为勉强地说出了下面令人不敢恭维的话：

“我爱你，我永远像以前那样地爱你。”

“这我知道。”特里斯塔娜回答说，正是因为她肯定这句话，于是她便开始怀疑这句话。

谈话继续用十分亲切的词语进行着，但是并没有到达那种真诚信任的语调和神态。开头一会儿，特里斯塔娜感到一种突然的失望。那个人已不像她用自己的创造和塑制的智慧辛辛苦苦地描绘出来的、被遥远的距离从她脑海中抹掉的人物，而是一个粗糙而普通的形象，脸上没有聪明的表情，至于思想……啊，至于他的思想，那是再粗俗不过的了！……从胡安先生的嘴里，除了同情之外，没有吐露出任何话语，而这些同情的话语是对任何病人都可以说的，它们只是表示一种带柔情的友谊。他所有涉及那永恒的爱情的话语，都是艰苦地建立在同情的基础上的人为的东西。

与此同时，堂洛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他家中走来走去，为了不让两个情人听到他的声音，他穿的是柔软的便鞋，但是，他几次三番地走近客厅的门口，以防发生什么需要他干预的事。由于他的尊严使他憎恶偷听，他没有把耳朵贴在门上。但是，受主人的委托，也出于自己的好奇和偷听的欲望，萨图娜不断地把耳朵贴在敞开的一道门缝上，听到了一些两个情人说的话。堂洛佩将她叫到过道里，迫不及待地问道：

“告诉我：他们谈到结婚的事了吗？”

“结婚的事我一点也没听到。”萨图娜说。“相爱的话倒是听到了，是的，他们永远是那样相爱，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

“关于那种神圣的关系一句话也没有说。我是说，事情到此为止了。也只能如此。面对一个靠一副拐杖走路的女人，他怎么能维持他的诺言不变？……此乃人之天性。我说的一点没

错……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但却是空空洞洞无实际内容。一接触实际的东西，那些啰啰嗦嗦的废话顿时都化为乌有，荡然无存了……总之，萨图娜，这很好，正是我所希望的。我们来看看小姐怎么办吧。你去接着听，接着听，看看他们对未来会不会做出什么严肃的许诺。”

聪明的女仆又回到门口去偷听。但是，由于里面说话声音很低，她什么也没听清楚。最后，奥拉西奥向他的情人建议他要结束这次拜访了。

“就我的本意来说，”奥拉西奥对特里斯塔娜说，“我真愿意同你一直谈到明天……到明天也不愿离开你。但是，我应该考虑，堂洛佩让我来看你这种举动还是很大度和高尚的，我不好滥用他的好意。你看我可以走了吗？我听你的。我知道拜访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你的老主人答应我可以天天来看你。”

残疾女人表示同意朋友的意见。奥拉西奥在亲切地吻了她并一再表示爱她之后就告辞了。他的感情尽管不那么冷，但更多的却是友情。特里斯塔娜看着他非常平静地离开了，分别的时候，她同他约定第二天下午来上第一堂绘画课，这很合乎艺术家的心意。他走出客厅时，在过道里撞见了堂洛佩。他径直向他走去，并怀着深深的敬意向他打招呼。他们两个走进那痴情老头儿的房间，谈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堂洛佩感到那些事对他意义十分的重大。

有关结婚的想法，画家一句也没说。他对特里斯塔娜的状况表示深刻的同情，也表示非常的关心，谈到对她的爱时，他的态度是审慎的，照堂洛佩的解释，那是一种文雅的表现，或者说，他讨厌突然地同特里斯塔娜断绝关系，因为这位雷鲁斯的小姐处于如此悲惨的境况，他那样做是不通人情的。总之，奥拉西奥

对他的女友表示出了应有的关心,而这种关心带有明显的从实际出发的色彩。他从萨图娜口中得知堂洛佩被某种困难压得透不过气来,因此,他在堂洛佩没有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向他提出了那位绅士出于高傲和尊严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议。

“因为,您看,朋友,”奥拉西奥以直率而慷慨的语调对他说,“我……您不要为我的好管闲事而生气……我对特里斯塔娜负有某些义务。她是个孤女。一切爱她的人,给她以应有尊重的人都必须关心她。您过分垄断对这个残疾女子的保护我认为不妥……如果您给我一个帮她的机会的话,我将终生感激您。请允许我……”

“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迪亚斯先生,您别把我羞得无地自容。我怎能允许……?”

“您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吧……您想对我说什么?……您认为我建议由我来负担特里斯塔娜治病的费用是失礼吗?您这么想很不对,非常非常的不对。请您接受我的建议吧,那样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

“更好的朋友,迪亚斯先生?在证明了我没有廉耻后我们会成为更好的朋友?”

“堂洛佩,看在上帝的份上!”

“堂奥拉西奥……够了。”

“实在不行,您起码也得允许我赠给我的女友一台高级风琴呀,最好的风琴,外加全套的风琴乐谱,包括练习曲、简单的乐曲和音乐会曲目。最后,风琴教师的费用也由我支出,行吗?……”

“好,这……这好吧。您看,我做点儿妥协。赠风琴和乐谱可以接受,教师的事不行,迪亚斯先生。”

“为什么？”

“因为赠一样东西是证明您过去和现在都对她有好感,但我从未听说过有赠音乐课的。”

“堂洛佩……您何必管这些微小的区别呀！”

“到那种地步,您甚至会向我提出管她吃穿……坦白地说,这样做我认为是对我莫大的侮辱……除非您到这儿来怀有某种企图和目的。”

看到堂洛佩认真起来,奥拉西奥想把话题岔开。

“我的目的就是要她学习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可以充分显示她的神经系统常年积累的巨额财富和运用这些财富。那是艺术激情的宝库,是崇高的雄心大志的发源地,是充满她心灵的全部智慧。”

“倘若仅仅如此的话,我自己足够了,而且绰绰有余。我不是富翁,但我有足够的钱为特里斯塔娜开辟道路让这个可怜的瘸姑娘奔向荣耀。我……坦白地说,我认为您……”

他想得到一个干脆利落的声明,看到侧面进攻不奏效,他便发起了正面进攻:

“嗯,我认为您到这儿来,目的就是要同她结婚。”

“我结婚!……噢!……不!”奥拉西奥说,对那冷不防的进攻有点慌张,但立刻又镇静下来。“特里斯塔娜立志不结婚,此事她决不妥协。您不知道?”

“我?……不知道。”

“啊,对,她讨厌结婚。也许她比我们大家都看得远;也许她的明晰的目光,或者杰出女人特有的猜测本能看到了我们尚未看到的未来社会。”

“也许……这些娇惯任性的女孩子往往目光非常远大。一

句话,迪亚斯先生,只接受风琴这件礼物,别的就免了。当然,我感谢您,但不能接受,否则我太没脸见人了。”

“那么就说好了,”奥拉西奥告别的时候说,“我来跟她画会画儿。”

“就一会儿……等我们起床之后,因为你不能在床上作画呀!”

“没错……但是,起床以后我可以来,对吗?……”

“噢,对的,来陪她聊聊天,散散心,把您去的那个美丽的地方的事情跟她讲讲。”

“啊,不,不行!”奥拉西奥皱起眉头说,“她不喜欢田野,不喜欢园艺,也不喜欢大自然;不喜欢家禽,不喜欢安逸和默默无闻的生活;可这些东西我喜欢得要命,爱得要命。我是一个非常土,非常实际的人,而她却非常的高傲,生着两支强劲的翅膀,要飞到无际的宇宙中去。”

“好,好……”堂洛佩紧握着奥拉西奥的手同他告别。“那么在您方便的时候就请来吧,迪亚斯先生。您知道……”

他把奥拉西奥送到门口,然后喜滋滋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搓着手对自己说:“他们的性格格格不入……绝对的格格不入,这种差别是无法缩小的。”

## 第二十七章

在那次拜访之后,善良的加里多发现他的残疾小姐有点儿发呆。当那个狡猾的老头儿向她询问根源的时候,特里斯塔娜毫不掩饰地对他说:

“他可是大变了，变化太大了！似乎同以前判若两人，可我还是跟从前一样啊。”

“怎么，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变坏了……至少到现在是如此。”

“他看上去像个好人，是的。他尊重你，向我建议为你支付看病的全部费用。我拒绝了……你想想……”

特里斯塔娜的脸立刻又红又热起来。

“他不是那种男人，”堂洛佩补充说，“一旦不爱一个女人了，就摆摆手一走了事。不，不，他好像很有礼貌，很有教养，人长得也帅。他赠你一台最好的风琴，还有全套的乐曲，你可能用得着。这我接受了，我认为拒绝不礼貌。总之，这个人不错，他对你深表同情。在你失掉一条腿后，他理解你的社会处境，让我疼爱你，关心你，让你的日子过得愉愉快快。他作为真诚和善良友好的朋友，自动来开始为你上图画课。”

特里斯塔娜什么也没说，整日陷入悲愁之中。第二天，她同奥拉西奥的会见是冷冰冰的。画家表现得非常和蔼可亲，但是，关于爱情却没说一句话。突然，堂洛佩不请自来，插嘴同奥拉西奥聊了起来，他们谈的全是有关艺术的事。后来，堂洛佩请奥拉西奥谈谈他在比利亚霍约萨度过的愉快的日子，后者便将他在那儿的良辰美景详细描述了一番。同堂洛佩预料的相反，好像特里斯塔娜很喜欢听，可以说她兴冲冲地听了奥拉西奥对乡下海阔天空的快乐日子和享受家庭天伦之乐的描写。毫无疑问，由于手术后她心灵上所起的变化，往昔她所鄙视的东西如今已向她展示出一个新世界的赏心悦目的美景。

在以后的拜访中，奥拉西奥极其巧妙地避免涉及热恋的那段迷人的生活，对艺术也表示冷漠，断言荣誉和桂冠都难以在他

的心灵中激起热情。这些话实际上是他在比利亚霍约萨的信中所表达的思想的忠实翻版，他观察到特里斯塔娜在听这些话时并没有表示不悦。相反，有时她像是持同样的见解，蔑视艺术事业及其成就。这使奥拉西奥深感惊讶，因为他的情人所写的信中那些慷慨激昂的话语和观念仍旧清晰地留在他的记忆中。

堂洛佩和奥拉西奥终于使特里斯塔娜起床了。那位可怜的残疾女子整天埋在大沙发椅中度日的狭小的书房变成了画室。奥拉西奥做老师的热情和耐心就不必细说了。然而，事情很奇怪，小姐不仅对阿佩莱斯<sup>①</sup>的艺术兴趣索然，而且几个月前她所明确表现出来的才华也突然变得黯然失色，大为减退。画家对此大惑不解，因为在他的记忆中，他的学生曾经轻而易举地学会了颜料调制和绘画着色。确切地说，他们两人对这种变化都感到不可思议，最后终于泄了气，感到厌倦起来，有时将上课推迟，有时将上课时间变得很短。这样尝试了三四天之后，他们几乎不再画了。他们只是以聊天打发时间，聊天往往也是有气无力的，就像两个人已经谈定了应该谈的事，只是再谈谈生活中普通而平常的琐事。

特里斯塔娜第一天用一副拐杖试着走路的时候，她那奇特的表演引起一阵阵嬉笑和嘲笑声。

“不行，”她笑嘻嘻地说，“用这种双拐杖走路，无论如何也无法潇洒自如。不行，不管我怎么走，用这种小木棍我也无法走得婀娜多姿。我将永远像站在教堂门口要求施舍的残废女人了。没关系，除了听天由命之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

① 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希腊最杰出的画家。

奥拉西奥提议送她一辆手摇车供她散步，小姐对这种好意欣然接受。奥拉西奥的许诺三四天后就兑现了，尽管赠送的车子三四个月后才开始启用。在这一切之后，发生的最不愉快的事情是奥拉西奥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来拜访了。这种撤退是如此的缓慢而逐渐进行，几乎没有被人察觉。有一天，奥拉西奥借口有事脱不开身失约了。到了下一个礼拜，变成了两次失约。而后是三次，五次……最后，失约的天数数都数不清，而来访的日子却屈指可数。对这种失约，特里斯塔娜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高兴，她总是很亲热地接待他，看着他离开时也没有明显的不悦。她从来不问他失约的原因，更不会为此与他争吵。另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是，他们从不谈过去，他们俩似乎已预先商定，那部小说算是最后结尾了。毫无疑问，在他们眼中，那个故事不像是真的，而是杜撰的，它所产生的效果就像那些消遣的书籍一样，使年轻人狂热和发疯，而对成年人则是另一回事。

上过头几堂音乐课和风琴后，特里斯塔娜几乎是突然一下子从精神呆滞中走了出来，像是用了魔法。她如同突然地复活，又恢复了生活的勇气、情趣和激情，就是说，又恢复了雷鲁斯小姐的真实性格和品德。随着学习音乐和风琴的热情的出现，她的惊人才华也顿时苏醒了。教师是一位和蔼可亲、异常有耐心的矮小的男人，他的教学注重实际，教学方法灵活多变，即使是一个聋哑人，他都可以教成风琴演奏家。在他的英明指导下，特里斯塔娜很快战胜了初步困难，看到那一奇迹出现的人，无不为之愕然和高兴。堂洛佩确实惊讶得目瞪口呆，当特里斯塔娜按动琴键弹出优扬的和音时，可怜先生完全陶醉了，那就像一个只为爱他的孙子孙女而活着的老大爷，一看到他们就入了神儿。在上乐理、指法和识谱课的同时，老师又增加了和音课，姑娘对

这些艰深的知识吸收得如此之快，老师简直把它看成奇迹。可以说，那些乐理老师还没有讲，她就已经熟悉。她的整个学习都是超前的，而且，学会的东西都深深印到她的脑海里。那位矮个子老师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整日从这个唱诗班到另一个唱诗班，从这个教堂到那个教堂，为庄严的弥撒、葬礼和九日祭演奏。他在特里斯塔娜的身上看到了上帝的恩赐，看到了宗教和艺术上命中注定的东西。

“这姑娘是个天才，”他一边热情洋溢地欣赏着她一边说，“有时候，我也觉得她是一个女圣徒。”

“是圣塞希利亚<sup>①</sup>！”堂洛佩高喊起来，兴奋使他的声音变得沙哑。“多好的女儿！多好的女人！多么美丽的女神！”

听到特里斯塔娜以惊人的娴熟、飞逝的风格在风琴上弹出优美悦耳的礼拜仪式的乐曲，奥拉西奥难以掩饰他的激动，也难以抑制他的眼泪，尽管这位艺术家对流泪感到很不好意思。当小姐为宗教的灵感所激发，全神贯注地演奏她的乐曲时，那严肃的乐器就变成了她心灵的语言，她谁也看不见，也不去关心那为数不多的热情的听众。感情，以及表达感情的风格吸引了她全部的注意力；她的脸庞变了样，似天仙一般的美丽；她的灵魂摆脱了所有尘世的东西，在极其甜美的理想中摇曳。一天，善良的风琴家听着特里斯塔娜潇洒大胆地即兴演奏一首乐曲，对她敬佩到了极点。她把声音连接得如此流畅，并且增加了一些新东西，使他不得不赞叹不已。那些新东西谁也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弄来的，很可能是她猜度的神秘力量的功绩，而这种神秘力量只能赋予那些超凡的灵魂，对于他们来说，艺术不存在任何秘密。

---

① 罗马人，基督教的女殉教士，音乐的主保圣人。

从那天起,教师上课已怀有更高级的兴趣,它超出了纯粹的教学本身。他把全部的心血都花在了这位女学生身上,就像教育自己疼爱的独生子一般关心。同那位残疾的女孩子在一起,那位老音乐家和那位老绅士都感到心旷神怡,欣喜若狂。前者以父亲之爱向她揭示艺术的秘密,后者以叹息和某种热情的表示向她流露他对她的亲情与日俱增。音乐课结束之后,特里斯塔娜拄着一副拐杖在房间里散会儿步,堂洛佩和另一位老头儿出神地欣赏着她,觉得圣塞希利亚本人也只能这样移动步法。

在这段时间里,就是说,在特里斯塔娜学习音乐和风琴取得显著成绩的时候,奥拉西奥的拜访又频繁起来,但是,不久,他的拜访又突然减少了。到了夏季,甚至有两个礼拜画家没在特里斯塔娜的房间里露面。在他离开的时候,为了使他高兴和让他多留一会儿,特里斯塔娜总是专门为他弹奏几只曲子。画家坐在房间最暗的角落里,全神贯注地听着美妙动听的赞美诗乐曲,他心醉神迷,茫然地注视着空间不定的一点;与此同时,他的灵魂则漫游在梦幻和现实溶混在一起的境地。就这样,特里斯塔娜完全为艺术所吸引,她不想也不会想别的事情,她已经培养起浓厚的艺术兴趣。她每天都想学到更多更精彩音乐知识,追求十全十美的想法占据了她的全部的精神,她完全被艺术迷住了。世界上发生的事她一概不知,她彻底的、绝对的与世隔绝了。有时候奥拉西奥去拜访她,走的时候,她还不知道他已经去过了。

一天下午,出乎所有人的预料,画家与大家告别去了比利亚霍约萨。据他说,他的一个住在那儿的姑妈病危。事情的确如此,侄子到达的第三天,堂娜特里尼就闭上了她沉重的眼皮永远

不再睁开。不久以后，入秋的时候，迪亚斯也病倒了；尽管不那么严重。在奥拉西奥、特里斯塔娜和堂洛佩之间一直维持着友好的通信来往。第二年整整一年，每隔二三个星期此类信件仍旧来来往往，正如胡安先生和小帕卡·德·里米尼那充满激情如烈火干柴的信件所走的道路一样。特里斯塔娜总是飞笔疾书，一挥而就，只在信中写些友好礼貌的话。出于她对事物深透而准确的理解的灵感，这位残疾姑娘坚信——正如相信阳光的存在一样——她再也看不到奥拉西奥了。没错，事情果然不出她之所料……十一月的一个早上，堂洛佩神情严肃地走进了姑娘的房间，他既不显得高兴也不显得沮丧，就像一个人讲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一件事一样，简短而冷淡地告诉了特里斯塔娜一个消息：

“你不知道吗？……我们的堂奥拉西奥结婚了。”

## 第二十八章

老情人看到特里斯塔娜在受到当头一棒后神色有些慌张，但她迅速而坚强地马上镇定下来。在那场发疯的热恋彻底结束之后，堂洛佩很难了解他的女俘虏的真实心态。就像一个人跃进平静的海洋一样，小姐沉浸在了音乐的大洋里，她几个小时几个小时地淹没在音乐之中，有时潜得很深，有时又娇美地浮出水面看到了人世，遭受着某些特有的思想的折磨。她没有再提起奥拉西奥。尽管画家没有割断同她的关系，时不时地还写些友好的信给她，可读信者和回信者都是加里多了。老头儿也尽量避免跟小姐谈起她原先的崇拜者，可尽管他绝顶的聪明和富有

生活经验,但却难以断定特里斯塔娜悲伤而冷静的态度是隐藏着幻灭还是一种深深上当受骗的情感,因为在奥拉西奥恢复探访的日子里,她曾经又充满希望。不过,既然特里斯塔娜自己都说不清楚,堂洛佩又何以知道呢?

夏天,在天气晴朗的下午,特里斯塔娜让萨图娜用手摇车推着她上街。不注重打扮是雷鲁斯小姐在那场新变故中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她很少注意包装美化自己,只简单地肩上披一块披巾、头上包一块丝头巾就算是打扮好了。但是,她对鞋的要求很苛刻,经常为靴子大一点还是小一点跟鞋匠争吵……那唯一的一只靴子。每次都只穿一只靴子这在她看来是多么的奇怪!即使在过了许多年之后,她也不会习惯看不到右脚穿的靴子或鞋子。

动过手术的那一年,她的脸变得如此消瘦,以致许多在她健康时同她交往过的人,看到她坐在小车上经过都认不出她来了。她刚刚满了二十五岁,但看上去却有四十岁光景了。截肢两个月后为她安的假腿,堪称是第一流的,但是残疾姑娘不习惯只拄着一根拐杖用它来走路。她还是喜欢用一副拐杖,尽管这副拐杖拱起了她的双肩,破坏了她的脖子和上半身的优美身姿。她喜欢上了在教堂度过下午的时光。为了方便她这一纯真的兴趣,堂洛佩把家从圣恩格拉西亚大道上端搬到了奥维里斯科大道,从那儿去三四个现代化的美丽的教堂很方便,此外,昌贝里教区也在附近。搬家在经济上对堂洛佩也合算,新家可以省出部分资金,在那灾难性的时刻,堂洛佩可以贴补些其他的支出。但是,最奇怪的是,特里斯塔娜对教堂的兴趣感染了她的老专制者,在潜移默化之中,堂洛佩也不自觉地爱上了宗教,经常到谢尔瓦斯教堂、雷帕拉特里塞斯教堂和圣费尔明教堂度过他愉

快的时刻,出席九日祭和圣体展示仪式。当堂洛佩发现自己这老年习惯的新阶段时,已经来不及琢磨为什么出现这种奇怪的变化了。他的脑袋已不中用,身体以可怕的速度老化,拖着两条腿步履维艰的行走,活像一个八十岁的老翁,头开始摇晃,手开始颤抖。最后,特里斯塔娜是那样热爱教堂的肃穆,那样喜欢敬神仪礼的宁静和迷恋同虔诚的女教徒们交谈,以致减少了从事音乐艺术的时间,增加了宗教静修时间。她也没有发觉自己的这种新变化,因为这种变化是缓慢的、逐渐积累起来的。开头,她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的兴趣,并没有真正的激情。然而,如果说她开头到教堂去只不过是到宗教场所排遣她心头的忧愁解解闷儿的话,很快她就成了一个真正的教徒。在不知不觉中,她虔诚地信奉了天主教,望弥撒,听忏悔和出席受圣餐仪式。

由于善良的堂洛佩只是为特里斯塔娜活着,所以他的举动就反映出她的情感,甚至对她的思想一切照抄,结果他也慢慢地进入宗教生活,在教堂里,他可悲的老年又得到了童年的安慰。有时候,他的头脑偶尔变得清醒,就像一场模糊的梦被短暂地打断,他便以询问的目光看看自己,自言自语说道:

“可是,这是真的吗,洛佩·加里多?干这种事的就是我吗?是因为我已经痴呆了吗?……对,我已经傻了……我这个人其实已经死了……慢慢地彻底死去了。但是,我的人生又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死亡又走向过去,结果,我就变成了一个小孩子……对,我又成了一个小孩子,像小孩子一样思考,像小孩子一样生活。这个女人这样地爱我,恰恰使我看到了这一点。过去我疼爱过她,现在她疼爱我了……”

再说特里斯塔娜。她想摆脱尘世献身宗教的表现会是她最后的变化吗?抑或那种变化仅仅是表面现象而在内心世界里却

存在着激情和理想的惊人的统一？她所爱的那个英俊的完美无缺的人是她自己用从现实中获取的材料塑造的。如今那个人已销声匿迹了，但他又为另一个形象所代替，这个人是特里斯塔娜用自己的思维创造的。不过，原先那个人根本的、无可挑剔的美貌仍旧清晰地呈现在残疾姑娘的脑海里。如果说那个人只是爱她的方式有所变化的话，在她的脑海里变化的只是他全部完美无缺之处的数字。他开头是一个人，后来变成了上帝。不管是开头的人，还是后来的上帝，在她的心目中都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姑娘感到一种不可言喻的休憩，一种难以表达的安慰，因为在精神上欣赏崇拜的偶像在教堂里比在教堂外更容易，敬神的种种方式能帮助她更真切地感觉到她所爱的那个男子。那位男子由人变成上帝变得是如此完美而彻底，以致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特里斯塔娜竟忘记了她理想中的男子，而最终只看到了他所变成的上帝，肯定，那是特里斯塔娜最后崇拜的偶像了。

自从米吉斯和他的朋友出色地为特里斯塔娜做了截肢手术，三年已经过去了。此时，尽管特里斯塔娜没有彻底忘掉音乐艺术，但她已对它有些鄙视，认为它是低级的东西，没有多少价值。下午的时光，她都是坐在谢尔瓦斯教堂的一条长凳上度过的，由于她每次都坐在那儿，似乎那条长凳已是属于她的。她把一副拐杖立在一旁，让它们忧郁地在那儿陪伴她。最后，修女们同她交上了朋友，在教会里她们相处得亲密无间。在几次庄严的演出中，特里斯塔娜弹奏了风琴，修女们和所有出席者都听得十分高兴。“瘸夫人”在经常去望早弥撒和晚弥撒的人中成了人所共知的受欢迎的人，辅祭们已将她当作自己的成员，甚至是教堂神职人员中不可缺少的人。

## 第二十九章

堂洛佩过了一辈子挥霍无度和放荡不羁的生活,到老来本应忍受悲伤和孤独的痛苦,但他并没有落到这种结局,因为他的亲戚们从威胁他的可怕的贫困中将他救了出来。如果没有他的表姐妹加里多·戈多伊夫人们——她们住在哈恩——的帮助,没有他的亲侄子巴埃萨的执事长<sup>①</sup> 堂普里米蒂沃·德·阿库尼亚的慷慨解囊,那具老棺材瓢子早就去讨饭或者将那把老骨头交给圣贝纳迪诺<sup>②</sup> 了。可是,尽管那些夫人们——她们都是老处女——歇斯底里,思想守旧,天天泡在教堂里,畏敬神明,她们把那位高贵的亲戚看成是个怪异的人,更确切地说是一个在世上游荡的魔鬼,但亲缘关系的力量战胜了她们对他的坏印象,还是在他的贫困中悄悄地保护了他。至于心地善良的执事长,他去了一趟马德里,企图让他的叔叔在道德上作出一些让步。他们谈了话,堂洛佩对侄子的见解大发雷霆,后者伤心地离开了马德里,以后没有再谈这件事。在特里斯塔娜患病五年之后,他找了些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又在这方面向叔叔发起进攻。他吐露自己的心事道:

“叔叔,您这一辈子可是触犯了上帝,最邪恶、最不名誉的就是这场罪恶的姘居……”

---

① 执事长;亦译“助祭长”或“会吏总”。实行主教制教会中神职人员的一种高级职衔。

② 圣贝纳迪诺(1380—1444);意大利基督教神学家,方济各会严修派的首创人之一。此处指死亡之意。

“可是，孩子，已经这样了……不能……”

“没关系，反正您和她要进地狱，您今天想得再好也没用。”

总之，善良的执事长想让他们结婚。对于像堂洛佩这种思想固执而道德败坏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是对生活的可怕嘲弄！

“尽管我现在又呆又傻，”堂洛佩吃力地踮着脚站起来，“尽管我现在就像个拖鼻涕的小孩子或像个婴儿……何况还不至于，普里米蒂沃，你也别让我做那么蠢的事呀！”

好心的执事长简单地说出了他的计划。那不是要求，而是强迫。他说：

“姑妈们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们都害怕上帝。如果您尽管不情愿，可还是去信奉天条……她们愿意，对，我再说一遍，是她们愿意，立下文书把阿尔霍尼利亚的两个牧场让给您。您靠了这两个牧场不仅可以舒舒服服地度过上帝留给您的余生，将来还可以将它们留给您的遗孀。”

“留给我的遗孀！”

“对，因为姑妈们要求您结婚，她们这样做很对。”

堂洛佩笑了起来。他不是笑那荒唐的建议，啊，而是笑他自己……那就这样说定了。既然接受那个建议可以在他过世后保障特里斯塔娜的生活，他怎么能拒绝呢？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谁能想到呢！在那段时间，堂洛佩已经学会了在额头和嘴上画十字，现在更是不停地画着。总之，他和特里斯塔娜结婚了……可是，当他们从教堂走出来的时候，堂洛佩还不敢肯定他是否背弃和诅咒了自己极为喜爱的一辈子过独身生活的学说。同他预料的相反，特里斯塔娜一点儿也没有反对那个荒唐可笑计划，而是无动于衷地接受了它。她早

已以轻蔑的目光看待尘世的一切了……她几乎没有意识到人家让她嫁给了堂洛佩,没有意识到几项简短的条文就把她变成了加里多的合法妻子,将她置于了一个社会的荣誉空位上。她几乎没有感觉到婚礼是怎样举行的,就仿佛那是外界强加给她的事实,她只是接受罢了。又仿佛那是户口登记,是捐税,是按照警察局的规定办事。

加里多先生在经济好转之后,在同一条奥维里斯科大道上买了一幢更大的房子。这幢房子有一个院子,还带着菜园。在这种新的状况下,那位年老的多情郎又重新振奋起来。他似乎不像以前那么呆傻和糊涂了。不知道从何时起,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他的生命结束之前不久,他感到自己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新的兴趣,一些平和的有产阶级的怪癖和爱好。他完全不知道是何原因,突然爱上了植树,而且是那般的狂热,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直至他看到自己栽的树生了根,长满了嫩绿的叶子。他对宗教有点失望了,所以,当特里斯塔娜在教堂里祈祷的时候,他就来照顾院子里的六只母鸡和一只高傲的大公鸡。那是多么愉快的时刻呀!看看母鸡是否下蛋,下的蛋大不大,那是多么令人激动和愉快的事情呀!老母鸡终于抱窝孵小鸡了!小鸡终于破壳而出了。啊!那些小宝贝多漂亮、多勇敢、多精神呀!它们一定会活得很好。堂洛佩喜形于色,特里斯塔娜也分享他的愉快。在那些日子里,特里斯塔娜产生了一种新的爱好:做糕点。这是烹饪术的一个重要方面。一位精明的师傅教会了她做两三种糕点。她做得是那么出色,那么出色,以致堂洛佩在品尝之后,都要咂咂手指头,口里还不停地赞美上帝。他们两个人都感到幸福吗?……也许。

一八九二年一月于马德里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特里斯塔娜

作者 = (西班牙) 加尔多斯著      尹承东译

页数 = 1 7 5

S S 号 = 1 1 1 5 1 2 3 7

出版日期 = 1 9 9 8 年 1 2 月 第 1 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